

樹林裡奇特的習俗；改革分眾共和；木屋裡的非常對話；詭碼會；

海克華斯父女出發。

往東緩緩騎行半日，他們來到瀑布山脈下的丘陵高處，從太平洋永恆不斷湧入的雲層，被隆起的地勢逼迫上行，釋放出儲存的巨量水氣。樹木奇大，一直到他們頭頂高處都無枝無桠，樹幹青苔泛出光芒。這裡的景觀是原始老林和前世紀採伐遺跡的交錯地塊；海克華斯試著引導綁架者循舊伐木區通過，因為底下長出來的矮樹還有錯落枯木較少，走起來平穩得多。他們經過廢棄的伐木小鎮遺址，一半是小小牆板隔出的建築，一半是長滿青苔腐鏽的活動房屋。從骯髒的窗子看進去，還見到褪色的噴漆標誌「這個家庭依賴伐木的收入」。十呎高的幼樹從街的裂縫中長出。房子屋簷排水管冒出窄窄的藍莓叢和黑莓細莖，巨大的老車，歪斜在洩氣破胎上，成了牽牛花和藤楓的花架。他們還經過廢棄更久的老採礦營地。大體來說，現代聚落的跡象相對地不太起眼。這裡的房子也傾向西雅圖附近軟體大汗喜歡的低調風格，時不時一群這類房子圍著中央廣場聚集，裡邊配置了遊樂園設備，還有咖啡店，商店等其他令人愉快的事物。他和薇恩娜在兩處這樣的地方停留，用通用貨幣換了咖啡、三明治和肉桂卷。

這段沒有路標又交錯的路徑，除了本地人，對任何人都很迷惑混亂。海克華斯從未到過這裡，他從綁架者置物箱的第二個幸運籤餅中找到座標圖，沒第一個籤餅裡的信息那般詭異不明。他說不出他是否真的有目的地。夜晚來臨時，他的信心開始動搖，永恆的雲從銀色變成深灰，他注意到雪佛靈把他們帶到更高人煙更稀少的地帶。

然後他看到那些石頭，知道自己路走對了。一道褐色大理石牆，在濃霧中又溼又暗，忽然出現在他們前面。他們看到牆之前先聽到它；牆並沒發出聲音，但它的存在改變了森林的音響。霧圍攏上來，他們幾乎看不到山崖巔上彎扭成行的矮小山樹被風吹得變形的輪廓。

在那些樹之間，有一個人影。

「別出聲，」海克華斯用嘴型告訴女兒，然後拉住綁架者。

那個人短髮，穿著鼓鼓及腰夾克和緊身褲；他們從臀部的弧度看出是個女人。她在臀部綁了一套螢光綠的帶子，是爬山索具。不過她沒帶其他戶外隨身用具，沒背包也沒頭盔，在她身後山崖上他們勉強看出一匹馬的輪廓，用鼻子戳著地面。她不停檢看她的手錶。

從女人站立的鼓突懸崖壁面，一束強韌的螢光繩垂落下來。繩子最後的幾公尺懸在霧中，後方有一個小小合適的口袋狀藏身處，掩護在突出的山巖下。

海克華斯轉身要薇恩娜注意，然後指向順著山崖底部走來的第二個人，上面的女人看不到他。他小心安靜移動，終於到了懸空山巖之下。他動作俐落拿起垂落下的繩索末端綁在岩石上一個硬零件上。然後他循原路回去，動作無聲，儘量貼著山壁。

女人好幾分鐘在那安靜不動，越來越頻繁查看時間。

最後她從崖邊往後退了幾步，手從夾克口袋拿出，好像深吸了幾口氣，然後往前奔，縱身躍入空間。她這麼做時跟著尖叫，發自她自身恐懼的尖叫。

繩子跑過固定在近山崖頂上的一個滑輪。她落下來幾公尺，繩子繃緊，那男子打的結沒鬆動。就在崖底一堆邪惡的瓦礫和尖刺障礙之上，有彈性的繩子結實而且還算穩定地止住了女子的下落。她在

繩子末端搖晃，一手抓住繩子身體往後傾，頭後仰朝迷霧坦露她的喉嚨，讓自己在繩上放鬆地吊幾分鐘，享受釋懷的感覺。

剛才沒見過的第三個人從樹林中出現。一個中年男子，穿一件有模糊官方感裝飾的夾克，譬如臂章還有胸前口袋上的徽章。他走到懸吊女子下方，在山巖下忙了一會兒，最後鬆開繩索，放她安全落地。女的把身上繩索和索具解開，跟男子進行頗公事的討論，男子從保溫瓶中倒出熱飲給兩人飲用。

「妳聽過這類人嗎？『改革的分眾共和』，」海克華斯對薇恩娜說，還是壓低聲音。

「我只聽過『第一』。」

「『第一分眾共和』凝聚不太起來，在某方面來說，它也不是這樣設計的。它一開始是一群非常接近無政府主義的人。妳可能在學校學過，它後來分裂得很厲害。」

「我有朋友在『第一分眾』。」薇恩娜說。

「妳的鄰居？」

「是的。」

「那些軟體大汗，」海克華斯說，「『第一分眾』幫他們做事，因為他們有相似之處——老派的軟體大錢。他們幾乎跟維多利亞人一樣，而且不少老了後過來宣誓入籍。但對廣泛的中產階級，『第一分眾』沒提供中心宗教或種族認同。」

「因此變得分崩離析。」

「正是如此，這些人，」海克華斯說，指著山崖根下的男女，「是『改革分眾』，『改革的分眾共和』。跟『第一分眾』很類似，不過有一項明顯差異。」

「我們剛看到的儀式嗎？」

「儀式是很好的說法，」海克華斯說。「今天早一點的時候，信差造訪了那個男的和女的，給了他們時間和地點，除此之外沒別的。在這個例子上，女人的工作是在某一刻跳下懸崖。而男的任務是在她跳之前綁住繩子末端。很簡單的工作——」

「不過他沒去做的話，她就會死，」薇恩娜接過。

「正是。名字是亂數抽出的。參加者只有幾小時的警告通知。這一次，儀式是用懸崖和繩索完成，因為附近剛好有懸崖。在其他『改革分眾』節點，機制可能不同。例如，甲進一房間從盒子中拿出一把槍，裝上真火藥子彈，放回盒子，離開房間十分鐘。在這段時間，乙理當進入房間，把子彈換成重量一樣的空包彈。然後甲回到房間，舉槍對頭，扣下扳機。」

「但甲無從知道乙是否做了他的工作？」

「對。」

「第三個人的角色是什麼？」

「代理人。『改革分眾』的官員，職責在確保兩名參與者不會試圖溝通。」

「這儀式他們多久必須經驗一次？」

「端看名字多常被亂數選出，大約幾年一次，」海克華斯說。「這是創造互相依靠的作法。這些人知道他們能信任對方。對『改革分眾』這類族群，他們的宇宙觀裡沒有絕對，而這儀式創造出人為的絕對。」

女人喝完她的熱飲，與代理人握握手，然後爬上固定在岩石上的聚合體梯子，回去找她的馬。海

克華斯一踢綁架者要它順著與懸崖底部平行的一條小徑走，半公里左右，一條從上面斜下來的路徑與小徑會合。幾分鐘後，女人騎著馬過來了，她的馬是老式生物種。

她是一個健康、面容開朗、雙頰紅潤的女人，還在躍入未知的興奮中。離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她就跟他們打招呼，沒有半點新維多利亞人的矜持。

「妳好，」海克華斯說，拿下他的圓頂禮帽。

女人幾乎沒瞧薇恩娜一眼。她拉住馬緩緩停下，帶著迷惘的神情，眼睛盯著海克華斯的臉。「我認識你，」她說。「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海克華斯，約翰·波西弗，供妳差遣。這是我的女兒薇恩娜。」

「我確定從未聽過這個名字，」女人說。

「我也確定從未聽過妳的，」海克華斯愉快地說。

「瑪姬，」女人回答。「我都要被弄瘋了，我們到底在哪見過？」

「聽起來可能很奇怪，」海克華斯小心說，「如果妳和我都能回想起我們所有的夢境——當然，這是做不到的——然後互相比對夠久的話，我們或許會發現這些年來我們分享了一些夢。」

「很多人有相似的夢，」瑪姬說。

「對不起，這不是我的意思，」海克華斯說。「我指的是在一種狀態中，我們彼此保持自己的個人觀點。我會看到妳。妳看到我。我們接著共同分享了某種經驗——從各人自己的角度觀看。」

「就像互動情境？」

「對，」海克華斯說，「但妳不用付費。總之，要付也不是用錢。」

當地的氣候讓人想喝熱飲。瑪姬連夾克都沒脫就去廚房，把水壺放上燒開水。這地方是間原木屋，內部比外觀看起來要通風，瑪姬顯然跟幾個此刻不在的人分住這間屋子。薇恩娜從廁所來回走動，看到男女共同生活、睡覺、沐浴的各種跡象，覺得有趣極了。

他們圍坐喝茶時，海克華斯說服瑪姬把手指放入一個像頂針的機置。他把這東西從口袋拿出來時，薇恩娜深感知曾相識。她以前看過這東西，它意義重大。她知道是父親的設計；從頭到尾滿是他風格的特徵。

之後他們隨意聊了一會兒；薇恩娜問了一堆「改革分眾」的運作方式，虔誠信仰的瑪姬十分樂意回答。海克華斯在桌上攤開一面白紙，幾分鐘後，字和圖開始在紙上出現，在紙被填滿後，頁面會上捲。他解釋道，頂針在瑪姬血液裡放入一些偵測蠕蟲進行資料搜集，當它們的紀錄碟裝滿了，它們就從她毛孔飛出，把資料下載到紙上。

「瑪姬，看來妳和我有共同認識的人，」過了一會兒後他說。「我們在血液中流動很多相同的元組。它們只能透過某種接觸形式傳播。」

「你是指，像，體液交換？」瑪姬直接了當說。

薇恩娜以為是老式的輸血，要不是她父親臉紅了又瞟了她一下，她可能還不會想通這句話真正的意思。

「我相信我們互相了解，是的，」海克華斯說。

瑪姬想了會兒，似乎苦惱起來，或者說像她這般個性大方知足的人會苦惱的程度。她思考如何說出下句話時，眼睛看著薇恩娜，雖然話是要跟海克華斯說。「不管你們亞特蘭堤斯人怎麼看待我們，

我不隨便上床．．．我的意思是，我沒有．．．我沒有那麼多伴侶。」

「我很抱歉給你錯誤的印象，以為我對妳的道德標準有任何不適當的偏見，」海克華斯說。「請妳放心，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有任何立場在這方面論斷別人。不過，如果妳能好心幫助我，請告訴我，過去一年左右是誰或跟誰．．．」

「過去一年很輕淡，」瑪姬說。「只有一個人。」然後她把茶杯放到桌上（薇恩娜很驚訝竟然沒配碟子），往後靠入她的椅子，帶著戒心看著海克華斯。「很好笑，我會告訴你這些事——一個陌生人。」

「請允許我建議，相信妳的直覺，別把我當陌生人。」

「我有段一夜情，好幾個好幾個月前。就這樣。」

「在哪？」

「倫敦。」瑪姬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你會以為住在多雨的這裡，我會到一個溫暖有陽光的地方。可是我去了倫敦。我想我們身上都帶了些維多利亞情懷。」

「是一個男的，」瑪姬繼續說。「我和幾個女友一起去倫敦。其中一個是『改革分眾』公民，另一個，崔希，三年前離開『改革分眾』跟別人一同建立了地方詭碼會節點。他們在西雅圖的市場附近有個小匯集點。」

「原諒我打岔，」薇恩娜說，「可是能否好心解釋一下詭碼會的性質？我以前學校裡的一個朋友好像加入他們了。」

「一個綜合性國族。極端隱密，」海克華斯說。

「每個節點各自獨立自我統治，」瑪姬說。「如果你想，你明天就可以找到一個節點。節點是由合約所定義。你簽一份合約，同意在你被徵召做某事時，會提供某些服務。」

「哪類服務？」

「典型的是將資料送入你的系統。你處理這些資料，然後傳給其他節點。對崔希而言因為她是編碼手，所以很自然，我和我同屋的，還有這裡大部份人都是編碼手。」

「節點有電腦囉？」

「那些人本身有電腦，最常見的是嵌入式系統，」瑪姬說，無意識按摩她耳後的乳突骨。

「那麼節點和一個人是同義嗎？」

「在很多情況下是如此，」瑪姬說，「但有時候是好幾個人有嵌入式系統，包含在相同的信任界限中。」

「我可以請問妳朋友崔希的節點已到達什麼層級？」海克華斯說。

瑪姬看起來不是很確定。「八或九吧，可能。總之，我們去了倫敦。我們在那裡時決定去看戲。我要看大製作。那類很不錯，我們在奧立佛劇院看了場很好的『浮士德』。」

「馬洛的『浮士德』？」（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時期的劇作家。）

「對。但崔希有本領找出所有又小又破又偏僻的戲院，我百萬年都找不到的地方——就我所知，它們沒有標示，也沒真的做宣傳。我們看了些激進的玩意——真的很激進。」

「我想妳指的不是那形容詞在政治上的含義。」海克華斯說。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那戲演出的方式。其中一個，我們走進白教堂區一棟被炸毀的舊建築，裡

邊到處是人亂轉，所有怪事開始發生，一會兒後，我發現有些人是演員，有些是觀眾，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我們兩者都是。非常棒——我想你在網路上任何時間或在互動情境裡都可找到那類，但在那裡，四周是真實溫暖的身體，感覺好太多了。我覺得很快樂。總之，這個男人要去吧台弄杯啤酒，他表示幫我拿一杯。我們說起話來。事情接連發生。他真的很聰明，很性感。一個非洲人，精通劇場。那個地方有密室，有些密室裡有床。」

「妳結束後，」海克華斯說，「妳經驗到任何異樣的刺激感？」

瑪姬頭往後一仰大笑，想這是海克華斯有些歪曲的幽默感。但他很認真。

「我們結束後？」她說。

「對。譬如，幾分鐘後。」

忽然間瑪姬變得不安。「其實，嗯，有的，」她說。「我變得很熱。非常熱。我以為我感冒了還是怎麼，因此我們不得不離開。回到旅館後，我脫掉衣服站在陽台上，發燒到四十度。但第二天就沒事了，直到今天都很好。」

「謝謝妳，瑪姬，」海克華斯說，起身，把那張紙放入口袋。薇恩娜跟著父親的動作也站了起來。「在妳去倫敦以前，妳的社交生活很活躍嗎？」

瑪姬有點緋紅。「前幾年相對活躍些，是的。」

「是跟哪類人？詭碼會類？還是長時間離水很近的人？」

瑪姬搖搖頭。「水？我不懂。」

「瑪姬，問妳自己為什麼妳變得那麼不活躍，自從那一夜與那位——」

「貝克。貝克先生。」

「與貝克先生的那段情之後。會不會是你發現那經驗有點讓人擔憂？體液交流後跟著是核心體溫猛烈急升？」

瑪姬面無表情。

「我推薦妳研究一下『自然』這個主題，」海克華斯說。然後沒再多禮，他在入口處拿起圓頂禮帽和雨傘，帶著薇恩娜回到森林。

海克華斯說，「瑪姬沒跟你講出詭碼會的全部。首先，據信他們有許多品味很低的關係，是『協定執行』長期調查的目標。還有」——海克華斯憐憫大笑——「十是他們最高層級是全然不對的。」

「這個組織的目標是什麼？」薇恩娜問。

「它對外聲稱是單純、還算成功的資料處理集合體。但它真正的目標只有那些包括在第三十三層級信任界限內的特權人物才知道，」海克華斯說，他的聲音慢下，試著想出自己為什麼知道這些事。

「謠傳說，在這精選出的圈子裡，任何成員只要想著殺人的念頭就可以殺死其他成員。」

薇恩娜往前傾，雙臂溫暖環起父親的身體，頭依著他肩胛骨之間，緊緊抱住。她以為詭碼會的話題已結束；但在一刻鐘後，就在綁架者帶著他們快速穿過樹林往下至西雅圖時，她的父親又開口說話，接著他剛剛沒說完的句子，好像他僅是暫停吸了口氣。他的聲音慢而遠，近乎恍惚出神，記憶從深藏之處湧出，他的意識未曾參與。「詭碼會真正慾求的是『種子』——在他們惡魔般的陰謀中，這個科技有一天會取代我們還有很多社會基石的『供給』。對我們而言，『協定』帶來了繁榮與和平——詭碼會卻視為卑鄙的壓迫系統。他們相信資訊有著近乎自由流動和自我複製的神秘力量，就像

水會尋找自己的水平，或者被激飛上揚——他們缺乏任何道德法則，把必然與正義混成一談。他們的觀點是有一天，不再是『供給』連結上終端的物質組合爐，我們有的是種在土裡的『種子』，會發芽成房子、漢堡、太空船和書——『種子』必然是從『供給』發展而出，更高度進化的社會將在『種子』的基礎上建立。」

他停了一會兒，深吸一口氣，彷彿被喚醒；等他再開始說話，聲音變得清楚有力多了。「當然，這是不能被允許的——『供給』不是詭碼會說的控制與壓迫系統，它是現代社會唯一維持秩序的方法——如果每個人都擁有『種子』，任何人都能造出毀滅力量與伊莉莎白核子武器抗衡的武器。這就是『協定執行』對詭碼會的行動如此懷疑的原因。」

樹林分開露出下面藍色長湖。綁架者找上道路，海克華斯促它進入慢跑步。幾小時後，父女安置入「福克蘭群島」飛船的二等艙上下鋪，出發前往倫敦。

**啟蒙瓊林中，公主奈兒身為圖靈女公爵的活動；水門城堡；其他的城堡；
密碼員市場；奈兒為最後的旅程準備。**

奈兒公主在圖靈堡待了幾個月。在她尋找十二把鑰匙的過程裡，她進入很多城堡，與衛兵鬥智，開了他們的鎖，掠奪他們的寶物；但圖靈堡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它根據人設計的規則和程式運作，一個精熟0與1語言的人能夠重寫這些規則與程式。她不必因為溜進去、搶了寶物、逃脫就感到滿足。她決定圖靈堡是她的；它的領地成為奈兒公主的王國。

首先她厚葬了圖靈公爵。然後研究他的書直到精通，也熟悉了士兵和機器公爵可以被程序化的各種狀態。她送新的主程序進入公爵，重新啟動供給城堡動力的有力巨桿。一開始她的嚐試並不成功，因為程序裡有許多錯誤。原始的公爵也做不到無錯；他叫錯誤為蟲子，說法來自纏進他早期實驗一節鍊子中的一隻大甲蟲，造成第一代圖靈機猛烈停擺。不過奈兒公主以堅韌的耐心一一除蟲，把機器公爵變成她忠誠的僕人。公爵也很有本事把簡單的程序放入所有的士兵中，因此奈兒給他的指令很快就下達全軍。

公主畢生第一次擁有軍隊和僕眾。但這不是征服性的軍隊，因為士兵背後的發條彈簧很快就鬆了，而且也沒有活人士兵的變通能力。不過，在城堡高牆之內，它們還是有效的力量可以保護她的安全，嚇阻任何想得到的入侵者。照著原始公爵定下的維修時間表，奈兒公主安排士兵去給齒輪上油，修理裂掉的桿子和磨損的軸承，還有從庫存零件中再造出新士兵。

她的成功令她很振奮。但圖靈堡僅是這個國度裡七個公爵封邑之一，她知道她還有很多事要做。

城堡四周的地區森林茂密，但幾哩外草原山脊升起。站在城垛上用原始公爵的小望遠鏡瞭望，奈兒看到野馬在那吃草。紫紫教過她馴服野馬的秘密，鴨寶教她如何博取牠們的感情，因此奈兒前往那片草原探險，一星期後帶回來兩匹美麗的野馬，咖啡和牛奶。她用公爵馬廄裡丁字徽幟的精美馬具裝備牠們——這徽幟是她的了，她可以正大光明自稱為圖靈女公爵。她也帶回來一具不起眼沒有標記的馬鞍，如此在必要情況她可冒充是平民——不過奈兒公主這些年變得非常之美，而且教養出眾，即使她穿著破爛赤腳走路，很少人會再把她錯認為普通人。

夜半躺在「平夫人」宿舍的上下鋪，從柔柔發光的頁面讀著這些話，奈兒心中存疑。公主和平民在基因上沒有不同啊。

在薄牆另一邊，她聽到半打水槽水流動的聲音，年輕女子們正在進行微光中洗身儀式。奈兒是住在「平夫人」宿舍裡唯一的編劇，其他都是表演者，剛從激烈的長班返回，她們在肩膀上按摩油膏，因為用短槳打客人屁股而酸痛，或者吸入滿鼻子被程序化去搜尋她們發炎臀部的蟬晶，好在一夜間修補起受傷的毛細管。當然還有進行多項較傳統的活動，譬如沖洗、卸妝、潤膚等等。女孩們活潑完成這些動作，用感覺乾乾的上海話討論一天發生的事，帶著好像中國人共有的不怕難為情的效率。奈兒在這些女孩中住了一個月了，正開始學會幾個字。不過，她們都說英文。

她熬夜在黑暗中讀啟蒙瓊林。宿舍是讀書的好地方；平夫人的女孩們都很專業，幾分鐘的悄悄話、咯咯笑，斥責的集體嘯聲後，她們都睡著了。

奈兒感覺她快到啟蒙瓊林的盡頭了。

就算她沒迫近銀狼，他是第十二也是最後一個仙子王，結局將近的感覺也很明白。自從奈兒進入銀狼王的國度，在過去幾周裡，啟蒙瓊林的性格變了。以前她的夜之友或其他人物會根據他們自己的想法行動，即使奈兒僅是被動地跟著他們。閱讀啟蒙瓊林總是意味與其他書中角色互動，同時得想出自己的辦法脫離各種有趣情況。

之前的元素最近幾乎完全消失。圖靈堡是銀狼王國度很好的例子：活人只有幾個，不過倒是充滿誘人的地方和情境。

她寂寞行過銀狼王的國境，拜訪一個又一個城堡，在每一處遇到不同的難題。第二個城堡（圖靈

堡之後）建在山坡上，有一個複雜的灌溉系統，水從噴泉中流出，改道進入水門系統。數千個水門連結成一組一組，因此一個水門的開關會在某方面影響小組中其他水門的開關。城堡種植自己的食物，但因為水門的安排不知怎麼壞掉了而陷入嚴重的饑荒。一個神秘的陰武士曾經造訪此地，顯然在半夜溜出臥室，玩弄了一些水門的連結，導至水不再流到田地。他接著消失了，留下字條一張說他願意把問題修好，只要城堡拿出大筆黃金和珠寶做贖金交換。

奈兒公主花了些時間研究問題，最後注意到水門系統其實是圖靈公爵一個機器的複雜版。她一旦了解水門的行為是有秩序而且可預測後，要不了多久就能程序化它們的行為，同時找出陰武士放入系統的蟲子。水很快又從灌溉系統流出，飢荒得到紓解。

住在城堡的人民十分感激，這點是她意料中的。但當他們把王冠加到她的頭上，擁戴她做他們的統治者時，她完全沒料到。

不過想想，這也有道理。奈兒公主是唯一知道系統如何運作的人；她掌握了他們的命脈。他們別無選擇只有臣服於她。

就這樣，奈兒公主從一個城堡到另一個城堡，無意中發現自己在銀狼王國度的全面叛變中，扮演了舵手的主角。每座城堡都依靠某類可程序化系統，而且總比前一個城堡要複雜些。在水門城堡後，她來到一座擁有偉大管風琴的城堡，動力來自氣壓，控制則由令人困惑的推桿矩陣負責；管風琴可以彈出儲存在一卷打洞紙帶上的音樂。神秘的陰武士做出程序使管風琴彈出悲傷沮喪的樂曲，導致整個地方陷入極深沈的憂鬱，沒人工作甚至起不了床。奈兒公主把玩了一下，確定風琴的行為模式可模擬成極精緻的水門裝置，意思就是，它也能被簡化為長且複雜到不可想像的圖靈機器程序。

等她讓風琴正常演奏，居民高興起來，她轉向一座根據一本大書裡特別語言寫出的規則運作的城堡。有些書頁被神秘陰武士撕去，奈兒公主只好自行重建，學起這簡練、用大量括弧的語言。過程中，她證實了已知的結論，即處理這語言的系統基本上是機械管風琴更複雜的版本，因此本質上也是一個圖靈機器。

接下來的城堡被分隔成許多小房間，靠著利用真空或壓縮氣體傳輸物件的氣送管系統在屋子之間傳送訊息。每個房間有一群人根據書中所立的規定回應訊息，通常必須傳更多信息到其他房間。奈兒公主熟悉了一些規則書後，確定城堡是另一個圖靈機，她修好了訊息傳遞系統中被盛怒陰武士製造出的問題，搜集到又一個公爵冠冕，接著前往第六個城堡。

這個地方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得多而且更為富裕。而且不同於銀狼王國度裡其他城堡，這裡一切運作正常。當她接近城堡，她學到要保持她的馬走在路邊，因為全速來往奔馳的信差常自她身邊呼嘯而過。

這是有上千鋪子的露天大市場，到處是貨車和跑腿帶著產品往四面八方。但是沒看到蔬菜、魚、香料或馬料；所有的產品都是寫在書上的訊息。書在單輪推車上從一處推到一處，用麻繩麻布做成的骯髒輸送帶運到四處。送書員彼此撞見，互相比較所帶的書，要去的目的地，以書換書。成堆的書在吵鬧的大拍賣中賣出——沒以黃金交易而是用其他的書。在市場邊緣有鋪子用書換黃金，在那之後，有些巷子裡可以用黃金換食物。

在吵嚷吶喊中，奈兒公主看到一個陰沈武士坐在一匹黑馬上，翻著一本這類書。二話不說，她刺馬前奔，拔出佩劍。就在市場中心，奈兒公主在決鬥中將陰武士殺死，當他們互相又砍又刺時，書商

退後讓出空間，沒理會他們。等陰武士落馬而亡，奈兒公主寶劍入鞘，騷動的人群像激流湧上落石般，朝她圍攏。

奈兒拿起陰武士在讀的書，發現裡邊全是胡言亂言。它是以某種密碼寫出。

她花了些時間勘查，尋找這個地方的中心，卻沒找到。每個鋪子都一樣。這兒沒高塔，沒王室，沒清楚可見的權力階級。

再觀察這市場的細節，她注意到每間鋪子總有個人，什麼都不做除了坐著解密碼書，把內容寫在長長的大頁紙上，再交給其他人去讀過，那些人對照規則書，然後跟拿鵝毛筆的人口述出回應，持筆者用密碼寫在書上，然後丟進市場讓人去送。拿鵝毛筆的人，她發現，脖子上都有圈鍊子，掛著鑲了珠寶的鑰匙；鑰匙顯然是密碼員行會的徽章。

這城堡簡直邪惡般難摸透，奈兒花了好幾星期全心去理解它。部份困難來自這是奈兒造訪的城堡中，第一個實際上是照著計劃在運作；陰武士沒法將這地方弄得天翻地覆，可能正因一切都是用密碼寫的，而且一切分散沒有中心點。奈兒發現運行平順的系統比壞掉的系統更難摸透。

最後，奈兒公主只得跟一位密碼員大師做學徒，學好有關碼和解碼鑰匙的所有知識。完成後，她被給予自己的鑰匙，做為她職務的徽章，然後在一個解碼編碼的鋪子找到工作。後來發現，這鑰匙並不僅是裝飾；在鑰匙的長桿裡捲了一條羊皮紙，刻上長串數字，可用來解碼信息，如果派出信息者要你解密的話。

她過段時間會到市場邊緣用書換些金子，然後去買食物和飲料。

有一次她去進行這交換時，看到另一個在休息的密碼員行會成員，她注意到他脖子上的鑰匙很眼

熟，竟是奈兒和夜之友從仙王和仙后搶來的十一把鑰匙之一！她壓抑自己的興奮，跟蹤密碼員回到他的鋪子，記住他工作的地點。之後幾天，從一個鋪子到另一個鋪子，細查每個密碼員，她找到了其餘十把鑰匙的下落。

她偷看了一眼她的雇主用來回應密碼信息的規則書，發現是用前兩座城堡相同的特殊語言寫的。

換句話說，奈兒公主一解開信息，她的鋪子就跟另一個圖靈機器功能一樣。

要下結論說整個城堡與別的一樣都是圖靈機器很容易。但啟蒙瓊林教導奈兒要謹慎做出沒有根據的假設。她的鋪子有圖靈機器的功能，並不代表所有其他的也是如此。而且即使城堡裡所有鋪子真的都是圖靈機，她還是不能得出任何固定的結論。她看過騎士帶著書在城堡裡來來往往，這意味還有密碼員在這王國其他地方工作。她不能證實他們都是圖靈機。

奈兒在這很快成功了。幾個月後（啟蒙瓊林用幾個句子摘要說完），她的雇主宣布他們接下的工作超過他們的負擔，因此決定將他們的工作分開，在市場邊緣建立一個新鋪子，並且交給奈兒一些他們的規則書。

他們同時取得一把新鑰匙給她。他們送出特別加密處理的信息到銀狼王自己的城堡，位在往北騎程三天之地。七天後，奈兒的鑰匙裝在飾以銀狼王個人印章的紫紅色盒子裡帶回給她。

偶而會有人到她的鋪子出價買她的鑰匙。她總是拒絕，但覺得鑰匙可這般買賣很有趣。

奈兒真正需要的是錢，由於交易精明她很快就累積了不少。不久之後，全部十一把鑰匙都變成她所有。她出清了持有的一切，換成珠寶縫進衣服，騎馬離開了第六個城堡，轉向朝北，往第七座行去：銀狼王之堡，她一生追尋的最終目標。

奈兒去「平夫人」的戲院；拳民的謠言；一位重要的客戶；義和團的進攻；
思索互動情境的內部運作。

像很多用奈米科技做出的東西，「供給線」主要是用化學元素週期表右上方角落幾個小而單純的原子組成：碳、氫、氧、矽、磷、硫、氯。義和團無比高興發現，用這些原子做成的物件一旦燃起來會很猛烈。上海東面低平的長江三角洲絲織區，桑樹供應量足，砍下桑樹，在「供給線」下堆起點火燃燒，最後會把「供給線」像信號火炬般點燃。

日本「供給」的成分裡用了大量的磷，燒起來時怒放白焰，從浦東高樓望去，點亮了好幾處的夜空。一條主線往南京，一條往蘇州，還有一條往杭州，這些遠方焰火自然在上海群群難民中引發滿天謠言，盛傳那些城市本身也燒了起來。

新亞特蘭提斯的「供給」硫的成分較高，燃燒時釋放出地獄般的惡臭，瀰漫下風幾哩內所有東西，給人感覺火要比實際來得近。當奈兒從浦東市區過橋至低矮老舊的外灘時，上海已經聞到很強的硫磺味。黃浦江面太廣，在奈米出現前，造橋不易；因此這四座市區橋樑是以新材料建造，比起上個世紀在之南和之北用混凝土建造的龐然大物，似乎不可思議地脆弱。

幾天前，在「平夫人」高高在上的辦公室寫腳本時，奈兒從窗子遙望一艘晃動的老舊柴油拖船拉著一艘包覆暗褐油布的駁船順流而下。就在地現在正走過的橋上游幾百公尺處，油布開始劇烈蠕動，十幾個穿白衫的年輕男子從下面跳出，紅布條纏腰，紅帶子綁在手腕和頭。他們蜂湧上駁船頂，用刀猛砍繩索，油布七零八落散下，暴露出斑駁紅色新漆，好幾十個在駁船頂上一字排開像巨型爆竹的壓縮

瓦斯槽，也為此刻漆上喜慶的大紅。在這狀況下，她知道這群人毫無疑問是拳民，還有瓦斯是氫氣還是什麼易燃物質。但是在他們到達橋之前，瓦斯槽爆炸了，被什麼太小而快的點燃，奈兒的位置太高無法看清楚。無聲中駁船變成一團冒出黃焰的紅水晶，佔了黃浦一半江面。雖然鑽石做的窗子濾掉所有火光發出的熱，奈兒把手放上窗面時依然能感到吸收的溫熱，跟人的表皮溫度差不多。在手掌大的電池就能儲存下那些汽缸裡所有瓦斯能量的時代，整個行動不幸得令人同情。它帶著古怪的二十世紀感覺，使得奈兒奇異懷念起那些日子，當危險感來自體積和質量的作用。那個時代的被動影片非常有趣，看著他們大又笨的車，大又笨的槍還有大又笨的人。

橋的上下游，殯葬碼頭擠滿難民家屬將屍體拋入黃浦江；裹在白布裡的瘦削屍體，形狀像香煙。海岸共和國當局在橋上設下通行系統，免得農村難民一湧而過到浦東相對寬廣的大街、廣場、中庭和大廳，阻塞住上班人群的運作。等到奈兒過了橋，好幾百個難民早看準她是救濟來源，準備好刻板的證明等著她：女人舉起她們枯瘦的嬰兒，大一點受過訓的孩子在她們手上裝昏迷；男人帶著暴露的傷口，沒腿的老頭無懼地在人群中用指節撐著走，用頭去撞人們的膝蓋。不過計程車司機比鄉下人要強壯和強勢，在人群中創造出他們周身空間是有名的恐怖；那空間比實際的車子還要有價值；車子會塞車，但計程車司機的帽子產生神奇力場，可讓戴帽者走得比任何人都快。

計程車司機也圍上奈兒，她選出身形最大的一個跟他討價還價，伸出手指頭又嚐試說出幾句上海話。等價錢數目升到他的合理範圍，他忽然旋身面對人群。動作的突兀嚇退了四周的人，手中一公尺長的竹竿也不無威嚇之功。他開步往前，奈兒緊隨在後，不管各式各樣在她衣服上的拉扯，努力不去想哪個乞丐會是藏了刀的拳民。要不是她的衣服質料是撕不破、割不下的奈米物質，她在一條街之內

就會被剝得精光。

「平夫人」生意還不錯。客戶願意忍受不便，依舊光臨。戲院離橋頭只有一段短距，夫人安排了幾個野蠻的計程車司機扮成扈從，擔任私人保鏢。以上海地產之難得，這生意大得驚人，從起初幾間公寓，數年來一室一室擴張，現在佔了毛王朝時代混凝土五層公寓街區大半。

接待區讓人想起不錯的飯店大廳，只是沒有餐廳或酒吧；客戶都沒意思要被其他人看到或看到其他人。派在櫃台的接待員，工作是將客戶儘快帶到隱密的地方，而他們做得之好，讓不知情的路人以為「平夫人」是某種一走進就遭綁票的組織。

這類工作人員中一名小個子女人，雖然穿著黑色迷你皮裙，卻奇怪地看起來拘謹而中性，迅速帶領奈兒到最高層，那兒改建出大型公寓，為「平夫人」客戶實現複雜的故事情節。

做為編劇，奈兒當然從來沒真正和客戶進入同一個房間。迷你裙女子陪她到附近的觀察室，裡邊高解析影像傳訊幾乎覆蓋整面牆。

假使奈兒事前不知情，她也可從客戶的制服看出他是女王陛下聯合軍隊的上校。他穿戴正式軍禮服，大衣上各種胸章和徽章顯示，他軍旅生涯中長時間隸屬不同的「協定執行」單位，數次在作戰中受傷，有一次表現出傑出的英勇行為。其實，他很明顯是個頗有份量的要人。回顧前半小時影像，奈兒不是很意外看到他穿便服前來，制服放在皮製小提包中。穿制服一定為了故事情節。

此刻他坐在很典型的維多利亞式會客廳裡，從皇家艾伯特骨瓷茶杯啜飲著茶，杯上繪有不太自然的野薔薇圖案。他看起來很焦躁；他已經等了半小時了，這，也是情節的一部份。平夫人不斷告訴她，從來沒人抱怨等待高潮等太久；男人隨時願意都可自力達到高潮；帶領他們到達高潮才是他們願

意出錢的生意。生理反應讀數似乎驗證了平夫人的定律：排汗量和脈搏頗高，而且他已經半勃起。

奈兒聽到門響。切換到不同角度，她看到廳房女僕進入房間。她的制服不像平夫人服裝部大部份的戲服那般過度性感；看來這客戶品味很講究。女人是中國人，但她用現在新維多利亞人很流行的美東大西洋中部高等口音演出，「伯斯威夫人可以接見你了。」

客戶走進隔壁的客廳，兩個女人在那等他：一位壯碩的老中年盎格魯，和一個非常漂亮的歐亞混血，年約三十。介紹部份演完了，老女人是伯斯威夫人，年輕的是她的女兒。夫人有點頭腦不清，顯然是小姐在主導這齣戲。

這個部份從來沒改變過，奈兒已經看過上百遍試著找出問題先做預防。客戶開始說話，表示他前來通知伯斯威夫人她的兒子理察在行動中陣亡，在戰役中表現出無比的英勇，他已推薦他死後哀榮應該獲頒維多利亞十字徽章。

奈兒已經做了基本的功課，到泰晤士報的檔案去查是否這是客戶人生中真實事件的重建。從她所知，這比較是許多類似事件的綜合，再丟進少量幻想。

此刻，老夫人昏厥過去，必須由廳房女僕和其他僕人幫忙離開房間，剩下客戶單獨與伯斯威小姐共處，小姐異常冷靜地接受惡耗。「妳的沈著令人尊敬，伯斯威小姐，」客戶說，「可是請放心沒有人會責怪妳在這種事發生時，流露妳的心情。」當他說出這句話時，聲音裡聽到一絲激動的顫抖。

「好吧，」伯斯威小姐說。她從她的提包裡拿出一個小黑盒子，然後按下鈕。客戶呻吟，弓起背，動作太過猛烈而從椅子跌落到地毯，混身麻痺躺著。

「蠍晶——妳在我身體裡下了潛伏性奈米寄生體，」他上氣不接下氣說。

「就在茶裡。」

「那不可能——幾乎所有蟪蛄很容易被高溫破壞——沸水應該摧毀它們。」

「你低估了詭碼會的能力，納彼爾上校。我們科技比你知道的要先進得多——你再過幾天就會發現了！」

「不管你們的計劃是什麼，我保證一定會失敗的！」

「噢，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伯斯威小姐說。「這不是詭碼會的行動。而是私人性質。你要為我哥哥理察之死負責——我要你好好悔悟。」

「請妳相信我真的非常痛心——」

她又猛擊他。「我不要你的悲傷，」她說。「我要你承認事實：是你把他害死的！」

她又按下鈕，使得納彼爾上校的身體發軟。她和女僕費力把他放進送飯菜的小升降梯，降到下面一層樓，她們走樓梯下來，再把他綁到架子上。

問題就出在這。等她們把他綁好，他卻睡得不醒人事。

「他又睡著了，」扮演伯斯威小姐的女子說，對奈兒和任何在監聽的人說。「連續六個禮拜了。」

當平夫人跟奈兒解釋這個狀況時，奈兒猜想過問題會出在哪。只要他不斷回來，繼續付錢，就讓這個男的繼續睡。但平夫人很了解她的客戶，除非她們在故事情節中加入一些變化，要不然，她擔心納彼爾上校會失去興趣，把生意轉到其他同行。

「最近戰況很激烈，」女演員說。「他可能累壞了。」

「我想不是這個原因，」奈兒說。她現在打開私下聲道直通女子的耳膜。「我想是個人的變化。」

「甜心，他們永遠不會變的，」女演員說。「他們一旦嚐到甜頭，他們永遠都要。」

「對，不過不同的情境在人生不同的時段，可以誘發出相同情緒。」奈兒說。「過去是他對他部下之死深感愧疚。現在他已經與愧疚講和。他接受他的罪惡感，因此接受懲罰。這裡不再有意志上的衝突，因為他順從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創造出真實的意志上的衝突。我們必須逼他做他不是真想做的事，」奈兒自言自語說。但該是什麼呢？

「把他弄醒，」奈兒說。「告訴他，妳剛才說這不是詭碼會行動是騙他的。告訴他妳要真正的情報。妳要軍事機密。」

伯斯威小姐遣女僕去拿一桶冰水來，潑到納彼爾上校身上。然後她照奈兒建議演出，而且演得很好；平夫人雇用很會即興演出的人，由於她們大多數從來不必跟客人實際發生關係，要找到好演員更沒困難。

納彼爾上校似乎對劇本的改變很意外，不過沒有不高興。「如果妳以為我會洩漏情報，造成更多我士兵死亡，妳就不幸大錯特錯了，」他說。但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無聊和失望，從他體內奈米寄生體送出的生理讀數，也沒顯示全面的性亢奮，那應該是他花錢想要得到的。她們還沒滿足客戶的需要。

透過對伯斯威小姐的私下聲道，奈兒說，「他還沒弄清楚。這已經不是幻想情節了。這是真的。『平夫人』根本屬於詭碼會。我們這些年一直要把他拉近來。現在他是我們的，他要給我們情報，還有他要不斷提供，因為他是我們的奴隸。」

伯斯威小姐根據提示演出，進行中編出天花亂墜的戲詞。盯著生理讀數，奈兒看出納彼爾上校又懼怕又興奮，現在，他已經到達幾年前他剛開始造訪「平夫人」的水平（她們紀錄都保留。）她們使他感覺又年輕起來，全然活了。

「妳們跟X博士有關嗎？」納彼爾上校說。

「問題由我們問，」奈兒說。

「只有我可以問問題。蓮花，打他二十下，懲罰他。」伯斯威小姐說，女僕用笞杖去打納彼爾上校。

這節餘下的時間幾乎自動發展，這對奈兒剛好，因為納彼爾提到X博士的事讓她吃了一驚而進入白日夢中，回想起多年前哈維說到這個人的種種。

伯斯威小姐勝任愉快，立刻理解奈兒的策略：情節除非能產生真正意志上的掙扎，否則無法讓客戶興奮，她們唯一能創造出這掙扎點的方法，就是逼迫納彼爾洩露真的機密情報。在蓮花的竹棍和伯斯威小姐聲音的鼓勵下，他也一點一滴透露出來。多半和軍隊調動和其他細節相關，他或許以為有趣得不得了，但奈兒不以為然。

「多問些X博士的事，」她說。「為什麼他假定詭碼會和X博士有關連？」

經過幾分鐘的笞刑和厲聲的支使下，納彼爾上校準備供出來了。「我們已經進行多年的大行

動——X博士和詭碼會裡面叫做鍊金術士的高級人物勾結，要做出他們絕對不可被允許擁有的東西。」

「你敢對我有所隱瞞，」伯斯威小姐說。

但在她可擠出更多有關鍊金術士的情報前，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整個建築，造成細裂痕迅速在舊水泥上散開。緊接的寂靜中，奈兒聽到全樓到處傳來女人的尖叫，還有沙與塵從天花板裂縫篩落下時發出的嘶嘶劈啪聲。然後她的耳朵辨別出另一個聲音：男人高喊著，「殺！殺！」

「我推測某人剛用炸藥炸開了妳們建築的牆壁，」納彼爾上校說，百分之百平靜。「請妳們麻煩即刻結束故事情節放開我，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我會儘量發揮所長。」

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叫喊的意義很簡單，殺就是殺，義和團的戰嚎。

或許他們沖著納彼爾上校而來。但更可能他們決定進攻這個地方，因為它象徵洋鬼子頹廢的窩穴。

伯斯威小姐和蓮花已經解下納彼爾上校，他正拉上褲子。「我們還沒全死光，意味著他們沒用到奈米科技的技術，」他專業地說。「因此可以假定這次攻擊是由鄰近的低層單位發動。攻擊者可能相信拳民刀槍不入的教條。在這些情況下，給他們點真實的教訓絕對無傷大雅。」

納彼爾的房間門飛開，金色裸木碎屑嘶嘶擦過地板。奈兒像在看一部老電影，眼見納彼爾上校從刀鞘中抽出一把亮得可笑的騎士軍刀，插入進攻拳民的胸口。這人倒落在另一個拳民，造成一時的混亂；納彼爾把握機會，以過份拘謹之姿很有系統地踩下每一步，挺起肩膀，平靜伸長手臂，彷彿用軍刀在黑暗的衣櫥裡隨意戳刺，刀尖在第二個拳民的下巴下抖動，順便割開了他的喉嚨。此時第三個拳

民進到房間，手裡的長竿一端用農民做繩子的灰色聚合體帶子網上一把刀，但就在他試著輪轉武器時，尾端卡上納彼爾剛剛被綁在上面的架子。納彼爾小心前進，邊走邊檢查下腳的地面，好像不想靴子上沾上血，他擋開被耽誤的攻擊，在拳民喉嚨快速連刺三次。

有人在踢奈兒房間的門。

「啊，」確定這小群攻擊者就這麼多人後，納彼爾上校喟然一嘆，「真是非比尋常，常服都不佩掛有刃的武器，而我居然剛好帶了正式大禮服。」

幾腳踢不開奈兒的門，因為不是用故事情節房間門的現代物質製造，所以不可能用這方法破門。但奈兒聽得到走廊傳來的人聲，她的懷疑與納彼爾的推測相反，這些人可能擁有非常原始的奈米科技裝備——譬如，可以炸開門的小型爆炸物。

她丟掉礙事的長裙，趴下從門底下的縫窺視出去。有兩對腳。她聽到他們低聲很公事化交談。

奈兒忽然一手開門，另一手伸出把鋼筆插進最靠近門的拳民喉嚨。另一個伸手去拿掛在他肩後的老式自動步槍。這給了奈兒足夠時間狠踢他的膝蓋，不知有沒有造成永久性傷害，但至少使他失去平衡。拳民一直想用上他的步槍，而奈兒不斷踢他。最後她能夠從他軟弱的單手把握中扭下槍，用槍托頂撞他的頭。

鋼筆插在脖子的拳民坐在地上平靜看著她。她用步槍對準他的方向，他舉起一手，往下看看再看向別處。他的傷口在流血，不過沒很多；他人生這星期算是被她毀了，但還不至於造成太大的破壞。她思索一下，覺得從長久看來能讓他破除刀槍不入的迷信，可能還是比較健康的。

摩爾巡官教過她認識步槍。她退回房間，鎖上門，專注了幾分鐘在熟悉槍的控制，檢查彈匣（只

有半滿），開了一槍（朝門，門擋住子彈），確定這槍能用。

她努力壓抑腦海閃出當年螺絲起子事件。那讓她很害怕，等她想清楚這一次自己比當時要能掌控情勢，她才不再畏懼。她與巡官的談話沒有白費。

之後，她走出走廊下樓梯朝大廳去，一路上嚇得魂飛魄散的年輕女孩們慢慢匯聚在她身後跟著。她們經過幾個客戶，多半是男的、歐洲人，被拳民從他們的故事情節中拉出來，殘忍砍死。有三次她得開槍，每一次都很吃驚這怎麼如此複雜。習慣於啟蒙瓊林的世界，奈兒在現實世界運作時，得留下變數空間。

她和跟隨者在大廳找到納彼爾上校，他穿齊了四分之三的衣服，正在跟幾個留在大廳守住退路的拳民，進行令人難忘的刀刃兵器的決鬥。奈兒考慮朝拳民開槍，但決定不這麼做，因為她對自己槍法沒信心，也因為她被這一幕深深吸引。

要不是奈兒才看到納彼爾上校被綁在架上的樣子，她會覺得他簡直無比眩目。然而，這予盾感反而讓他，也可推及所有維多利亞男性，特別有意思。他們活在乎乎完美的情感否定裡——一種禁慾主義與中世紀修行者相同極端。然而他們是有感情的，一如其他任何人，而且僅在小心選擇的情況下才流露。

納彼爾平靜刺穿了一個絆倒的拳民，然後注意力轉向新對手，一個劍術不錯的可怕角色。東西方武功的對決，在大廳地板上進進退退移動，兩個戰士直視對方眼睛，試著感應對方的思緒和心情。當真正的刺、擋、迅退還刺的動作發生時，卻快到難以了解。拳民的風格非常好看，包括很多慢動作，看起來像動物園大貓科動物在伸展。納彼爾的風格則完全無聊：他以蟹行之姿，冷靜盯著對手，腦子

裡顯然做了不少深思。

注視納彼爾工作，看著外套上用動閃爍的徽章和穗帶，奈兒忽然懂了：正是他們情感上的壓抑，使維多利亞人成為世界上最有錢有勢的民族。他們潛藏感情的能力，絕非病態行為，而是一種神秘的藝術，賦予他們近乎神奇的力量去駕馭自然，凌駕較直覺的種族。這也同樣是日本族的力量所在。

在決鬥還沒分出勝負前，一隻馬蠅大小的智慧箭形彈，拖著細如髮、長如指的鞭形天線，嘶嘶從破窗飛入，鎗地撞入拳民的頸後。它打擊力量不大，卻一定注射了毒藥進入他的腦子。他很快跌坐地板，閉起眼睛，在那姿勢裡坐化了。

「很沒有騎士精神，」納彼爾上校鄙夷地說。「我猜想我得感謝新舟山上某個官僚吧。」

謹慎巡視建築物，又找到幾個死因相同的拳民。外邊的世界，難民、乞丐、行人、自行車送貨員形成的人群依然照常流動，一如揚子江未受干擾。

納彼爾上校下一個禮拜並沒回到「平夫人」，但平夫人沒因失去客戶而責怪奈兒。反而稱讚她正確預測出納彼爾的願望，而且即興得那麼好。「很好的演出，」她說。

奈兒從沒想過她的工作是種「演出」，不知為何，平夫人的用詞挑起她的思緒，使她那晚盯著鋪位上方的黑暗，難以成眠。

她從小就自己編故事，然後對啟蒙瓊林訴說；啟蒙瓊林常將故事消化，再編入書裡的故事。她因此很自然為平夫人做相同的事。可是現在她的老闆稱它為「演出」，奈兒在某一方面，必須承認的確是如此。她的故事被消化了，不是被啟蒙瓊林，而是另一個人，並且變成那個人心理的一部份。

這事看似簡單，卻莫名地讓她耿耿於懷。困擾了好幾小時後，半睡半醒間，她忽然想清楚了。

納彼爾上校不知道她，可能永遠也不會。他與奈兒之間的交流是透過假裝是伯斯威小姐的女演員居中為媒介，還有透過各種科技系統。

即使如此，她還是深深觸動了他。她比任何愛人還更深刻地穿透入他的靈魂。如果納彼爾上校選擇下星期回來，而奈兒沒在場為他編故事，他會想念她嗎？奈兒猜他會的。從他的觀點，某個無法辨認的精髓欠缺了，他離開時將得不到滿足。

如果這能發生在納彼爾上校與「平夫人」的關係上，那麼能否發生在奈兒和她的啟蒙瓊林之間呢？她一直感覺到書裡有某種精髓，某種了解她甚至愛她，某種她做錯時原諒她，做對時欣賞她的精髓。

當她很小的時候，她從未覺得這點很奇怪；那是書魔力的一部份。不久前她把這解釋成容量和功能巨大的平行電腦所做的事，小心設計程式去理解人類的心智，並提供所需。

現在她不確定了。奈兒公主最近在銀狼王國度的遊歷，其中各個城堡以及裡邊越來越複雜的計算機器，最後，都不過是另一個圖靈機器；這讓她陷入困惑的邏輯圈套中。在圖靈堡她學到圖靈機無法真正理解人心。可是，啟蒙瓊林，做為一個圖靈機，至少她是這麼懷疑；那麼，它是怎麼了解奈兒的呢？

難道啟蒙瓊林僅是條導管，一個科技系統，擔任奈兒和某個真正愛她的人之間的媒介？她知道，這最終是所有互動情境運作的方式。一開始捉摸這想法太震撼，她因此小心繞著它，從不同方向戳它，像穴居女人第一次發現了火。但隨著她安心接近，她發現這想法溫暖了她，讓她滿足，在她漫想的心入睡時，她已經開始依賴這個想法，再也不願回到遊歷多年那冰冷黑暗的地方。

卡爾·好萊塢回到上海；他在「孤鷹」領域的祖宗；關太太的茶樓。

大雨從西邊翻滾入上海，有如義和團的前驅，即將來臨的「天朝」之雷霆使者。從倫敦來的飛船中步下，卡爾·好萊塢立刻發覺這上海與他離開前已大大不同；老城一向不馴，但野得很有純熟老練的都市感，現在它亂得像拓荒邊城。他甚至還沒離開飛船站就感覺到這氛圍，像雷雨前的臭氣從街上漏了進來。從窗子望出去，他看到大雨傾盆而下，把空中所有奈米科技全打了下來，流入水溝，再從那污染黃浦，最終進入長江。不管是因為空氣中瀰漫的狂野，或是被雨淋濕的前景，快要到主要出口前他叫住他的腳伕，他要換帽子。所有的帽盒都堆在其中一輛行李車上；他的圓頂禮帽進入最上面最小的空盒中，然後從下面猛拉出最大的盒子，整摞盒架跟著嘩啦崩塌，他拿出一頂十加侖大的史泰森牛仔帽，驚人的寬度和弧曲，幾乎像架在頭上的雨傘。朝街瞟了一眼，褐色急流載著垃圾、馬路塵土、霍亂病原污水、幾噸被活捉的奈米科技朝雨水溝流去，他脫下他的皮鞋，換上一雙手工製作的牛仔靴，用華麗的爬蟲與禽類皮革製成，皮革的毛孔都塞入蠟晶，即便選擇在水溝涉水都能保持他雙足的乾燥。

如此重新組合後，卡爾·好萊塢走上上海大街。當他走出飛船站的大門，防塵大外套在暴風雨的冷風中翻騰，連乞丐都從他身邊退開。他停下來點燃一根雪茄，未受半分騷擾；就連飢民或如此宣稱的難民，觀看他還比他口袋得幾個零錢樂趣更多。他繼續前行，走四條街到他的旅館，腳伕緊緊跟隨，還有一群年輕人追在後面興奮爭看真正的牛仔。

卡爾的祖父是個「孤鷹」，一九九〇年代離開擁擠骯髒的砂谷，在懷俄明州西部風河山脈東坡一

條冷冽怒河邊的無人牧場安身落戶。他在那論件計酬寫程式並兼做顧問，生活得很舒適。他的太太為了加州明亮的光線和社交生活而離開他，後來他成功說服法官他更有條件好好養育他們的兒子，她吃驚無比。祖父多半在戶外帶大卡爾，好萊塢的父親，如果不是坐在戶內研究微積分，他就在打獵、釣魚、劈柴。數年過去，慢慢有想法相同經歷類似的人加入他們，因此在「政權空白期」時期，他們組成了一個社區，人數好幾百，鬆散分佈在幾千平方英哩的近野生地帶，不過從電訊的角度，就跟老西部任何村落一樣組織緊密。他們科技上非凡的技術、驚人的財富和數不清的大型武器使他們成為一個危險團體。零星的卡車亡命份子攻擊孤立農場時，發現自己在迅雷不及掩耳中反被包圍而且火力懸殊。祖父很喜歡講這些犯罪份子的故事，說他們如何為自己的罪行找藉口，哀求道他們因為經濟上處在劣勢，身染吸毒重疾。祖父還說孤鷹們——他們有很多是克服了貧窮和毒癮的過來人——用行刑隊把侵入者遣出，綁在柱上插在他們區域的邊緣，做為文盲都看得懂的「禁止入侵」告示。

「共同經濟協定」的來臨讓諸事底定，在老一輩的眼中，開始軟化而且毀了這個地方。要建立自己的責任感和社區意識，什麼都比不上清晨三點起身，在零度以下的低溫，帶著裝了子彈的步槍騎馬巡視防禦線。卡爾·好萊塢最清晰最美好的回憶，就是與父親進行這樣的巡騎。不過，當他們坐在積雪上，生火煮咖啡，他們會聽收音機，聽到伊斯蘭聖戰在新疆爆發，漢人被逼回東部，還有東歐第一次發生的奈米科技恐怖事件。卡爾用不著父親說也知道他們的社區，正迅速變質成歷史性主題樂園，不需多久，他們就得要放棄馬上巡邏，改用現代防禦系統了。

即使這些革新完成了，社區大部份也加入了第一分眾共和，卡爾和父親及祖父繼續照老規矩行事，獵麋鹿，用燒柴的火爐暖屋子，在黑暗的房間裡坐在電腦螢幕前用組合語言編碼程式一直到深

夜。他們一家全是男的（卡爾的母親在他九歲時死於激流泛舟意外），卡爾一找到路子就逃離這個地方，先到舊金山，再到紐約，然後倫敦，在戲劇製作這行發揮長處。但隨著年紀增長，他越來越明白在很多方面他根生自他長大的地方；當他大步走在雷雨上海的擁擠大街，呼出濃濃雪茄煙，看著雨從帽沿滴落，他從未如此純粹感受到他的根源。在第一次黎明巡守中，知道亡命份子在周遭某處，刺激出他生命中張力最強最清晰的感動，就在那刻灌入了他年輕、沒有防禦的頭腦。在後來生命裡他不斷回到這些記憶，嚐試重新捕捉起相同的純粹和感動的張力，或試著要他的互動演員感覺到。現在三十多年中第一次，他又感覺到相同的刺激，這次是在上海的街頭，在改朝換代的叛變邊緣，城市像隔了多年又瀕臨性高潮的老人動脈，發燙而悸動。

他在旅館只待了一會兒，將一網大頁紙，一支鋼筆，像子彈匣裝滿雪茄的銀盒，一些可調整他頭腦和身體功能的奈米鼻煙小容器，塞入大衣各口袋。他同時拿起一根很重的手杖，真如巫師權杖般裡邊滿是保安氣流飛體，如果遇到暴動可護送他回到旅館。然後他又一次回到街上，在人流中摩肩走了一哩，到了他在諸神戲院工作期間曾消磨許多夜晚的茶樓。關老夫人親切迎接他，屢屢鞠躬，帶他到他最喜歡的角落桌位，那兒望出去，他可以看到南京路與旁邊擠滿市場小攤的巷子。現在他看到的全是街上人的背和臀，他們被人流的壓力擠得抵著玻璃。他點了一壺他最喜歡的綠茶，最昂貴的那種，在四月茶葉最嫩最新時採下。然後在桌上佈開他一張張的大頁紙。這茶樓與全世界媒體網路完全連成一氣，因此紙張直接自動連上線。在卡爾·好萊塢喃喃道出的指令下，它們開始載滿一欄欄動態文字和呈現影像與影像傳訊的欄框。他喝下第一口茶——永遠是最佳的一口茶——從口袋中拿出他的大鋼筆，取下筆套，用筆接觸紙。他開始用文字和圖示在頁面上寫下指令。當他寫完字，字就在他面前執

行，當他在框框之間畫出線和圓圈，連結跟著做出，資料流動起來。

在紙的最下方他寫下「夢蘭達」三字，然後圈起來。這個名字還沒跟圖表中任何其他的連起來。他希望不久就能有連結出現。卡爾·好萊塢在紙上工作到深夜，關太太不斷為他茶壺加水，送上小點心，當夜晚降臨茶樓光線暗下，又在他桌子邊緣佈置起蠟燭，因為她記得他喜歡在燭光中工作。外邊的中國人，與他隔了層半吋厚交聯鑽石，鼻子貼上窗面印出點點白色橢圓注視他，在燭火的照映下他們發亮的臉像懸在幽暗茂密樹枒上的熟桃子。

海克華斯父女在旅途中，然後到倫敦；東區；精采的坐船遊；「劇中人」；戲院的一夜。

顆粒細緻而平滑的北極雲朵像雪一樣緩慢起伏飄向遠方，一千哩看起來不過一個前院的寬度。雲層被低垂卻總是落不下去的杏色太陽照亮卻沒不帶溫暖。薇恩娜趴在上鋪，望向窗外，看著她呼出的氣在窗面上凝結，然後在乾熱的空氣中蒸發。

「爸爸？」她非常輕聲地說，試試看他是否醒著。

他睡著了，但立刻醒來，好像他在恰巧掠過意識表面之下的那類夢裡，就像飛船掃過幾朵雲端。

「怎麼？」

「誰是煉金術士？你為什麼要尋找他？」

「我不想解釋我為什麼要尋找他。就說我招致了某些需要解決的義務。」她沒想到父親似乎對問題的第二部份耿耿於懷，聲音籠罩在遺憾裡。

「他是誰？」她溫和堅持問道。

「噢，嗯，親愛的，如果我知道，我早就找到他了。」

「爸爸！」

「他是怎樣的人？很不幸，沒人給我任何線索。我試過從尋找他的那類人，還有我自己一類中，歸納出一些推論。」

「對不起，爸爸，可是你個人的本性與煉金術士的有什麼關連呢？」

「不只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結論出我就是找到這個人的最佳人選，雖然我對罪犯、間諜等等一無所知。我不過是個奈米科技工程師而已。」

「那不是真的，爸爸！你遠遠超越一個工程師。你知道那麼多故事——你不在的時候，跟我講了好多好多，記得嗎？」

「我想是吧，」他這麼承認，奇怪地缺乏自信。

「而且我每天晚上都在讀，雖然故事跟仙子、海盜、精靈那一類的有關，我總感覺到你在他們後面。就像傀儡師牽動提線，給傀儡注入聲音和個性。所以我想你不僅僅只是個工程師。只不過你需要魔法書才帶得出來。」

「呃……那點我從未考慮過，」她的父親說，他的聲音忽然激動起來。她掙扎要不要從床邊探出去看看他的表情，那會讓他很不好意思。她沒那麼做，而在床上蜷起身子閉起眼睛。

「薇恩娜，不管妳是怎麼看我——我必須說妳將我想得那麼好，我感到很驚喜——對那些派我去做這項任務的人，我是個工程師。我可以補充一句，並不是傲慢大話，我在業界裡前進得很快，而且獲得責任不小的職位。由於這是我與別人唯一不同的特點，因此也應該是選我去找鍊金術士的原因。從這點我推測鍊金術士本人是很精深的奈米科技研究者，還有他在發展許多強權都有興趣的產品。」

「爸爸，你說的是『種子』嗎？」

他靜默了一會。當他重新說話，他的聲音又高又緊。「『種子』。妳怎麼知道『種子』的？」

「你告訴我的，爸爸。你告訴我那是危險的東西，還有『協定執行』一定不容許它被創造出來。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她幾乎要開口提醒他，在過去幾年她的夢境裡一直都是種子，她在啟蒙瓊林讀到的每一個故事都少不了種子：生長出城堡的種子；長成士兵的龍齒；種子發芽成巨大的豆莖升進雲端的另類宇宙；還有乾癟流浪老婦送種子給熱心招待的無子夫妻，長出的植物所結出的鼓鼓豆莢裡，有著快樂健康的嬰兒。

不過她感覺如果直接提出這些，他會把鋼門砰然關起將她隔絕在外——這扇門此刻打開了誘人的一道縫。

「你為什麼覺得『種子』那麼有趣呢？」她嚐試問道。

「它們有趣就像一燒杯的硝化甘油會有趣，」他說。「它們都是顛覆性的科技。薇恩娜，妳不要再提起『種子』了——詭碼會的份子到處都可能在偷聽我們的對話。」

薇恩娜嘆了口氣。當她父親自在說話時，她可以感覺到那個跟她說故事的男人；討論起某個主題，他又拉下他的面紗變成另一個維多利亞紳士。十分討厭。但她也感覺到這個特質，如果不是在她父親而是在別的男人身上，會很有挑逗性。如此明顯的弱點，她或者任何女人都無法抗拒一探究竟的誘惑——這淘氣刁鑽因而刺激的念頭，下面幾天常常盤據在薇恩娜的思緒，尤其當他們在倫敦遇到他們同族其他成員時。

在倫敦邊緣一間酒館吃完簡單的啤酒與餡餅晚餐，他們往南騎過倫敦塔橋，穿透淺淺一段沿著泰晤士河右岸的時髦發展，進入了南華克地區。跟其他倫敦的亞特蘭堤斯區域一樣，「供給線」深入此地的肌理，蜿蜒通過管線地道，緊貼溼冷橋腹，透過地基裡的小洞潛入建築。這裡曾是貧民區，當年的小舊房子和公寓幾乎都被重新裝修，做為來自所有「盎格魯域」亞特蘭堤斯青年的小立足點，他們來到這偉大的城市醞釀他們的事業，股權沒多少，但遠景大可期待。一樓的生意多半是酒館、咖啡屋和音樂廳。父女二人慢慢朝東走，基本上與河平行，近橋處非常明顯的熱鬧光澤，逐漸在不同地方稀薄下來，城區古老的特質開始突顯，就像握拳時緊繃皮膚下露出的指節骨頭形狀。濱水開發之間空地很寬，讓他們看到河對岸一個地區披覆的夜霧已染上大聲光流晶致癩的糖果色。

薇恩娜·海克華斯注意到空中一個發光體，當她眨眨眼聚焦看去，轉化成燦爛的一群。針刺般閃動的綠光，一點極微小的翠片，觸動她眼睛的表面，然後擴大成光雲。她眨了兩下後不見了。不久那點光和很多其他的到了她的眼角，把她弄得一副可怕的样子。她從袖中拿出手帕擦眼。出現這麼多發出雷射光達的蛹晶，使她忽然明白他們好幾分鐘前已經不知不覺滲透入一大片霧中；河水的溼氣在微

小的邊防守衛上凝結。五彩光微弱閃過在他們面前的霧屏，鉤勒出立在路中央的一根石柱：半獅半鷲怪獸的翅膀，獨角獸之角，黑而清晰地襯在陰慘宇宙上。一個站在三角形牆飾邊的巡官，象徵性地照看柵欄。他向海克華斯二人點點頭，在父女二人騎出新亞特蘭堤斯時，透過帽子下巴繫帶粗啞但禮貌地喃喃說了些什麼。海克華斯他們進入了一個豔俗飛地，到處是粗野的下等民在酒館入口混打高歌。薇恩娜瞟到一面老聯合王國國旗，再仔細一看，注意到旗子上蘇格蘭聖安得烈十字勳章，像美國內戰南方軍旗X形的十字臂加上星星的強調。她輕促她的雪佛靈，趕上與父親並行。

後來城市變得更闊闊，不過依然很多人。一連幾條街，他們看到的都是深色頭髮蓄鬚的男人，女人們僅是一個個黑布裹成的柱形。薇恩娜聞到了八角和大蒜，接著他們短暫穿過越南區。她會十分樂意在一間路邊咖啡店停留吃一碗河粉，但她的父親追逐泰晤士河退落的潮水，繼續往前騎，幾分鐘後他們又來到了河岸。岸邊有一排已經改建成辦公室的古老石匠庫房，結構形式在今日是如此陳舊，完全無從解釋。

一座碼頭泊在河面上隨著潮水上下下，與大理石堤防邊緣靠一條鉸鍊接起的跳板連結。一艘粗糙的黑船綁在碼頭上，完全沒點亮任何光，僅靠落在碳灰色河水上的黑影辨認得出。雪佛靈立定後，兩位海克華斯下了機器馬，他們才聽到低沈的聲音從下面傳來。

約翰·海克華斯從外衣內袋取出票，吩咐票自動亮起；但這些是印在沒有自發能源的老式紙張，因此他最後得用吊在錶鍊上的微型光筒。顯然滿意他們到了正確的地點，他伸出臂彎讓薇恩娜挽住，護送她走下跳板到碼頭去。一小點閃爍的光朝他們上下晃動而來，最後現出一個非裔加勒比海男子，戴無邊眼鏡，手提一盞古董防風燈。他那雙像古董象牙撞球發黃的大眼睛掃瞄他們的票時，薇恩娜注

視著他的臉，他的皮膚光澤豐厚感覺溫暖，在燭光中發亮，他身上飄出淡淡的橘子香混合某種幽暗些也沒那麼逢迎人的味道。當他完成，他往上看，不是看著兩位海克華斯，而是望入遠方，轉過身，緩步往回走開。約翰·海克華斯站在那一會兒，等待指示，然後站直，挺胸，帶著薇恩娜走過碼頭上船。

船大約八到十公尺長。沒有跳板，已經在船上的人得伸出手抓住他們的手臂拉他們上船，作法有違禮儀但發生得太快，他們沒時間不自在。

這艘船基本上是一個大而平的露天澡盆，不比救生艇大多少，在船頭有些控制，船尾建入小到可以忽略的某類現代推進系統。等他們眼睛適應了霧中漫射下來的微弱光線，他們看到沿著船邊可能有一打乘客，他們都坐著以免經過船隻的餘波造成他們不適。領教其中的智慧，約翰帶著薇恩娜到僅剩的空位坐下，兩旁是不同的團體，一邊是三個年輕日本男子互敬彼此香煙，另一邊是一對穿著昂貴波西亞風格衣服的男女，啜飲罐裝窖藏啤酒，對話帶加拿大口音。

碼頭上的男子拋出船頭纜繩躍上船。另一個工作人員在操控船，緩緩加速駛入潮流，在某處關了節流閥，將船轉進迎頭而來的餘波。等船進入主要的水道開始加速，很快就冷了起來，全體的乘客都在低語，命令他們熱源衣物加溫。非裔加勒比海男子拖著一個沈重箱子環行一周，裡邊裝滿罐罐窖藏啤酒，和小瓶裝的黑比諾紅酒。對話停了幾分鐘，所有乘客被相同的原始本能趨使，臉迎向冷風，在船身輕擊水浪中放鬆下來。

他們航行了將近一小時。幾分鐘後談話又開始，多半乘客留在他們自己的小團體裡。飲料箱又周轉了幾圈。約翰·海克華斯從幾個微妙動作發現其中一個日本青年比表面裝的醉得更厲害，可能到碼頭前就在塢邊酒館坐了幾小時了。每次箱子轉過，他總會取出飲料，航行約三十分鐘，他搖晃站起

來，傾身出船緣嘔吐。約翰轉身對他女兒露出一絲蔑視之笑。船衝擊上看不到的波浪，在波谷中橫向晃動。海克華斯先抓住扶手，然後女兒的手臂。

薇恩娜驚叫。她目光越過約翰的肩膀望向日本青年。約翰轉頭發現三名只剩兩名；醉酒的已經不見，另外兩個飛身腹部懸在船緣之外，伸長手臂，手指像白色光線射入黑水。約翰感覺薇恩娜的手臂從他的把握掙脫，當他轉向她，他剛好看到她躍過扶手。

他還沒來得及真正感到害怕，事件就結束了。船員處理這事的熟練效率，似乎向海克華斯暗示那個日本男子其實是個演員，整件意外是演出的一部份。非裔加勒比海男子口中詛咒高叫要他們堅持一下，他的聲音像史特拉底瓦里大提琴般純淨有力，一個舞台上的聲音。他倒叩飲料箱，丟掉所有的啤酒和紅酒，然後砰地關上箱子從船尾拋出做救生用具。同時駕船者已經調頭。幾個乘客，包括海克華斯，打亮了微型光筒，光線對準薇恩娜；她的裙子在她直立跳入水中時鼓漲撐開，現在像朵花筏圍繞著她。她一手緊抓日本青年的衣領，一手抓著冰櫃的把手。她沒力氣，浮力也不夠把醉酒男子拉出水中，因此二人被河口翻騰的水波淹沒。

髮辮男子先把薇恩娜拉出河水交還給她的父親。組成她衣服的織物分子——無數蠕晶手臂勾著手臂形成平面排列——開始工作擠壓出陷在空隙中的水份。彎彎曲曲面紗般的霧氣盤繞著薇恩娜，然後在光筒光線的籠罩中燒去。水波扯去她的帽子，她豐厚的紅髮從約束中釋放，現在像一披肩的火落在她周身。

她桀傲不馴看著海克華斯，他的腎上腺此刻終於跳入內分泌的緊張中。他看到女兒這個樣子，感覺上有如某人用百磅冰塊在他脊椎上殘酷往上滑過去。當這刺激感到達他的骨髓，他連站都站不穩幾

乎得坐下。她將自己拋過一道未知也無標記的障礙而變得超自然，一個水中的仙女在火與蒸汽的掩護下從波濤中升起。在他腦中現在已不重要的某個理智部門裡，海克華斯猜想「劇中人」（主導這場戲的劇團名）是不是在他身體中放入了奈米寄生體，如果這樣，它們到底對他的頭腦動了什麼手腳。

水從薇恩娜裙子流下在船板之間流動，然後她全身乾了，除了臉和頭髮。她用袖子擦擦她的臉，不理會父親提供的手帕。他們之間沒交換半個字，他們也沒擁抱，好像薇恩娜清楚意識到她對她父親還有其他乘客所造成的影響——海克華斯想，這個特質在十六歲的女孩身上一定特別敏銳。此時日本青年差不多咳盡肺中的水，開始可憐地大口喘息。當他氣管一恢復正常功用，他粗啞地長長說了一段話。其中一個同伴幫他翻譯。「他說我們不是單獨在此，水裡充滿魂魄跟他說話。他跟隨他們到水波之下，但就在靈魂要離開他身體時，他感到害怕而游到水面，然後被這位年輕小姐救起。他說魂魄跟我們全體說話，我們一定要聽從他們！」

這段話不用說也知道十分難堪，所有乘客熄滅他們的光筒，轉身背對那位落水的客人。可是當海克華斯的眼睛適應了，他又看了這個人一眼，發現他暴露出的肌膚開始發出彩光。

他注視薇恩娜，看到一圈白光像后冠環繞起她的頭，亮到讓她頭髮發出紅光，一顆珠寶在她前額正中心顯現。海克華斯在一段距離外讚嘆這景象，知道她一時不會要他在身邊。

胖胖的光低垂水面，刻劃出多艘交錯航行的大船外殼，他們的視差在穩穩前進中不斷變化。他們來到接近河口的地方，但是在一般船隻拋錨停泊等待潮水、風向、市場變化的航行路線上。他們朝一群燦爛的光前進，接近時光群沒有移動卻變得更大。實驗影子的落點，研究從這艘船光照上水的方式，海克華斯結論出光亮是故意照上他們的臉，這樣他們就不能對來源的性質做任何判斷。

霧慢慢凝聚成一面鋪牆，如此之巨大無特徵，感覺上它可能在十或百呎之外。舵手等到他們快要撞上才關掉引擎，小艇立刻失去速度，依偎上大船的殼身。黏滑滴水的鍊子從天而降，從海克華斯的觀點望上去，像是從重工業的半人半神、鏗鏘的鋼鐵先驅放射出來的分散光線，而船員們，狂喜中頭往後仰，坦露喉嚨迎向這古怪刺激的啟示，把一切接納入他們的胸懷。他們把鍊子卡入固定在船底板的金屬圈上。銑上後，船從水面無拘無束升起，攀上彷彿高飛入無限霧中的鋪牆。忽然間，欄杆出現，之後露天的甲板，到處是一池一池的光線，幾個雪茄紅碳心在空間中來往晃動。甲板晃到下面，往上推向小船船身。他們下船時，看到四散著類似的船。

「鬼祟」一詞雖不足以形容「劇中人」在倫敦新亞特蘭堤斯區的聲譽，不過卻是他們愛用的形容詞，近乎悄悄話說出，眉毛高揚到髮線，目光意味深長地回顧身後。海克華斯很快發現一個人只要知道「劇中人」的存在就可能招致惡名——而此同時，幾乎所有人明擺地都聽過。避免被污名中傷，他跟他族人仕找到戲票。

為此大費周章後，現在看到多半的參加者是同類維多利亞族人，他一點也不驚訝；而且不僅是年輕單身漢出來玩一晚，還有賣弄高尚的夫妻，戴著大禮帽和面紗在甲板上散步。

薇恩娜在小船還沒接觸大船甲板前就一躍而出消失了。她重新設定了裙子的圖案，丟掉小家子氣的印花圖案換成基本白色，然後兩三步跳進黑暗中，變成她一部份的后冠如光環般發亮。海克華斯在甲板上慢慢轉了一圈，觀察他的同胞如何解決下列問題：儘量接近另一對夫妻到認出他們，而又不曾過近讓他們認出你。時不時，兩對男女同時認出對方而得說些什麼：女的淘氣偷笑，男的從腹部深處大笑，彼此互稱對方無賴，這些字勿勿掠過鐵甲板，像射入一縷棉花的箭埋進霧中。

某種被擴大的音樂從下面的船艙發出；無調性的強力和弦像地震從甲板冒上。這艘是貨櫃船，現在全空了在水上起起伏伏，龐然大物抖動成這樣很令人意外。

海克華斯隻身一人與所有人類分開，他從小跟這感覺一起成長，就像小時候的鄰家小朋友。某種奇蹟讓他找到棺，因而與這位老友失聯了幾年，現在他和孤獨重聚在一起，一同出去散步，熟悉而自在。位在船中部的臨時酒吧吸引了十幾個聚會者，但海克華斯知道他無法加入他們。他天生沒與人合成一氣進行社交的能力，就像天生沒手一樣。

「高高在上呢？」一個聲音說。「還是袖手旁觀？」

是一個穿小丑服的人。海克華斯模糊認出是美國老快餐連鎖的廣告偶像。不過服裝刻意破破爛爛，好像是一個難民僅剩的衣服，從頭到腳滿是補丁，用上了印花布、中國絲、釘釘子的黑皮革、灰色黑色細條紋布和叢林迷彩。小丑還畫上配合整體的妝——他發亮的臉像上個世紀在頭裡塞了個燈泡的射出成型塑膠玩具。看他說話很不舒服，好像在注視一個人吞嚥的動態電腦斷層掃描攝影。

「你是其中之一？還是剛好身在其中？」小丑說，期待地看著海克華斯。

很久以前，在海克華斯一知道「劇中人」會是某種參與性劇場，他就在懼怕這一幕的發生：他的第一句提示。「請諒解我，」他聲音緊繃但還是很穩定地說，「這不是我的背景。」

「那可是他媽的沒錯，」小丑說。「戴上這個，」他從口袋拿出什麼來，然後手驚人地從手臂自行脫離飛過空中，煤黑的白手套像骯髒的冰球以橢圓形軌道翻滾過內行星，伸向兩三公尺外的海克華斯。它在海克華斯外衣內袋塞了什麼後就往回收；但因為海克華斯在看，它在空中突然平滑地翻了一道8字形才又接回前臂的殘株。海克華斯發現小丑是機械性的。「戴上它，做自己，他媽的疏離孤獨

野狼類、困惑遙遠後設派、技術專業理性主義者屎爛頭先生。」小丑腳跟一轉離開；他叭嗒叭嗒的小丑鞋造在某種機關鞋跟上，裡邊內建旋轉台座，因此當他用腳跟一轉時，他真的就轉了起來，做出幾個完整的旋轉後，背朝海克華斯停住，像陣狂風走開。「真是革命性，不是嗎？」他突然說。

海克華斯口袋裡的東西是一副深色太陽眼鏡；包覆式眼鏡塗上閃亮的彩虹漆，是數十年前早天影集中那種吊掛左輪手槍的叛逆警探會戴的。海克華斯打開眼鏡，將磨光的框腳小心滑過他的太陽穴。隨著眼鏡迫近，他看到光從中而來；原來是現象鏡。不過在目前狀況，「幻象鏡」這個詞可能更妥當。影像變大填滿他的視野，但非等他完全戴上才肯對焦，因此他不情願地垂落下巴，直到一切清晰，這時他耳後的鏡架也活了起來，延伸拉長，像橡皮筋拉斷過程反過來，在他腦後相連形成扯不斷的帶子。「放開，」海克華斯說，然後唸了一串「通用聲音辨識介面」的指令。眼鏡還是不肯放開他的頭。最後，一束圓錐形光從他上面後方刺入空間，灑落一片舞台，腳燈打開，一名戴高禮帽的男子從大幕後出現。「歡迎來到你的戲，」他說。「當你至少獲得百分之九十觀眾的起立鼓掌，你就可以在任何時間拿下眼鏡。」然後光線和大幕消失，海克華斯眼睛裡留下他看過的景象，也就是大船甲板，經過控制科學加強的夜視呈現版。

他又試了幾個指令。多半的現象鏡都有透明模式，或至少半透明模式可讓戴眼鏡者看到四周到底有什麼。但是這付執意不透明，只給他看聲光流晶呈現的那一景。那些漫步閒談的看戲觀眾以過度簡化到荒謬的線框代表，是最近八十年沒再用的呈象科技，顯然要故意惹惱海克華斯。每個人物胸前都綁了一大張告示：

傑洛·梅森·葛林芬三世，三十五歲

（來不及成為跟你一樣有趣的角色！）

伯爵級股權勛爵的姪子

（你不羨慕他嗎？）

娶了他右邊臉頰瘦削的賤人

他們來參加這類小小的越軌活動

以逃避他們自己殘廢的生活。

（你又為什麼到這裡？）

海克華斯往下看想讀自己胸前的告示，但無法對焦。

當他在甲板走動，他的觀點也跟著變動。裡邊也有個標準介面，可讓他「飛」在船之上；海克華斯自己當然保持在固定位置，但他視鏡的觀點與他真正的座標變得連不起來。每次他用這個模式，下面的題跋會以巨大閃動的紅色粗體字加在他的視野上：

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像上帝一樣的觀點

有時還加上一個巫師般的人物坐在山頂上往下窺看貧窮侏儒村的漫畫。因為這些討厭的干擾，海克華斯沒常用這項功能。不過在他一開始勘查時，他發現幾件有趣的事情。

其中一件，醉酒又落水的日本人，巧合到不可思議，遇到另一群也在中途落水的人，他們被救起後都開始發出五彩光芒，看到幻象，同時堅持跟附近的人詳細描述。這些人聚集成沒什麼組織的合唱隊，全體同時喊出，訴說好像以近似方式相連的幻象——全體彷彿剛從相同的夢境醒來，而且全都形容不出個所以然。不管彼此的差異，神秘的誘惑力量吸引他們緊守一起，就像影響街角狂言家們把肥皂站台湊在一起的同樣神秘力量。在海克華斯用他現象鏡觀點放大觀察他們之後不久，他們開始幻嚙一隻巨大眼珠從天上朝他們窺看，黑色的眼皮上點飾著星星云云。

海克華斯潛行離開，聚焦上另一大群人：幾十名上了年紀的人，身材好、結實、活力旺盛型，V領鑲邊網球白毛衣披在肩膀，合理的走路鞋牢牢卻沒太緊地繫在腳上，他們從剛剛停靠上接近船尾的舊直昇機坪的小飛船上擠下來。這艘飛船有很多窗，空中遊覽倫敦的聲音光流晶廣告結綵之上。觀光客下來時常會停下腳步，因此總是形成嚴重的瓶頸。他們必須被他們的嚮導——一個穿著廉價魔鬼裝的年輕女演員，外加閃動的紅色頭角和三叉戟——驅趕入外在的幽冥中。

「這是白教堂？」其中一個觀光客對霧說話，美國口音。這群人顯而易見是屬於「中西部地帶」族，與新亞特蘭堤斯密切合作的繁榮國族，吸收了很多盡責、理智、教育好、白種、中西部、中產類份子。偷聽他們私下的對話，海克華斯推測他們是從坎辛頓的假日旅館被帶來這，以為是要參加白教堂的傑克開膛手行程。海克華斯聽到魔鬼嚮導解釋，他們喝醉的飛船駕駛不小心把他們飛到一艘飄流戲院，歡迎他們來看戲，戲不久就要開演了；這是一場免費的「貓」（對觀光客說的），有史以來連演最久的音樂劇，也是他們在倫敦第一晚大部份都已看過的戲。

海克華斯還是透過紅色嘲弄粗體字窺看，快速掃了一遍甲板下的船艙。下邊有十幾個洞穴式的隔

間。其中有四個整理成寬敞的戲院；另外四個做成舞台和後台。海克華斯在那找到他的女兒。她坐在發光的王位上，正在排練一些句子。她顯然已被選中去扮演要角。

「我不要你像那樣觀察我，」她說，然後一陣閃光爆炸從海克華斯的螢幕上消失。

船的霧號響起。聲音繼續從區域裡其他船隻零星反射而回。海克華斯一回到甲板的自然觀點，就看到一個燦爛的虛構物朝他衝來，又是小丑，他顯然具備特殊力量在海克華斯的螢幕上像幻影般移動。「要在這待上一個晚上，計算回音時間來猜與其他船的距離嗎？還是讓我帶你到你的座位？」

海克華斯決定最好別被狼狽架去。「麻煩你。」

「那麼，它就是了，」小丑說，用一隻污漬斑斑的手套一指甲板上他們正前方一張普通木椅。海克華斯不相信椅子真在那，因為在這之前他沒見過它。但他的眼鏡讓他無從分辨。

他往前走去，姿態像在陌生的房間裡摸黑去馬桶的人，膝蓋微屈，手伸得長長的，雙腳靈活移動以免在什麼上面磨掉脛骨或腳趾一層皮之類。小丑移到一邊，輕蔑看著他。「這就是你所謂進入你的角色？你以為今晚能靠科學理性主義脫身？當你第一次終於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又會怎麼樣？」

海克華斯的確在螢幕告訴他的地點找到他的座位，但不是單純的木椅；椅上包覆海綿而且有扶手，像戲院的坐椅，不過當他朝兩邊探索過去，他沒找到其他椅子。因此他壓下椅子的座墊跌了進去。

「你會需要這個，」小丑說，然後塞了一個管狀物體到海克華斯手掌中。海克華斯剛辨認出這是某種光筒，巨大而猛烈的變動突然在他下面發生。他的腳，原本放在鐵甲板上，現在懸在空中。事實上，他全身懸盪半空。他下面一個活門板飛開了，他在進行自由落體墜落。「祝你看戲愉快，」小丑

說，舉起他的帽子，從迅速縮小的方孔往下看著他。「當你每平方秒九點八公尺朝地心加速下墜時，幫我解答一下這問題：我們可做假聲音，做假影像，甚至可假造風吹上你的臉，但是我們要怎麼偽造出自由下墜的刺激感？」

假足從椅子的海綿墊中冒出包上海克華斯的腰和大腿。幸虧如此，因為他開始進入緩慢的後滾翻，很快發現自己臉朝下墜落，穿過巨大無定形的光雲，是「劇中人」從要拆毀的建築中搶出來的各式舊水晶吊燈。小丑是對的：海克華斯確實在自由下墜，那種刺激感是目視鏡無法假裝的。如果他的眼睛與耳朵可以信任，他正朝他早先勘查過的大戲院地板掉下去。但戲院不像一般有一排排整齊的座位。座位是有，卻亂數散開；而且有些還在動。

地板繼續朝他加速接近，他真的害怕起來失聲尖叫。然後某個力量開始把他慢下來，他又感覺到重力。椅子轉了一圈，海克華斯轉而往上看向水晶吊燈不規則的輝煌，然後加速度衝上了好幾G。之後一切又回復正常。椅子轉動使他再度回到水平，現象鏡變成非常燦爛刺眼的白光。視鏡腳對他猛灌白色噪音；但隨著音量減弱，他發現其實是鼓掌的聲音。

海克華斯什麼都看不到，直到他調弄介面回到較圖解示的戲院景觀。然後他判斷這地方坐了半成的觀眾，在他們機械化的椅子上獨立移動，有幾十個把他們的光筒對著他，因而造成了眩目的強光。他在舞台中央，是主要的焦點。他在想他是否該說什麼。目視鏡上寫了一個句子：女士先生們，非常謝謝你們讓我意外造訪。我們今晚為大家準備了一齣好戲……

海克華斯不知道是否自己該讀出這句詞。可是光筒很快從他身上移開，因為更多觀眾成員開始從水晶燈的星界如雨般落下。看著他們掉下來，海克華斯想起來他曾在遊樂園看過類似的活動：這也就

是高空彈跳罷了。只不過目視鏡拒絕讓他看到他那根彈力繩索，好在整個經驗上增加更多驚恐的顫抖。

海克華斯椅子上的扶手包括某種控制，可讓他在圓錐形劇場朝中心傾斜極陡的地板上移動。走路的人會覺得極難找到立足點，但椅子有強力的奈米馬達，而且能依斜坡校正。

這是個球狀圓形劇場。圓錐形地板被圓形牆所包圍，到處穿刺出不同大小的出入口。有的看起來是通風井，有些是私人包廂或技術控制室的孔穴，但最大的是佔了圓周四分之一的舞台前部，目前被大幕遮起。

海克華斯注意到最低最內部的劇場地面空無一物。他移動下斜坡，驚嚇發現他忽然腰以下浸入冰得痛人的水中。他把椅子轉到倒退，但椅子不聽使喚。「死在水裡！」小丑得意高喊，聽起來好像就站在那裡，不過海克華斯無法看到他。他找到方法解開椅子內建的束縛，掙扎上斜傾的地板，他的雙腳被寒冷腥臭的海水凍得僵硬。顯然整個三分之一地面事實上已落入水位之下而且朝海開放——又一項事實目視鏡懶得透露給他。

十幾盞燈又照向他。觀眾在大笑，甚至還有諷刺性的掌聲。大伙一起來呀，水很棒！目視鏡建議他說，但海克華斯再度拒絕唸詞。這些顯然不過是「劇中人」作家丟出來的建議，時效一過就在螢幕上淡出。

過去幾分鐘發生的事件——拿不下來的現象鏡，意外的高空彈跳，落入冰冷海水中——讓海克華斯陷入驚嚇之中。他強烈需要躲到哪裡去，甩掉這迷失感。他攀登上劇場的圓周邊，閃過偶而移動的椅子，被幾個對他個人故事特別有興趣的觀眾用聚光燈光線追蹤。在他之上有個洞口發出溫暖的

光，穿過那個洞，海克華斯發現置身在一個舒適的小酒吧，一面弧形窗子視野絕佳地看向劇場。多方面看來這裡都是庇護所；他透過目視鏡可看得很正常，他們似乎給他未被改動的現實影像。他跟酒保點了一品脫的烈啤酒，在窗邊吧台找位子坐下。大約在他吞下第三第四口時，他發現他已經向小丑的專橫屈服。跌落水中的經驗教導他除了相信目視鏡顯現給他耳目的，他別無選擇——即使他知道是假的——而且得接受後果。一品脫的烈啤酒慢慢溫暖起他的腿，放鬆他的心。他為了看戲來到這裡，而他也得到了一齣，沒理由要去對抗它；「劇中人」或許有鬼崇的名譽，但沒人控告過他們殺了觀眾。

水晶燈暗下來了。揮舞光筒的觀眾進入狂風翻捲火星的動態，有的推向高處，有的偏好水邊。隨著劇場光線黑下來，他們在牆壁和大幕間來回玩弄他們的光筒自我娛樂，創造出被上百彗星撕裂的啟示錄天空。溼黏、藻色、舌頭形狀的光從水面下照上來，升出水面時顯現成窄長的伸展舞台，有如亞特蘭提斯之復生。觀眾注意到它，把他們的聚光燈彈射向水面，在交互照射中捕捉到幾個深色微粒：十幾名演員的頭，慢慢升出水面。他們齊聲說出什麼，海克華斯發現他們是剛才看到的瘋子合唱隊。

「給我喝的，尼克，」他身後一個女人的聲音說。

「他們全都到手了？」管吧台的人說。

「一群笨蛋。」

海克華斯回頭看到說話的是穿魔鬼裝擔任「中西部地帶」嚮導的女子。她非常嬌小，穿一件黑色長裙，又一直開到骨盤，她有一頭美髮，厚密黑亮。她帶了杯麥芽啤酒到吧台，拘謹地把她魔鬼尾巴掃開，姿勢看在海克華斯眼裡無比動人，然後坐下。接著她釋放出爆發般的嘆息，頭垂在手臂裡一會兒，她閃動的紅頭角反映在弧形窗上像全寬車的尾燈。海克華斯手指交叉握著他的品脫，聞著她的香

水。下面合唱隊失控了，試著實現野心頗大的伯斯比·伯克來（Busby Berkeley）歌舞片舞蹈。他們表現出神奇的動作一致能力——這與鑽進他們腦裡的寄生體有關——但他們的身體僵硬、無力而且很不協調。不過他們無論做什麼，都帶著絕對的信念，這總是能讓舞蹈還可看。

「他們信了那套嗎？」海克華斯說。

「抱歉，你說什麼？」女人說，像隻鳥警覺地望上看，好像她不知道海克華斯在那裡。

「中西部地帶人真的相信醉酒駕駛的故事？」

「噢，管他的，」女人說。

海克華斯大笑，很高興「劇中人」的成員跟他說了真心話。

「那不是重點，不是嗎？」女人聲音低了下來，變得有些哲學。她在麥芽啤酒裡擠了一片檸檬汁，然後喝了口。「相信不是一個二元狀態，至少這裡不是。有人百分之百相信任何事嗎？你相信你透過這些視鏡看到的？」

「不，」海克華斯說，「此刻我唯一相信的是我的腿很溼，啤酒很好，還有我喜歡你的香水。」

她看起來有點吃驚，但不是不悅那類，不過她可沒那麼容易。「那麼你為什麼到這裡？你來看哪齣戲？」

「妳的意思是什麼？我以為我來看的就是這齣。」

「可是並沒有『這一齣』。這是整個像家族的群戲。互相交織的。」她放下啤酒，做出兒歌「這是教堂」第一段的手指動作（註：即雙手手指往內交纏，拇指向上，指尖接觸形成教堂屋頂）。「你看什麼戲是由你在看的影像傳訊來決定。」

「我好像沒法控制我所看到的。」

「噢，那麼你是演員。」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可笑的鬧劇演員。」

「可笑的鬧劇？形容不會有點重複？」

這話並不好笑，但她說得很詼諧，海克華斯禮貌地輕笑。

「聽起來你好像被刻意挑出來做演員。」

「真的？」

「好，正常狀況下我不會透露我們這行的秘密，」女人繼續低聲說，「不過，如果某個人被單挑出來做演員，通常是因為他們到這來別有目的，而不是為了單純的被動式娛樂。」

海克華斯一時結結巴巴，找了半天字才接下去說。「那個能——做得到嗎？」

「當然哪！」女人說。她從她的凳子起來移到海克華斯隔壁。「劇場不是幾個人在舞台上鬧來鬧去，對台下的牛群彈琴。我的意思是，有時候是這樣。但劇場可以有太多的可能——真的，它可以是人和人之間，或人和訊息間任何可能的互動。」女人現在變得異常熱情了，完全忘我。海克華斯光看著她就得到無窮的樂趣。她剛進來時，他覺得她的臉沒什麼特別，但隨著她放下防衛，說話時不再那麼意識到自我，她變得越來越美麗。「我們這裡跟一切形成一氣——接上整個資訊宇宙。真的，這是個虛擬劇場。舞台、佈景、演員、劇本全都不是焊接在硬體上而是軟體控制——只要稍做移動全都可以重新設定。」

「哦。所以這戲——交織的群戲——每晚都不一樣？」

「不是，你還沒聽懂，」她說，更加興奮。她伸手抓住他的前臂肘下，身體傾向他，迫切想要確定他能理解。「不是我們事先做出一套戲，然後第二天晚上重新調整變成不一樣。戲的變化是動態的而且在即時發生。戲是根據這一刻到下一刻的發生產生動力而自我重設——而且請你注意，不只是根據發生在這裡的事變化，卻是跟大範圍整個世界的發生在動。這是個智慧劇——有聰明才智的有機體。」

「這麼說，如果，譬如，在中國內部義和團和海岸共和此刻交戰，戰事的變化可能在某方面——」
「改變聚光燈的顏色或一句台詞——提醒你，不見得以任何簡單和決定論的方式——」

「我想我懂了，」海克華斯說。「戲裡的變數受到外在整個資訊宇宙的影響——」
女人用力點頭，對他很滿意，她的黑色大眼睛發亮。

海克華斯繼續，「就好像，舉例來說，一個人在任何時刻的心智狀態可能決定於他血液裡流動的無數化學元素的相對濃度。」

「對，」女人說，「好像你在酒館，一個吸引人的年輕紳士跟你聊起來很愉快，你說出口的話受到你喝進身體裡酒精量的影響，當然，也被自然荷爾蒙的濃度影響——當然，不是基於簡單決定論的方式——這些都是輸入質。」

「我想我比較理解你的意思了，」海克華斯說。

「把今晚的戲替換成腦，流動過網路的資訊用流過血液的分子替換，你就了解了。」女人說。
海克華斯有點失望她從酒館的比喻拉回，他覺得那很有直接的趣味。

女人繼續說，「缺乏決定論讓有些人認為這過程不過是手淫。但事實上這是力量強大到不可思議

的工具。有些人懂這一點。」

「我相信我懂，」海克華斯說，努力要她相信他真的懂了。

「因此有些人來這裡因為他們有所追尋——想要找到失去的愛人，假定啦，或者想明白為什麼他們生命中發生那麼可怕的事，或者世界裡為什麼有殘忍的事，或者他們為什麼不滿意他們的事業。社會從來沒法好好解答這些問題——這類是你無法查查參考資料庫就找到答案的問題。」

「然而這動態的劇場卻讓一個人與資料宇宙以比較直覺的方式接觸交流，」海克華斯說。

「你說的一點不錯，」女人說。「我真高興你懂了。」

「當我以前在做資料訊息時，我常常很模糊概略想過，像這樣的事會很令人渴望，」海克華斯說。「不過這超越了我的想像。」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

「是一位以前跟你們模糊有關的朋友推薦我來的。」

「哦？我可以請問是誰嗎？或許我們有個共同的朋友，」女人說，好像那會是件好事。

海克華斯覺得自己臉都紅了，他長嘆一口氣。「好吧，」他說，「我說謊了。不算我的朋友。是某位我間接留意到的人。」

「啊，我們這才說出真心話，」女人說。「我早知道你有什麼神秘兮兮的。」

海克華斯感到十分窘迫，不知該說什麼。他看著他的啤酒。女人盯著他，她的目光在他臉上有著舞台追蹤燈的熱度。

「所以你真的到這裡找什麼。對不對？找你無法在資料庫裡找到的東西。」

「我在找一個叫鍊金術士的人，」海克華斯說。

忽然間，一切變得大亮。女人朝窗子的側面像太空中探測飛船被太陽直射照得燦爛奪目。海克華斯不知怎麼，覺得這不是個新發展。他望出去看到觀眾幾乎全部都把他們的聚光燈對著酒吧，還有這個地方所有人都在注意而且聆聽他與這女人的全部對話。目視鏡調整了外觀的亮度而欺騙了他。女人看起來也不一樣了；她的臉回到她剛進來的樣子；海克華斯現在明白她在他目視鏡上出現的影像，是從他每次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時頭腦會嗡嗡作用的地方得到反饋，然後在對話中逐漸演化。

大幕拉開露出一面巨大的電子告示，從舞台上掛布景的空間降下：約翰·海克華斯在鍊金術士之追尋由約翰·海克華斯飾演他自己。

合唱隊唱出：

約翰·海克華斯太僵直

流露不出感情救他的命

惡劣的反響造成，換言之

他丟了工作還丟了太太。

因此現在他進行天殺的追尋

走遍全世界

獵捕鍊金術士

除了停下來追女孩的時候。

或許他會洗心革面

今晚好好做他的正事

精采的歷險記滿滿

奇妙的聲音和景象

讓我們開始吧，噢，駭客約翰

讓我們開始吧，開始吧。

海克華斯脖子被什麼猛烈一扯。女人趁他望出窗外時丟了一條套索圈住他的脖子，現在她把他像隻抗拒的狗拉出酒吧的門。她一走出門口，她的帽子像定時炸彈充氣爆炸，衣服裡內建的空氣噴射把她推向十二呎高的空中——她放鬆套索免得海克華斯在過程中被勒死。她像火箭引擎噴出的錐形火焰飛在觀眾上方，引導跌跌撞撞的海克華斯走下傾斜地板來到水邊。伸展舞台有幾座窄橋連到水邊，海克華斯成功爬上其中一座，感覺成百的光線照在他的肩上，好像燙到要點燃他的衣服。她帶他直接走過合唱隊中央，經過電子告示，過了後台區，通過出口，門在他身後砰地重重關上。然後她不見了。

發出柔和藍光的牆從三方圍住海克華斯。他伸出手接觸其一，結果被微微電擊。往前一步，他被什麼掠過地板的東西絆倒：一根乾骨，又大又重，比人的大腿骨還要大。

他從可讓他落腳的空隙前進，發現更多的牆。他被送進迷宮的中心。

他花了一個小時終於想通，用正常方法逃出去是沒有希望的。他根本沒試著想出迷宮的平面圖；而是，知道迷宮不可能大過這艘船，他採取最安全的權宜之計，在每個轉角總是右轉，這是所有聰明

的小男孩都知道會帶到出口的作法。但這次卻沒成功，他一直不明白直到有一次，他的眼角餘光看到一段牆面側移，閣起舊缺口，製造出新缺口。這是個動態迷宮。

他在地上找到一個生鏽的門門，撿起來朝牆丟過去。門門沒從牆上回彈，卻穿過牆落到牆後的地面上。原來牆不是真的存在，而僅是他目視鏡上的虛構之物。迷宮是資訊建成的。要逃離，他得入侵資訊。

他在地上坐下。管酒吧的尼克出現，無障礙穿牆過來，手上托盤放了另一杯烈啤酒，遞給他時還給了他一碗鹹花生。隨著夜晚漸深，其他人經過他的區域，跳舞唱歌決鬥爭吵做愛。沒一件與「海克華斯的追尋」有特別關係，看來也與彼此無關。顯然「海克華斯的追尋」（就像魔鬼女告訴他的）僅是在今晚同時同地上演的好幾個故事中的一個。

那麼這些到底與海克華斯的人生有什麼關連呢？還有薇恩娜又是如何跟這一切糾纏上？

當海克華斯想到薇恩娜，他前方一面牆滑到一邊，露出幾碼長的走廊。在下面幾小時中，他幾次注意到相同的事：一個想法出現腦中，一面牆移動。

以這方式當他的頭腦從一個思緒跳到另一個，他人也在迷宮中頓挫前進。地面確實往下滑，在某一點已把他帶到海平面以下；而且他也真開始感覺沈重的打擊噪音從鐵甲板上傳上來，可能是力量極大的引擎發出的重擊聲，然而據他所知這船並沒有在行進。他聞到前方海水，看到微弱的光透出海水表面，被海浪擊破，然後知道這艘的積水壓載艙裡有海底隧道網路，而擊鼓者在隧道裡。在他的理解裡，整齣戲不過是擊鼓者腦子裡演出來的虛構故事。而且可能還不是主要事件；可能只是下面的擊鼓者在他們集體意識裡流動的深層處理中的附帶現象而已。

一面牆滑開讓他清楚看見入水之道。海克華斯在水邊蹲了幾分鐘，聽著鼓音，然後站起來解開領帶。

他熱得不得了，混身大汗，耀目的光線照著他的眼睛，這一切都不符合置身水底的現象。他醒來看到頭上明亮的藍天，抓抓臉，發現目視鏡已沒了。薇恩娜穿著她的白衣裙在那裡，帶著憐憫的微笑看著他。地板打著海克華斯的臀，而且應該有一陣子了，因為他屁股帶骨的部份已經青紫擦傷。他發現他們在筏上，往回到倫敦碼頭；他混身赤裸，薇恩娜用一張塑膠蓋起他免得被太陽灼傷。幾個看戲的四散附近，消沈地互相依靠，完全消極，有如難民，或者像剛經歷畢身最精采的性愛，或極糟的宿醉。

「你大受歡迎，」薇恩娜說。忽然間海克華斯想起自己裸體混身滴水被遊行示眾走下伸展台，起立的觀眾波浪般的掌聲湧向他。

「追尋結束了，」他脫口而出。「我們要去上海。」

「你要去上海，」薇恩娜說。「我送你到碼頭，然後我要回去。」她引頸望出船尾。

「回到船上？」

「我比你更受歡迎，」她說。「父親，我找到了人生的召喚。我已經接受『劇中人』的邀請加入他們了。」



卡爾·好萊塢的駭侵。

好幾小時後，在角落座位的卡爾·好萊塢終於往後靠上生漆硬木椅背，雙手揉臉，用自己的鬚鬚搔搔自己。他在這茶樓坐了將近二十四小時，喝了十二壺茶，兩次叫來按摩師舒解緊張的背肌。下午的陽光從他身後的窗子照進來，隨著後面旁觀群眾四散而閃動。旁觀者越過他的肩頭被招待看了幾小時驚人的免費媒體演出，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戲劇上的輝煌成就，自動在卡爾·好萊塢頁面上浮動的電影視窗中從幾個不同的取鏡角度播放出來。由於旁觀者不懂英文，因此他們無法理解同時在頁面上流動的奈兒公主在銀狼王領土的冒險記；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又往內自捲，就像煙霧被隱形的氣流旋轉又吹散。

現在頁面一片空白。卡爾懶懶伸出一手擦起一張張頁面。這麼做只是讓他腦子在想事情時手有點事可做——不過在這一時刻也不算是在想事情，而是在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的黑暗迷宮中盲目地跌跌撞撞。

除了其他的活動之外，卡爾·好萊塢早就懷疑擊鼓者的網路是一個破解密碼的巨大系統。使媒體網路安全運作、資金安全轉移的密碼系統，它的基礎在利用極大的質數做它的神奇鑰匙。理論上，如果投下足夠力量運算問題，這些鑰匙是可被破解。但在任何層次的運算力，編碼總是比解碼容易；當電腦加速時，只要系統持續朝越來越大的質數進行，編碼者可永遠遙遙領先解碼者。

但是人類頭腦的運作不像數位電腦，卻會做出一些怪事。卡爾·好萊塢記憶中有個孤鷹，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巨大的數列一喚出，就可以在腦中加起來。在本質上，那本領不過是複製某項數位電

腦也可以做的計算。但是這個人還會玩的一些數字遊戲，卻是很難寫成程序讓電腦執行。

如果許多人腦一起聚集在擊鼓者的網路裡，或許他們有什麼辦法能在媒體空間不斷咆哮而過的加密資料風暴中，看出端倪，使得彷彿亂數的位元結合成意義。當年過來說服夢蘭達進入擊鼓者幽冥世界的男人，曾暗示這是可能的；透過他們，夢蘭達可以找到奈兒。

表面上看來，這會造成大災難，因為將破壞金錢轉移的系統。就好比當商業行為是用黃金交易時，有人竟想出如何點鉛成金——鍊金術士。

不過卡爾·好萊塢猜測這並不會造成什麼不同。擊鼓者只有在把自己包涵在一個完形的心理社會中，才能做這種事。有海克華斯的例子為證，一旦擊鼓者離開那完形心理狀態，他便與它失去全部關係。擊鼓者與正常人類社會的所有溝通都是在潛意識中進行，透過擊鼓者對「網路」的影響，透過出現在每個人在家玩的和高樓大廈外牆播出的互動情境中的各種下意識模式。擊鼓者能破解碼，卻無法用最顯而易見的方法換取利益，或者他們單純就是不想。他們可以點石成金，但對坐擁金山早已失去興趣。

不知何故，約翰·海克華斯比任何人更能在擊鼓者和維多利亞族之間遊走轉變。每一次越界，他似乎都隨身帶了什麼，像殘留在衣物上揮之不去的香味。禁用資料被他蹤跡一路拖曳出的微弱回音，在界線兩邊造成複雜且難以預料的反響，而海克華斯自己可能渾然不覺。幾小時之前，卡爾·好萊塢對海克華斯一無所知，當時「劇中人」裡的一個朋友提醒他注意，他才加入海克華斯在戲船黑色甲板上正在進行的故事。現在他似乎知道很多：海克華斯是【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的原作者，他和擊鼓者有很深的關係，超越任何單純的囚禁。在浪花下的日子，他不是僅僅在縱慾或吃著蓮花忘懷一切。

這一次，當赤裸的海克華斯混身冰海水從擊鼓者在壓載艙的大雜院出現時，他帶回了一些東西。他和一組用來認證某些實體的數字鑰匙一同現身：啟蒙瓊林、奈兒、夢蘭達，還有一個名號X博士的人。在他完全恢復意識之前，他把這些鑰匙交給了小丑，它剛巧在那兒把他顫抖喘氣的身體從水中撈起。小丑是個機械裝置，不過「劇中人」在演出過程中，夠意思地讓卡爾·好萊塢來控制它，同時為海克華斯即興編出不少專屬腳本和故事情節。

現在卡爾·好萊塢有了這些鑰匙，夢蘭達、奈兒，或者X博士，甚至海克華斯自己，為了一「網路」的運作，都是混在一起沒有分別。他們是四碼一組的數字列在幾行長欄之中，寫滿一整頁面。卡爾·好萊塢語示這一頁把自己折起，然後放進他外衣內側口袋。他可用這些資料解開一切的糾結，但那是另一夜的入侵行動了。鼻煙和咖啡因已經發揮了它們最大的提神功效。現在該回到旅館，泡個澡，睡一覺，為最後一幕做好準備。

啟蒙瓊林中，奈兒公主騎至銀狼王的城堡；城堡的景觀；巫師的召見；她取得凌駕銀狼王的最後勝利；被施了法術的軍隊。

奈兒公主朝北騎行，進入爆炸般的雷雨風暴。馬兒被炮火般的驚雷和閃電神秘的藍光，嚇得幾乎發狂，但奈兒用堅定的手和悅耳撫慰的聲音，策馬前行。堆堆白骨一路散佈，證明這條山路不是隨便遊蕩的地方，可憐的動物即使蜷縮石下依然滿心懼怕。據她所知，偉大的銀狼王甚至能控制天氣，他

準備了這場接待就為了試探奈兒公主的意志。

她終於登上山徑之巔，馬蹄開始在厚冰層上打滑的那一刻，冰也立即厚厚包覆上韁繩，壓上動物的鬃毛和尾巴。她慢慢走下之字形的道路，將高張狂怒的風雨置於身後，挺進叢林一樣密的雨雲中。幸好她在山腳下停頓了數天，把紫色的魔法書全部複習了一遍，在穿山夜騎中用上了所有紫紫教她的咒語：投射光明，選擇正確叉路，安撫動物，溫暖冰涼身體，激勵自己逐漸喪失的勇氣，偵測出在這種天候還蠢到冒險出來接近她的怪獸，以及打敗亡命困獸的攻擊。夜騎可能是魯莽的，但奈兒公主證明是這挑戰的對手。銀狼王想都想不到她會這麼過山。一如數天來的作法，他要等明天大風雨廓清後，再派出他的烏鴉斥候飛過山徑，降至下方平原去偵察她，然後牠們將帶回不好的消息：公主不見了！甚至銀狼王最好的追蹤者，都沒法從前一天的營地跟上她的路線，因為她極有技巧地佈下假陣，掩蓋起真正的蹤跡。

黎明時她已深入大森林。銀狼王的城堡建築在巍峨的林地高原上，四周山嶺環繞。她估計只剩數小時的騎程。遠離密碼員市場信差使用的大路，她在河邊一塊懸突的岩石下紮營，避開溼冷的風和烏鴉斥候的利眼，然後升起小小營火，煮了些茶和粥。

她小憩至下午然後起身，在刺骨的溪水中洗了澡。解開一路帶在身邊的油布包裹，裡邊有一套來回急馳於密碼員市場的信差服裝，還有幾本內含密碼訊息的書——是市場中不同鋪子發送給銀狼王城堡的真訊息。

穿過林子朝大路前進時，她聽到群馬蹄聲匆匆奔過，知道是第一批被風雨延誤的信差剛剛過了山徑。她等了幾分鐘，然後跟上他們。從密林轉上大路，她拉馬駐足了一會兒，心中驚嘆第一眼所見的

銀狼王城堡。

在她境外之域所有的遊歷裡，她從未見過可與這城堡比擬的。它的底部像山一樣寬廣，城牆直上雲霄。無數的窗子映出銀河雲光。巨大的柵欄護衛城堡，每個柵欄自成一座大城堡，但不是建築在石基上，而是雲朵上；原來銀狼王運用他的聰明，設計出一種方法讓建築物飄浮在空中。

奈兒公主策馬向前，因為即使在麻木中，她都感覺到城堡閃閃發亮的凸肚窗中，可能有人正從高處的一扇監視著大路。當她放馬朝城堡馳去，兩種思緒在她內心交戰，一邊覺得自己愚蠢，膽敢進攻這麼偉大的堡壘，一邊對銀狼王成就感到欽佩。黑色透明的模糊雲團在高塔和柵欄間慢慢流動，等奈兒公主漸漸接近，她發現原來是烏鴉兵團在進行軍事操練。牠們是銀狼王手下最接近軍隊的組織；因為其中一隻烏鴉，從她脖子上偷走十一把鑰匙時告訴她：

城堡、花園、黃金和珠寶

對像奈兒公主的傻瓜

象徵著滿足；

但銀狼王和他的烏鴉

培養機智的那一類，

一點一滴聚集起力量，

藏在無人知曉的地方。

銀狼王不是借著武力維護他的權力，而是靠著智巧；斥候是他唯一需要的軍隊，資訊是他唯一的

武器。

她疾馳下城門前最後數哩，心想不知她的背和雙腿能否撐到底，此時一道薄薄黑色蒸汽從一座飄浮柵欄高高在上的窄門中釋出，凝聚成透明球體，像顆下墜彗星朝她俯衝而來。她忍不住閃躲質量與動能的幻覺，不過，在她頭上咫尺近距，烏鴉雲團分成好幾小隊四處盤旋，然後從幾個方向進攻，朝她匯集，經過她時如此之接近，鼓翅形成的風把她的頭髮都往後吹。最後烏鴉重組成有秩序的陣容回至它們的柵欄，不曾回顧一眼。她顯然通過了檢查。當她到達雄偉的城門，門已為她打開，無人看守。奈兒公主騎入銀狼王城堡的寬闊大街。

這是她所見過最美好的地方。在這裡黃金和水晶不是藏在國王的寶庫中，卻用來做建築材料。綠色和生長的東西到處都是，因為銀狼王對自然的奧秘很著迷，派出代表到世界的盡頭帶回奇異的種子。銀狼王城市裡沿著大道兩邊的樹木，枝幹在方石上合抱成瑟瑟發聲的拱頂。樹葉的背面是銀色的，彷彿投下溫和的光，枝桠上滿是紅紅紫紫茶壺般大的鳳梨科果子，散出濃甜的香味，吸引了成群的紅寶石頸蜂鳥，而且水汁飽滿小小螢光蛙和蟲子棲息其中。

信差的路徑是由嵌在鋪石中打亮的黃銅片所標誌。奈兒公主隨著記號走過大道進入一個環繞城市的公園，再走上盤旋上中央突起地勢的街道。馬載著她朝雲朵前進時，她的耳朵一次又一次發出「啪」一聲；在路上每段弧彎她享受著下邊城市連綿不盡的風景，還有燦爛如星辰的浮懸柵欄，在那裡烏鴉斥候成群結隊爬升高飛，往往往返，從帝國各個角落帶回新消息。

她騎過一處銀狼王正在進行城堡的增建工程；沒有石匠木匠的雄兵大隊，卻僅僅建築工一人，魁梧的灰鬍子傢伙，口中噴著長細煙斗，腰帶上有一個皮袋。他來到工地中央，手伸進袋子拿出一個蘋

果大小的大種子，把它丟進泥土。等到這個人走回盤旋路時，一個閃亮水晶高桿已從土壤中伸出，長得高過他們的頭，像樹一樣分枝展開，在陽光中閃爍。等到奈兒公主轉過彎看不見它時，建築工正滿意地吐著煙，看著幾乎遮蓋起整片空地的水晶拱頂。

奈兒公主騎上盤旋路的長程中，目睹了這一件還有很多其他奇觀。雲層廓清了，奈兒發現她在各個方向都能看得極遠。銀狼王的領土位在境外之域的心臟地帶，而他的城堡又建在領土中央的高原上，所以從他的窗子他可以四面八方一路看到粼粼發光的海洋。奈兒慢慢攀升上國王城堡的核心碉堡，眼睛銳利地盯著地平線，希望能看到一眼那遙遠的小島，哈維在上頭的黑堡中日漸憔悴。但是遠處海上有許多島嶼，很難從山嶺峭壁中分辨出黑堡的高塔。

路終於平坦了，內轉穿入另一面高牆中另一個無人看守城門。奈兒公主發現自己置身在綠意盎然繁花盛開的庭園內，前面是國王的碉堡——一座高聳宮殿彷彿是從冰山般巨大的單一鑽石開採而出。這時太陽下落西沉，橘色的夕照點亮碉堡的牆壁，像碎裂的水晶碗破片到處投射出小小的彩虹。十幾個信差在碉堡門前站成一隊。他們把馬匹留在院子角落，那兒有水槽也供應馬料。奈兒公主也跟著做，然後加入了行列。

「我從未有這榮幸送信給銀狼王。」奈兒公主告訴排在她前面的信差。

「這將是你永遠不會忘記的經驗。」信差回道，他是一個黑頭髮留著山羊鬍的傲慢年輕男子。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排隊等候？在密碼員市場的鋪子，我們把書留在桌上就可以繼續上路了。」

好幾個信差同時轉身，不屑地瞧著奈兒公主。山羊鬍信差刻意控制他的笑意說道，「銀狼王可不是什麼坐在密碼員市場的小人物！這點你自己很快就會親眼看到。」

「可是他做決定的方式不是和其他人一樣？諮詢書中的規則？」

這句話讓其他信差無法控制笑了出來。山羊鬚用明顯嘲笑的口吻說，「如果是那樣，我們還需要一個王嗎？他才不從任何書裡找出他的決定。銀狼王造了一個功能強大的思考機器，『巫師版本零點二』，內有全世界所有的智慧。當我們把書帶到這個地方，他的侍僧們會進行解密，同時參考『巫師零點二』。有時『巫師』要花上幾小時才能做出決定。我建議妳面對偉大的機器時，要安靜而尊敬地等候。」

「我一定會這麼做。」奈兒公主回答。這個低階信差的魯莽不但沒讓她生氣反而覺得有趣。

隊伍穩定地移動。隨著太陽的橘色光芒消逝，夜幕下垂，奈兒公主注意到五彩光影從碉堡裡邊流動出來。每當「巫師零點二」在思考時，光影似乎就特別燦爛，其餘時間則落回小閃光。奈兒公主想從其他細節弄清楚碉堡裡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無數的切割面把光四散，朝各方向折射，因此她只能得到一些線索和片斷；想要調查銀狼王的內部聖所，就像試著記起遺忘夢境的細節一般困難。

山羊鬚信差終於出現了，他對奈兒公主最後假笑一番，提醒她要表現出應有的敬意。

「下一個，」侍僧用歌頌的聲音吟詠出，然後奈兒公主進入了碉堡。

五個侍僧坐在接待室裡，每一個人的桌上都高高堆著佈滿灰塵的舊書和長卷紙帶。奈兒從密碼員市場帶來十三本書，照著侍僧的指示，把書分給他們解碼。侍僧們不老也不年輕，而是在生命的中年，他們全都穿著白外套，上有金線繡出的銀狼王徽章。每個人脖子上也掛著一把鑰匙。奈兒公主等著，侍僧們把她帶來的書內容解碼後，用建在桌子上的小機器將結果打孔上一條條紙帶。

然後，在慎重的儀式下，十三條紙帶被捲起放上一個巨大的銀盤，由一個聖壇小童捧著。一對大

門忽然甩開，侍僧、小童，還有奈兒公主形成某種行列，齊步走進寬大拱頂的「巫師堂」，步下中間的長走道。

房間的另一端其實什麼都沒有。算是一個空蕩蕩的大空間環繞著精細複雜的機器和齒輪，前面一個小聖壇。這讓奈兒公主想起一個沒有布幕和風景的舞台。舞台邊站著一位祭司，年紀老一點，穿著更精緻的白袍。

等他們到了走道的盡頭，祭司機械性完成一段儀式，讚美巫師高超的特別功能，請求配合協助。當他說出這些字眼，燈光亮起機器開始轉動。奈兒公主注意到這間拱頂室其實不過是裡邊一個更巨大空間的前室，而那空間裝滿了機器：無數鉛筆心大小的窄小發亮棒子，放在很精確的矩陣格中，依照在整個地方運作的傳動軸所產生的動力前前後後滑動。所有的機械運轉時發出熱度，即使有風車那麼大的風扇唧入旺盛的冰冷高山氣流，房間還是十分溫暖。

祭司從盤子拿下十三卷紙帶的第一卷，送入聖壇上頭一個狹長開口。此時「巫師零點二」真正進入行動，奈兒公主發現她到此之前看到的各種喻喻運轉，不過是低度閒置狀態。上百萬個推桿雖然小，但同時把全體推動起來的力量卻有如地震。她可以感覺到震撼著碉堡堅固地板的傳動軸和齒輪箱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舞台四周燈光亮起，有些建入舞台表面，有些藏在圍繞舞台的機器裡。一個彷彿三度空間的立體光影在空舞台中央合併起來，奈兒公主大為驚奇。它漸漸形成一個頭，隨著機器轟轟又嘶嘶，細節一一出現，是一個光頭老人垂著白長鬚，他的臉在沈思中深深皺起。過了一會兒，白鬚子爆炸成一群白鳥，頭變成峭壁深嶺，白鳥圍著山成群環飛，接著大山噴出橘紅的岩漿，把整個舞台的體積逐漸充

滿，最後成了發出橘光的固體方塊。影像以這種方式，極其驚人地每隔幾分鐘從一個變幻成另一個。而整個過程中機器尖聲鳴叫，使得奈兒公主十分不安，她心想要不是曾經在圖靈堡見識過比這個簡單的機器運作，她可能轉身拔腿就跑。

終於影像還是消逝了，舞台又空了，聖壇吐出一段紙帶，祭司小心翼翼地折起，交給其中一個侍僧。在簡短的感謝禱文後，祭司把第二卷紙帶送入聖壇，整個過程又重新開始，這次的影像與前次不同但依然眩目。

就這樣帶子一卷接著另一卷。等奈兒公主習慣了巫師的噪音和震動，她開始欣賞起這些影像，覺得頗具藝術性——像是人創作出的，一點都沒有機器味。

但是巫師毫無疑問是個機器。她還沒有機會仔細研究它，但從她得自銀狼王所有其他城堡的經驗，她懷疑它就是又一個圖靈機器。

她對密碼員市場的研究，尤其是密碼員回應訊息的規則書，教導了她這機器再複雜也不過是個圖靈機。她到銀狼王的城堡就是為了找出是否國王也用圖靈般的規則回覆他的訊息。因為如果他真是這樣，那麼這整個系統、整個國度、整個境外之域，就僅是一個巨大的圖靈機器。同時，在她被關在圖靈堡的地牢中和神秘的公爵用鍊子互傳消息時，她就已確定圖靈機器不管多複雜，它就不是人。它沒有靈魂，不可能做人類做的事。

第十三卷紙帶子送入了聖壇，機器開始發出哀鳴，然後嗖嗖發聲，接著隆隆作響。出現在舞台上的影像，綻放出比之前他們所見的一切更瘋狂更異國的形狀。觀察祭司和侍僧的表情，奈兒公主發現連他們都大為驚奇；他們從來沒見過任何像這樣的影像。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影像變得破碎而奇

怪，僅是數學概念的體現，最後舞台完全暗下只剩偶而亂數彩光的閃動。巫師傾全力運作到高峰，所有人都覺得被困在一個力量強大的機器腹內，一會兒就會被撕成碎片。小聖壇男孩終於脫離他們從走道逃出去。不到一分鐘，待僧一個個照做，他們先慢慢後退離開巫師，到走道一半之處立刻轉身跑走。最後就連祭司也扭頭奔去。這時機器的軋軋聲升到高頻，感覺上彷彿一個劃時代的地震在發生，奈兒必須隻手扶著聖壇才能穩住自己。從機器後面發出的高熱有如鎔爐一般，奈兒看到深處有點點紅光，是一些推桿已經熱到發亮。

最後一切都靜止了。令人驚訝的寂靜。奈兒發現自己混身緊繃直挺挺站立。巫師內部的紅光暗淡下去。

白光從四面灌入。奈兒公主察覺出是從碉堡鑽石牆之外進來。幾分鐘之前還是夜晚，現在出現光，但不是白日之光；光來自各個方向，涼而無色。

她跑下走道打開通向接待室的門，但接待室不在哪兒。什麼都沒了。接待室不見了，在它之後的花園也消失，還有馬匹、城牆、螺旋路、銀狼王之城、境外之域。取而代之的僅是溫和的白光。

她轉身。巫師堂還在。

在走道盡頭她看到一個男子坐在聖壇上看著她。他頭戴王冠，脖子上掛著一把鑰匙——去黑堡的第十二把鑰匙。

奈兒公主踏上走道朝著銀狼王走去。他是個中年人，沙色的頭髮漸失色彩，灰眼睛，留鬍子，比頭髮的顏色深一些，沒特別修整。隨著奈兒公主接近他，他似乎意識到頭上的冠。他手伸上去，把王冠從頭上舉起，隨便扔到聖壇之上。

「很好笑，」他說，「妳偷偷放進除以零『/0』（a zero divide）混過了我所有的防衛。」

奈兒公主拒絕被他精心擺出的輕鬆態度吸引過去。她在幾步之外停下。「由於這兒沒有人能為我介紹，請讓我自我介紹。我是奈兒公主，圖靈女公爵。」說完，她伸出她的手。

銀狼王看起來有點窘。他從聖壇跳下，走向奈兒公主，親吻了她的手。「銀狼王聽候妳的差遣。」

「很高興認識你。」

「這是我的榮幸。對不起！我應該知道啟蒙瓊林會教導妳高尚的禮儀。」

「我不清楚你所指的啟蒙瓊林，」奈兒公主回道。「我僅是一名負有使命的公主，要得到去黑堡的十二把鑰匙。我注意到你擁有一把。」

銀狼王抬起他的手，掌心向上朝著她。「不必多說了，決鬥是不必要的。妳已經是勝利者。」他從脖子取下第十二把鑰匙，遞給奈兒公主。她微微屈膝從他那兒取過鑰匙；但就在鍊子從他指間滑下，他忽然緊緊握起，兩人因而經由鍊子連到一起。「現在妳的使命已經完成，我們可以卸去偽裝了吧？」他說。

「我很肯定我不了解你的意思，陛下。」

他一臉壓制住的惱怒。「妳來這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取得第十二把鑰匙。」

「還有別的吗？」

「以及了解巫師零點二。」

「哦。」

「看看它是否事實上是一部圖靈機器。」

「嗯，妳得到了妳的答案。巫師零點二確實是一個圖靈機——所有圖靈機中功能最強大的一部。」

「境外之域呢？」

「都是從種子長出來的。我發明的種子。」

「那麼它也是個圖靈機？全由巫師零點二所控制？」

「不是，」銀狼王說，「巫師負責管理，控制由我。」

「可是境外之域的所有事件都是由密碼員市場的訊息所控制，不是嗎？」

「奈兒公主，妳真是覺察敏銳。」

「那些訊息送到巫師這裡——僅僅是另一個圖靈機器。」

「打開這聖壇，」銀狼王說，指著一個大的黃銅面中央有個鑰匙孔。

奈兒公主用她的鑰匙打開鎖，銀狼王把聖壇的蓋頂朝後一掀。裡邊有兩個小機器，一個是用來讀帶子，另一個用來寫。

「跟我來，」銀狼王說，打開一組聖壇後地板上的活門。

奈兒公主跟著他走下迴旋梯進入一個小房間。連桿從聖壇下來到這個房間，最後終止在一個小控制器。

「巫師根本沒連上聖壇！它什麼都沒做，」奈兒公主說。

「噢，巫師做很多事。它幫助我紀錄事情變化，進行運算等等。但舞台上所有的那一套只是用來震撼普通人的把戲。每當訊息從密碼員市場傳來，我自己讀，自己回覆。」

「所以，奈兒公主，境外之域並不真的是個圖靈機器。它其實是一個人，說得確切點，好幾個人。現在它是妳的。」

銀狼王領著奈兒公主回到他碉堡的心臟地帶，帶她參觀了一回。最棒的地方是圖書館。他給她看編碼巫師零點二的規則書，還有其他的書解釋如何讓原子自行組建成機器、建築和完整的世界。

「要知道，奈兒公主，妳今天已經征服了這個世界；征服之後，妳會發現它其實是很無聊的地方。現在是妳的責任創造出新的世界讓其他人來探索和征服。」銀狼王手揮向窗外無垠的白色空間，之前曾矗立著境外之域。「那兒有足夠的空白空間。」

「你要做什麼呢？銀狼王？」

「叫我約翰，殿下。從今天起，我不再擁有王國。」

「約翰，你要做什麼呢？」

「我有自己的使命。」

「你的使命是什麼？」

「去找鍊金術士，不管他是誰。」

「有沒有……」

奈兒一時停下閱讀啟蒙瓊林。她的眼睛盈滿了淚水。

「有沒有什麼？」約翰的聲音從書中傳來。

「有沒有另一個人？在我追尋的路上一直陪著我的另一個人？」

「是的，是有這麼一個人，」約翰緘默，然後靜靜說出。「至少我一直感覺到她在這兒。」

「她現在在這裡嗎？」

「除非妳為她造出一個地方，」約翰說。「好好讀這些書，它們會告訴妳怎麼做。」

說完後，約翰，前銀狼王、境外之域的皇帝，在一瞬間光中消失。奈兒公主獨自一人留在灰塵滿佈的偉大圖書館裡。奈兒公主將頭埋入一本皮革裝幀的舊書裡，聞著豐富的書香。兩隻眼睛各流下一滴喜悅的淚水。但她充份控制住哭泣的衝動，而改去把書拿起來。

那些是魔法書，它們如此深深吸引奈兒公主，使她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天，完全忘了周遭環境；不過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境外之域什麼都沒剩下。不過一段時間後，她發現腳下有東西在搔她癢。她漫不經心俯下身抓一抓。一會兒後，癢的感覺又回來了。這一次她往下看，驚異見到圖書館的地板鋪滿了灰褐色厚地毯，到處灑著黑白斑點。

一片活生生移動的地毯。這其實是「靈鼠軍」。所有其他的建築、地方，還有奈兒公主在境外之域所遇見的生物，都是巫師零點二製造出來的虛構物件；唯有靈鼠顯然是個異數，獨立存在於銀狼王的陰謀之外。當境外之域消失後，所有阻擋靈鼠軍接近奈兒公主的障礙和屏障也跟著不見，一會兒功夫牠們就定出她的位置，然後朝牠們尋找已久的女皇匯聚。

「你們要我做什麼？」奈兒公主說。她從未做過女皇，不知道其中的協定規則。

命令頒下，分層傳達，靈鼠發出激動的吱吱合唱。地毯進入劇烈卻極有組織的運動，靈鼠群把自己整編成排、連、營、團，每一單位都有軍官指揮。一隻靈鼠攀上奈兒公主的桌腿，朝她深深一鞠躬，然後從高處吱吱發出口令。靈鼠群執行集合操練，退到房間的邊緣，排列出一個空盒子形，在地板中央留下一個大而空的長方形。

桌子上的靈鼠，奈兒授以女元帥的封號，跑到桌子四邊對不同的靈鼠分隊喊話，下達一長串命令。等女元帥結束後，靈鼠風笛手演奏起風笛，鼓手打起鼓，極尖銳的風笛音樂響起。

小組小組的靈鼠開始侵入空白區，每組移動到不同的點。當牠們一到指定位置後，個別靈鼠自我調整角度，好讓整體看起來呈現出一個字母。以這種方式，以下的訊息在圖書館地上寫了出來：

我們被施了魔咒

請求援助

參照書

「我將傾全力解除你們的魔咒。」奈兒公主保證；震耳欲聾的感激尖叫，從靈鼠軍無數小小的喉嚨發出。

所需的書不用很長時間就找到了。靈鼠軍散成分遣小隊，對付書架上不同的書。牠們在地上把書打開，一頁頁瀏覽，尋找相關的魔咒。一小時之內，奈兒公主注意到靈鼠軍中出現一條寬大開放的走廊，一本書像浮在地板上一英吋處，朝著她一路過來。

她小心地從靈鼠背上拾起背負過來的書，翻開來找到解除靈鼠魔咒的咒語。「很好，」她說，開

始讀出咒語；可是忽然間，激動的吱吱叫充塞空氣，所有的靈鼠驚惶四竄。女元帥爬上書頁，極其焦急地跳上跳下，兩隻前足在頭上前後揮動。

「啊，我明白了，」奈兒公主說。她拿起書走到圖書館外，仔細不要踐踏到任何一個臣民，跟著牠們一起出去，到之後廣大空蕩的空間。

靈鼠軍又一次展開嘆為觀止的集合操練，在空曠無色的平地上整隊成排、連、營、團；但這次行列佔了更多的空間，因為靈鼠特別遠遠間隔出人類手臂長的距離。有些排還得行軍——對牠們而言——很多里格的遠距，才能到達陣列的邊緣。奈兒公主利用這個時間隨意走動，視察行伍，練習咒語。

終於，女元帥上前，深深鞠躬，給了她大拇指朝上的信號，不過奈兒公主必須拾起這位小領袖，擠眼集中目力才清楚看到這手勢。

她走到陣列前方留給她的位置，打開書，說出這神奇的咒語。

猛烈的霹靂，狂風大作把奈兒公主颳倒地上。她往上瞧，頭昏眼花中看到自己被成百上千個女孩子組成的大軍所環繞，她們僅僅比她小幾歲。瘋狂的歡呼聲湧起，所有的女孩子劃一跪下，在狂歡的慶祝情景中，宣誓效忠奈兒女皇。



海克華斯在中國；拳民的掠奪；與X博士的晤談；特別的行列。

他們說中國人非常尊敬瘋子。當年義和團作亂的時候，有名西方傳教士，可能本身性格就不太穩定，再加上受困在斷垣殘壁中，時不時在包圍拳民和清兵的狙擊火力下急跑，耳中充斥自己同類在北京街上被活活燒死和折磨的慘叫，幾星期後他神經錯亂了，他走入一排排的圍攻者，毫髮無傷，他們還給他食物，恭敬待他。

現在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登記進住浦東「失落的仙境」（或計程車司機口中的香格里拉）頂層套房，他換上一件新襯衫，穿上他最好的背心，上面繫一圈金鍊，掛著他的戳印、鼻煙盒、短鍊和手錶電話機；再套上方便騎坐的燕尾服長外套。他的皮靴，黑色皮革和黃銅馬刺在香格里拉大廳由一名苦力手工打亮，這苦力態度之卑躬反而傲慢無禮，海克華斯懷疑他根本是拳民。新的小羊皮白手套；最後戴上他的圓頂常禮帽，已經去除苔痕，整理得乾乾淨淨，不過還是看得出飽經風霜。

當他過江至黃浦西岸，常見的飢餓農民和職業截肢者像海浪衝上平坦沙灘般湧向他，在這騎行雖然危險卻不到瘋狂地步，所以他們沒把他當瘋子。他的灰眼睛緊盯著燃燒中的供給線支柱，分界出海岸共和國日漸縮小的邊界，禮服的燕尾任他們拉扯，他對他們視若無睹。在不同時間，有三個年輕人，從他們黝黑皮膚和對現代防衛系統的無知，看得出非常鄉下，犯下大錯去抓他的錶鍊，因而被警告電流所電擊。其中一個不肯放手，直到手掌燒出焦味才平靜地慢慢把手撕開，朝上瞪著海克華斯讓他知道他並不在乎這點疼痛，嘴裡同時清晰高聲地說了什麼，造成一陣嗤笑在群眾中傳開。

騎行下南京路他穿過上海購物區的中心，現在夾道兩旁盡是黝黑乞丐，他們蹲踞在腳跟上，緊抓

著當做行李箱的鮮豔塑膠袋，小心來回傳遞煙屁股。他們頭上的商店櫥窗，支撐起的動態人形模特兒擺出姿勢展示最時新的海岸共和國風格。海克華斯注意到，這風格比十年前他最後一次走過南京路時所見要更為保守。女模特兒不再穿開叉的裙子，很多甚至不再穿裙子而改穿絲褲，或露得更少的長袍。有一個陳列的重心是一個父權人物，他靠在一个尊貴的台上，戴了頂朝冠，冠頂上一枚藍寶，顯示出是做官的。一個年輕學者向他鞠躬。台子四周，四組人形偶演示其他四種長幼尊卑關係。

所以現在做儒家很時髦，或至少政治正確。這個櫥窗是少數幾家還沒全被紅拳海報貼滿的。

海克華斯騎過幾世紀前伊拉克猶太人造的大理石花園，經過尼克森當年下榻的旅館，還有西方商人在後共產黨發展中，用來當灘頭堡的高樓內飛地，那段發展造就了海岸共和國骯髒的財富。他騎過體育館那麼大的夜總會；目瞪口呆的難民看著賭球賽的下注者在回力球大廳彼此衝撞；與大街相交的旁街裡精緻小店林立，有一條街賣的全是鱷魚皮精品，另一條是皮草，再下一條街是皮草；由一家家公司組成的奈米區，專門做訂做工程；蔬果鋪；一條死巷裡小販在小車上叫賣古董，有一個專賣朱漆盒，另一個賣著與毛澤東相關的粗糙工藝品。每當一切不再那麼密集時，他以為一定到了城市的邊緣，但他會碰到另一個邊緣城市的三層樓迷你商場，然後經過的景象又從頭來一遍。

不過隨著一日的進展，他真的接近了城市的邊界，而他還繼續朝西騎行。此時他顯然變成瘋子，街上的人開始帶著敬意看著他，避開讓路。自行車和行人越來越少，替換成重而快的軍方車輛。海克華斯不想騎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因此指示綁架者從次要道路中找出到蘇州的路線，繞一點路無妨。這裡是平坦的長江三角洲區域，僅高出水平面幾英吋。比道路還多的運河就像深入大腦組織的血管分枝，從黑而臭的土地中分叉延伸，運輸、灌溉、排水功能兼具。綿延的平原常被埋有某人祖先棺材的

小墳丘給打斷，高度剛好定期氾濫的淹水線之上。再往西走，田地中拔起陡峭小山，被植物披覆成黑色。在交叉路口的海岸共和國檢查站灰糊糊的，像房子大小的麵包霉塊，可見碎形防衛矩陣之濃密；海克華斯從肉眼可見和微小不見的氣流飛體所形成的雲霧中直視過去，幾乎無法分辨出在中央的重裝衛兵，他們背上散熱器引起的熱波，攪動著空氣中的懸浮物。他們沒找麻煩就讓他通過。海克華斯以為接下來到拳民佔領地的路上，會碰到更多的檢查站，但第一個竟是最後一個。海岸共和國沒有力量做到深入防衛，僅能集中在一度空間的警戒線。

檢查站之後一英哩處，在另一個小一點的交叉路口，海克華斯發現兩座臨時湊合的十字架，用剛砍下的桑樹做成，綠葉尚在小枝上隨風搖曳。兩個年輕白人男子被灰色的塑膠帶綁在十字架上，身體很多地方被燒焦，折磨遞增到開腸剖肚。從他們剪的髮型還有十分諷刺地留在脖子上的樸素黑領帶，海克華斯猜測他們是摩門教徒。一長串腸子從一個人的肚子流到地上，一隻瘦豬死扯不放。

他沒見到更多的死屍，但溼熱的空氣中到處可聞到死亡。他看到每條水道上支撐起一線黑色亂雲，起先以為是奈米科技防衛屏障網路，最後卻看清是肥大遲鈍的蒼蠅形成的自然現象。他因此知道如果微微左右牽扯綁架者的韁繩，指示它到運河岸，他會發現河裡滿是鼓脹的屍體。

通過海岸共和國檢查站十分鐘後，他騎過一個拳民營地的中心。拳民佔據了整個村莊，裡邊的矮小房舍是磚與灰泥所造。由於他不左看右看，因此很難估量營地的大小。一道長而直的燻灼痕跡橫跨地面，標示出燒燬的供給線位置，他跨過去時，幻想這是一道星際地圖繪製員在活地球上刻下的子午線。拳民大多打赤膊，穿著藍染褲，紅色肚兜在腰上打個結，有時頸子、額頭、上臂也繫上紅帶。他們不在睡覺、抽煙，即在練拳腳。海克華斯在他們中間慢慢騎過，他們假裝沒看到他，除了一個拳民

從房舍中拿刀衝出，口中殺殺高喊。得需三個同志才將他制住。

他騎到蘇州的四十英哩路程中，風景沒什麼大變化，除了溪變成河，池變成湖。拳民的駐紮地越來越大而且較密集。每當濃濁的空氣難得鼓起一陣微風，他可以聞到滯水溼黏的金屬味，然後知道他已接近太湖，或上海人發音的「太弗」。幾英哩外，灰圓頂從田地中升起，在一叢高房子前投下一層影子。海克華斯想那一定是當今天朝的大本營蘇州，小城籠罩在懸浮空中的保護層下，像名妓隱在半透明的蘇州絲光澤後。

在太湖邊附近他走上一條南至杭州的幹道。他定向綁架者朝北緩行。蘇州在主要道路沿線像藤蔓延伸出各種建設，因此當他越靠近他開始看到商場和連鎖店，現在已被摧毀、遺棄，或被難民接收。這些地方客源多半是卡車司機，有很多汽車旅館、賭場、茶館、快餐店。不過現在路上沒卡車奔馳了，海克華斯騎行在車道正中央，在他深色衣服下汗流個不停，他不斷喝著綁架者置物箱中的冰水瓶。

一個麥當勞標記橫倒在高速路上，像個巨大的關卡路障；把它攆到天空的柱子被什麼燒穿。幾個年輕人站在倒下的招牌前抽煙，海克華斯想通了，他們在等他。隨著海克華斯走近，他們踩熄了香煙，上前鞠躬。海克華斯微觸帽沿回禮。其中一個拿過綁架者的韁繩，在機器馬的情況，這純然是禮貌性動作；另一個請海克華斯下馬。兩名男子都穿著沈重卻靈活的連身衣，布料上有一條條纜線和管子，這是裝甲衣的內裡。只要把外層裝備一拍上，他們可以把自己改裝成作戰狀態的重裝士兵。更硬更重的外層想必放在順手可及的地方。他們紅色的頭巾證明拳民身份。海克華斯是少數外族人仕在與拳民遭遇時，拳民居然沒拿著武器朝他殺殺高叫奔來，看到他們比較隨性的樣子他覺得很有意思。他像軍人一樣，很有尊嚴、正式、自我控制；完全沒有海岸共和國同齡男孩流行的惡意瞄人和竊笑。

海克華斯穿過停車場走向麥當勞，一個士兵保持在禮貌的距離尾隨他，另一個幫他開門，室內一道乾冷空氣迎面而來，海克華斯愉快地嘆了口氣，衣服織紋中的悶熱感開始解除。這地方受到輕微的毀損。他聞到櫃台後一股冷卻的病房式油脂味，原來裝油脂的容器翻倒地上，凝結塊有如雪花。油脂已被搶劫者刮走得差不多，海克華斯看得出女人手指留下的平行痕跡。這家店依「絲路」主題佈置，清晰的聲光流晶屏描繪出從這兒到古代終點西班牙卡迪斯之間的奇妙風景。

X博士坐在角落的包廂裡，在濾過紫外線的涼快陽光下，容光煥發。他的官帽上有金線繡出的龍樣，身著一件華麗的織錦袍。袍子在脖子部份很寬鬆，袖短，海克華斯因此看到之下重裝軍的內裡。X博士在打仗，他從蘇州城內的安全範圍內出來，必須對攻擊隨時做好準備。他從一個麥當勞特大號杯子啜飲綠茶，杯子帶有當地風格，綠色大葉子圍著熱水杯如雲翻卷。海克華斯脫帽，依維多利亞禮節鞠躬，以目前的狀況，這態度十分合宜。X博士回禮，當頭前傾時，海克華斯看到他冠頂的珠子，紅色，最高階級的顏色，但是珊瑚做的，代表他是二品官。如果是紅寶石他就會是一品大官。以西方的說法，X博士約莫等同次要閣員或三星將軍。海克華斯推測這是允許與蠻夷交談的最高官階。

海克華斯隔桌子在X博士對面坐下。一個年輕女子從廚房跟著絲拖鞋走出，為海克華斯送上一大杯綠茶。看著她碎步走開，海克華斯微微一驚，發現她的雙足不到四英吋長。現在一定有更好的作法，或許是在發育期控制跗骨的生長，而且可能一點都不痛。

從這一例子，海克華斯也終於第一次明白，十年前他做對了。

X博士在觀察他，也可能在讀他的心思。這似乎讓X博士陷入沈思。他默默不語，凝視窗外，偶爾喝口茶。海克華斯剛騎完長程，可以接受。

X博士終於開口，「在這十年的刑期裡，你可曾學到了什麼？」

「好像是如此，但我很難把它拉上來。」海克華斯說。

海克華斯的說法對X博士而言可能太口語化。為了解釋他的話，海克華斯翻出一張十年前的名片，上有X博士的動態印章。看著老漁夫把龍從水中拉出來，X博士忽然明白，會心一笑。這可是流露了不少情感——假定是真情的話——不過年紀和戰事使得他不在乎了。

「你找到了鍊金術士了？」

「找到了，」海克華斯回答。「我就是鍊金術士。」

「你什麼時候發現的？」

「最近。」海克華斯說。「然後，忽然間我全懂了——我把它拉上來了。」他模仿捲線軸把魚釣上的動作。「天朝的奈米科技遠遠落後日本和亞特蘭堤斯。拳民總是能燒燬蠻夷的供給線，但這個舉動只會把農民推入貧窮的深淵，使人民更想要外國貨。因此你們決定靠發展『種子科技』朝蠻夷躍進。一開始你和第二階國族以色列、亞美尼亞、大塞爾維亞合作發展，但事實證明他們很不可靠。一次又一次你們小心建立起的合作網均被『協定執行』所分散。」

「不過在這些失敗之中，你們第一次和詭碼會接觸。你們顯然把他們看成另一個三合會——一群卑鄙要陰謀的人。然而，詭碼會卻和一個更深更有意思的組織相連，就是擊鼓者社會。以詭碼會荒唐淺薄的西方觀點，是無法全面理解擊鼓者集體心智的力量。但你立刻看出來了。」

「啟動種子計劃你唯一需要的是一個奈米科技工程師理性分析的頭腦。而我完全符合。你像撒種一樣將我丟進擊鼓者社會的沃土，我的知識在他們中間散播，瀰漫他們的集體心智，同時他們的思想

也傳入我自己的潛意識。他們類似變成我頭腦的延伸。多少年來，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埋頭解答問題。

「後來，就在我即將完成工作時，我在『協定執行』的上司把我拉出來。我差一點做完，但還是沒完成。」

「你的上司發現了我們的計劃？」

「他們要不是一無所知，就是什麼都明白卻假裝不知情，」海克華斯說。

「可是現在你一定全都告訴他們了，」X博士口氣輕到幾乎聽不到。

「如果我回答那個問題，你將沒有理由不殺了我。」海克華斯說。

X博士點頭，倒不見得是承認海克華斯的說法，而是對海克華斯令人佩服的諷刺思路表示同情——好像海克華斯在一連串無功的幾手棋後，忽然在圍棋坪上取下一大片領土。

「因為發生在女孩們身上的事，有人在鼓吹那個課程，」X博士說。

海克華斯聽到這話非常震驚，腦中一陣昏眩，太過自覺說不出話來。「啟蒙瓊林被證實有用？」他終於問道，努力讓自己聽起來別太笨頭頭。

X博士大大露齒而笑。只一會兒，情緒像躍出水面的一大鯨，立刻潛入表面之下。「啟蒙瓊林一定對某些人有幫助，」他說。「我的看法是，我們不該救這些女孩的。」

「人道行為怎麼可能是錯誤？」

X博士仔細思量。「比較正確的說法是，雖然拯救她們是為善，但是以為她們會被好好培養成人，卻是個錯誤。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將她們個別養成，因此我們靠書來教導她們。但培養一個小孩

的唯一適當方法是在家庭裡。先哲早跟我們說過，而我們沒聽他們的話。」

「總有一天這群女孩子裡會有人選擇遵循先哲之道，」海克華斯說，「在那時，就可以證明當初你做的決定是很有智慧的。」

X博士似乎真的從來沒這麼想過。他回去凝望窗外。海克華斯感覺到女孩們和啟蒙瓊林的事至此結束。

「讓我開誠布公，」X博士在沈思中啜了幾口茶後開口，「你不會相信我這麼做的，因為外族人的腦海裡以為我們從不直接把心裡話講出。但或許你遲早會了解我話中的真意。」

「種子幾乎完成了。你離開後，種子的建造慢下很多，遠超過我們的期待。我們以為擊鼓者在這十年，吸收了你的知識，沒有你也該能完成未竟的工作。但是你腦子裡有某種東西，是你這麼多年做學問所獲得的，這卻是擊鼓者，如果他們曾經擁有過，所放棄的。除非擊鼓者走出黑暗，在光明中度生活，他們是無法把那找回來。」

「我們和海岸共和國的戰爭到了關鍵的時刻。現在請你幫助我們。」

「我不得不說，我完全難以想像在這時刻幫助你們，」海克華斯說，「除非對我的種族有利，而我並不認為有任何可能。」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以完成建造種子，」X博士執意說。

只有數十年壓抑情感的訓練才能使海克華斯忍住沒大笑出來。「先生。你見多識廣而且學問淵博，對種子科技這個主題，你一定知道女王陛下政府，以及『共同經濟協定』的立場。」

X博士一隻手抬離桌面幾吋，掌心朝下，在空中倏然一攪。海克華斯知道這是有錢的中國人用來

嚇退乞丐，或在會談時表示別人胡扯的手勢。「他們大錯特錯，」他說。「他們不了解。他們從西方的觀點來看種子。你們的文化，還有海岸共和的文化，組織極差。對秩序不知尊重，對權威不知尊敬。秩序必須由上執行，要不然天下大亂。你們不敢把種子給你們的人民，因為他們會用來製造武器、病毒、自己設計出藥物，然後破壞秩序。你們靠控制『供給』來維持秩序。但在天朝，我們有紀律，我們尊敬權威，秩序深植在我們腦中，因此家庭有倫理，村里有秩序，國家有綱紀。在我們的手裡，種子不會有害。」

「你們為什麼需要它？」海克華斯問。

「我們必須要有科技才能活下去，」X博士回答，「但我們必須將科技和我們的『體』結合。」

海克華斯乍聽以為X博士指的是茶。但博士開始在桌面寫出那個字，他手的動作熟練而優雅，織錦袖子在塑膠桌面磨擦出綽綽聲音。「『用』是事物外在的顯現，『體』是之下的本質。科技是『用』和特定的『體』相關連，也就是——」博士這在頓了頓，很明顯是在約束自己別用歧視名詞如蠻夷或鬼佬。「也就是西方的，與我們完全不合。幾個世紀以來，從鴉片戰爭時期開始，我們努力吸取科技之『用』而沒有引進西方之『體』。但這是行不通的。就像我們的祖宗開放港口給西方人，就得接受鴉片之毒；我們也沒法接受西方科技而不接納西方思維，這已變成我們社會的瘟疫。結果是幾世紀的混亂。為了結束這個狀態，請給我們種子。」

「我不了解為什麼種子對你們有幫助。」

「種子是根源在中國之『體』的科技。我們靠種子延續了五千年，」X博士說明。他的手揮向窗外。「變成停車場之前，這裡都是稻田。稻米是我們社會的根基。播種的農人，是儒家四民中地位最

高的。先哲有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當『供給』從亞特蘭堤斯和日本傳來，我們不再需要耕種，因為米現在來自物質組合爐。這毀掉了我們的社會。當我們的社會以農耕為本時，這社會真符合先哲所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但在西方之『體』下，財富不是來自美德，卻來自機巧。因此長幼尊卑的關係錯亂。失序，」X博士懊恨地說，然後目光從他的茶看向窗外點點頭。「停車場和失序。」

海克華斯靜默了一分鐘。影像又進入了他的腦海，這次不是快速掠過的幻覺，而是中國自外國『供給』的束縛解放後，茁壯成熟的景觀。他以前看過這個景象，甚至曾經幫忙創造。這是任何鬼佬永遠不會目睹的——在未來「種子紀元」的天朝。農民在他們的田地上忙碌，即使旱潦災期大地依然豐收：糧食是當然，還有很多不常見的植物、藥用水果、比天然品種強韌千倍的竹子，以及生產出合成橡膠和小球乾淨安全燃料的樹木。晒得黑黑的農民帶著他們的農產品秩序井然地來到大市場，在沒有霍亂和紛爭的乾淨城市裡，那兒的年輕人個個是有禮而負責的學者，所有的長者都受到尊敬和照顧。這是一個大約有整個中國大的互動模擬，海克華斯可能會迷失其中，也可能真的陷了進去不知有多久。不過，最後他閉上了眼睛，把影像消逝。喝幾口茶，他將理性的頭腦喚回主導。

「你的理論不是沒有道理，」海克華斯說。「謝謝你讓我從另一角度看事情。我回上海的路上會仔細想想這些問題。」

X博士送他到麥當勞的停車場。室外的熱氣一開始很愉快，像放鬆身體的熱水澡，不過海克華斯知道很快他會覺得自己要淹死其中。綁架者慢慢踱來，曲起腿，讓海克華斯輕鬆上馬。

「你心甘情願幫助了我們十年，」X博士說。「你命定要做種子。」

「胡說，」海克華斯說，「我並不知道整個計劃的性質。」

X博士微笑。「你心知肚明。」他從袍子的長袖中拉出一手，朝海克華斯搖搖手指，像寬容的老師假意責罵一個聰明卻淘氣的學生。「你做這些事不是為了報效你的女王陛下，而是為了滿足你自己的本性。約翰·海克華斯，我了解你的本性。對你而言，智巧本身就目的，你一旦看到一種做事的聰明辦法，你就一定要去做，就好像水在堤防裡找到一條裂縫就非得穿過去，漫到另一邊的土地。」

「再會，X博士，」海克華斯說。「你明白雖然我對你個人非常尊敬，但對你目前竭力在做的事，我實在無法致上我的祝福。」他觸帽示意，朝另一邊深深彎身，迫使綁架者調整一下姿勢。X博士回禮，海克華斯又看到他的珊瑚頂珠。海克華斯催促綁架者朝上海出發。

他現在循著一條比較朝北的路線，沿著從大都會放射出的眾多高速路中之一條行進。騎了一段時間後，他清楚意識到一個聲音，已經在他感知範圍的外在邊緣掃動了一陣子，一種沈重、遙遠、快速的鼓聲，可能比他心跳快上兩倍。當然，他第一個想到的是擊鼓者，他還想到附近運河去探查，看看是否他們的殖民地已把觸手深入到如此內陸。不過，後來他北望穿越幾英哩的平原，看到一串長隊伍朝另一條高速路行去，是往上海前進的深色徒步行列。

他看到自己的路線將與他們會合，因此催促綁架者慢跑步前進，希望在交叉路口被這個難民行列壅塞前先過去。綁架者輕易超越他們，但還是沒用。當他到達交叉路口，發現隊伍的前鋒已佔據了路口，設下路障，禁止他通過。

控制路口的小隊是由幾十個十一、十二歲的女孩子組成。她們顯然是用武力從人數較少的拳民手

中奪下這個目標，現在拳民手腳被塑膠繩網綁躺在桑樹蔭下。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女孩在防守，武器多半是削尖的竹棍，不過也看到一些刀槍。其餘的四分之一在休息，她們在路口附近盤坐成一個圓圈，喝著剛煮滾的熱水，專注地看著書。海克華斯認出這些書，全都一樣，以大理石玉裝幀，不過每本書被多年來的貼紙，塗寫，還有裝飾而個人化。

海克華斯發現有幾個女孩，四個一組，騎著自行車一路跟在他後面。這些騎車警衛現在超過他，回到了自己的團體。

他別無選擇，只得等待整個行列通過再前進。鼓聲越來越大，直到鋪路跟著每一打擊而震動，綁架者腿部內建的吸震裝置啟動，在鼓節上微微收縮。另一批先遣部隊通過：海克華斯很容易算出她們的總數是二百五十六。一營四排，每排四班，每班四隊，每隊四個女孩。先遣隊伍由這樣一個營組成，非常輕快的急行軍前進，可能要在主要隊伍之前先進攻下一個主要的交叉路口。

終於，主要的隊伍通過了。以營為單位，腳步劃一同時踏地。每營扛有數轎，每幾分鐘從四個女孩的小隊傳給下個小隊分擔工作。這些不是豪華的肩輿，而是臨時用竹子和塑膠繩搭成，再用餐廳舊塑膠裝潢剝下來的材料做成座墊。坐在轎上的女孩和其他的沒什麼不同，除了可能大個一、兩歲。她們也不像軍官，既沒下命令也沒佩帶特別徽章。海克華斯一直不知道她們為什麼坐轎，直到他看到其中一個把腳交跨膝上，脫去她的拖鞋。她的足有缺陷，比別人的短了幾吋。

不過其他所有坐轎的女孩都埋首在她們的啟蒙瓊林。海克華斯取下夾在錶鍊上的小光學發明，是個十分有用的奈米望遠兼顯微鏡。他從一個女孩的肩頭望過去。她在讀一個小奈米科技發明的圖表，一步步做著海克華斯多年前寫的課程。

隊伍移動得比海克華斯所擔心的要快得多；她們像活塞一樣快速走下高速路。每營有一面旗子，是用床單臨時畫成的普通旗幟。旗上有營碼，還有海克華斯熟悉的徽章，因為在啟蒙瓊林中那徽章的地位很重要。他計算總共有兩百五十六營，六萬五千人；她們從他身邊疾行而去，不顧一切奔向上海。

啟蒙瓊林中，奈兒公主回到黑堡；哈維之死；書中書和種子書；奈兒公主尋母記。
跨海堤道的摧毀；奈兒落人拳民之手；她逃脫卻身陷更大危險；獲救。

奈兒公主可以運用她偉大追尋中獲得的所有力量來挖掘哈維之墓，或者讓魔咒解除的靈鼠軍來完成，但她都覺得不適合。因此她用一把在黑堡外屋上找到的生鏽舊鏟子做工具。土地乾而多石，多刺灌木叢的樹根像血管滿佈，而且鏟子不只一次觸到古代骨骸。奈兒公主用淚水軟化堅土，從早到晚挖了一整天，直到穴底和她的頭齊高才放慢下來。然後，她進入黑堡內一間小屋，哈維在那死於肺結核。她小心用細緻的白絲裹起他枯萎的身體，背負出去到墓地。她在漁夫小木屋那邊的蔓生花園內找到怒放的百合花，因此在墓穴哈維四周放了一大片百合，還有一本小小孩的故事書，是多年前哈維給她的禮物。哈維不識字，很多夜晚他們在黑堡的庭園圍著火光坐下，奈兒從書中讀故事給他聽。她想他可能會樂意帶這本書去任何他現在要去的地方。

墓穴很快就填滿了；鬆土不只填滿洞口還隆起。奈兒在長形小土堆上面放了更多的百合，標示出哈維安息之地。然後，她背過身，走進黑堡。西方天空在染色的大理石壁上映照出幾抹鮭肉色的光，她猜想從高塔上她選做書房的房間，她會看到美麗的落日。

她爬上宛轉在黑堡最高塔內潮溼霉臭的長長樓梯。在塔頂裝了直欄窗可以全方向瞭望的圓形房間，奈兒把探索中收集來的書全都放在這裡，包括紫紫送她的禮物，藍鵲王和她第一個征服的仙子王圖書館，還有更多來自精靈宮庭、圖靈城堡，以及她一路自很多隱密的圖書館或寶藏所發現或掠奪來的書籍。當然，再加上銀狼王全部的圖書館，汗牛充棟的數目，她甚至都還沒時間瀏覽。

有太多的事要做了。所有的書必須為解除魔咒的靈鼠軍裡每一個女孩子做出副本。境外之域消失了，奈兒公主要重新創造。她要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本偉大的書，讓年輕的女孩子讀。還有，在她跨過空無一物的大海回到黑堡的長途旅程中，她最後一件未竟的追尋不斷纏繞她的心——她要解開自己來源之謎。她想找到她的母親。即使在境外之域毀滅後，她依然感覺到世界上另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一直在那兒的人。銀狼王也確認了這一點。很久以前，她的繼父，那位好心的漁夫，從人魚之中接受了她；那麼人魚又是從哪兒得到她的呢？

她懷疑一定得從收藏在圖書館裡的智慧才能找到答案。她首先促使目錄的建立，從她和夜之友早期冒險中最早得來的書做起。同時她在城堡大堂裡設置了一個寫字間，上千名女孩在長桌上製作所有書完整的副本。

銀狼王的書大部份是關於原子的奧秘以及如何把原子合在一起製成機器。當然，所有的書都是魔法書；圖片會動，你可以問它問題，也得到答案。有些是給初學者的課本和習題本，奈兒公主花了幾天的時間研究這門藝術，把原子組成簡單機器，然後觀察機器運作。

接下來是一大套裝幀一致的書冊，內容是參考資料：一本是上千個套筒軸承的設計圖，一本是用推桿製作計算機的方法，還有一本有關能量儲存發明。所有的書都是互動的，因此她可以應用它們設

計出符合她自己規格的東西。接下來還有更多的書介紹把這些物件組成系統的基本原則。

最後，銀狼王的圖書館有幾本國王親手寫成的書，內有他最偉大傑作的設計。這些書裡，最好的兩本是「書中書」和「種子之書」，非常華麗的畫冊大小書籍，有奈兒公主大手般那麼厚，用漂亮的皮革裝幀，上面燙金的細線交織出複雜的圖案，沈重的黃銅鎖扣將書閤住。

「書中書」上的鎖可以用奈兒公主從銀狼王得來的鑰匙打開。這點在她一開始探索圖書館時就發現了，但書打得開內容卻看不懂，直到她研究了其他的書，學會了這些機器的奧秘後才豁然開朗。「書中書」包含製作一本給少年講故事的魔法書所有的步驟，如何依照小孩的需要和興趣修改——如果必要的話，還可以教他們閱讀。這部作品極為艱澀複雜，奈兒公主僅先略讀，她知道要融會貫通各項細節，可能要投下數年的研究。

「種子之書」上的鎖卻無法用銀狼王或奈兒公主手中任何鑰匙降服，而且由於這本書是用一原子一原子做成，因此比任何可滅物質都要堅硬，也不可能打破開啟。奈兒公主不知道這本書內容是什麼；但封面上有一個嵌入的圖案，是一顆帶條紋的種子，就像她在銀狼王城裡看到生成水晶亭閣的蘋果大小種子，清楚預示了這本書的目的。

奈兒張開眼睛，單肘撐起自己。啟蒙瓊林落下閤起，從她的腹部滑到床鋪上。她讀著書睡著了。

女孩們躺在她四周的上下鋪平靜呼吸，散發出肥皂的味道。這讓她也想躺回去睡下。但不知什麼原因，她單肘撐著醒來。某個直覺告訴她，她必須起來。

她坐起來，把膝蓋縮到胸前，從床單之間拉出她睡袍邊，然後旋身，無聲落地。她的赤腳領著她靜

悄悄走過一排排的上下鋪，進入樓層角落的小休息室，平時女孩們會一起坐在這裡，喝茶，梳頭，看陳年被動劇。休息室現在沒人，燈關著，角落的窗子展露出廣大的全景觀觀：朝東北看，新舟山和本、印度斯坦租界的燈光，離岸邊幾公里遠，以及浦東的偏僻地區。眼前盡是浦東鬧區，飄浮的聲音流晶摩天大樓，像聖經裡的火柱。西北方是黃浦江，上海，近郊，還有之後被摧毀的茶絲區。那兒沒再看到火光，供給線已被燒至城市的邊緣，拳民在邊界停踞，找方法突破已經七零八落的保安矩陣。

奈兒的目光被水面吸引。浦東市區有著人類發明中最壯觀的都會夜景，但她發現自己總是越過夜景，看向黃浦江，或者更北的長江，或者望向新舟山外太平洋的弧彎。

她想起來她做了個夢。她因為夢中發生的事醒來，而不是被外在的紛擾吵醒。她非得記住那個夢；不過，當然，她無法做到。

僅有幾個片面印象：女人的臉，一個美麗的年輕女人，好像戴了王冠，但看起來有點泥濘，好像經過湍急的水。有什麼在她手中閃爍。

不，是在她手的下方搖晃。一件珍寶吊在金鍊上。

會不會是把鑰匙？奈兒無法喚回印象，但直覺告訴她，確是。

還有另一個細節：有一面閃閃發光的莫名物體，一次、兩次、三次在她面前經過。黃色的，織有重覆的圖案，是由一本書、一個種子和多把十字形鑰匙所組成的徽章。

金絲布。多年前人魚把她帶給她繼父時，她就是以金絲布裹起。從這塊布她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她是個公主。

夢中的女人，被水中漩渦遮掩，一定是她的母親。這場夢是一段她喪失的孩提記憶。在她的母親

把她送給人魚之前，她給了奈兒公主一把穿在鍊子上的金鑰匙。

奈兒倚著窗框棲坐窗沿，她打開啟蒙瓊林，一路回翻到最前面。依然以相同的老故事開場，只不過現在用更成熟的文體說出。她讀到她的繼父是如何從人魚之中得到她，一讀再讀，列出更多細節，問問題，喚出細節繪圖。

就在其中一幅繪圖中，她看到它：她繼父帶鎖的箱子，不起眼的厚木箱綁著生鏽的鐵帶，和一個沈重的老式掛鎖，平時收在他的床下。在那木箱裡他保存了金絲布，可能，還有那把鑰匙。

翻頁到後面，她看到一則早遺忘的故事，在她繼父失蹤後，她壞心的後母帶著有鎖的箱子到海邊高崖上，把箱子用力投進波濤，毀去奈兒公主皇家血統的一切證據。她並不知道她的繼女正從灌木叢中看著她，那兒是每當繼母發怒時她常把自己躲起來的地方。

奈兒翻到【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最後一頁。

奈兒公主朝海邊懸崖走去，她在黑暗中小心選路，仔細不讓睡袍擺鉤到多刺灌木，這時她有一種十分特別的感覺，好像整個海洋變得微微發光。從塔上她的圖書館的直櫺高窗，她常注意到這個現象：她以為一定是海浪在反射月亮和星星的光輝。但這一夜多雲，天空像一個黑瑪瑙雕出的大碗，沒有光從天上穿雲而下。她看到的光一定是從海下發出來的。

謹慎到達懸崖邊，她發現她的猜想是正確的。大海——世界上的恆量——她嬰兒時來自的地方，境外之域從銀狼王種子生長出的地方，同時也是境外之域溶解之處——大海是活的。自從銀狼王離開後，奈兒公主認為自己在這個世界裡全完孤身一人。但現在她看到波濤下的光之城，然後明白她

的孤單是她自己的選擇。

「『奈兒公主雙手握住睡袍裙擺，拉高至頭，讓冷風流過她的身體，將衣服帶走，』」奈兒唸，「『然後，深深吸口氣，閉起眼睛，她腿一屈，縱身跳入空間。』」

她正讀到點亮的海浪是如何朝她湧上，忽然間房間裡充滿了光亮。她望向門，心想誰進來打開了燈，但房間裡只有她一人，而光是在牆上閃爍。她頭轉到另一個方向。

跨海堤道的中央一段已經變成了一個爆出自光的球體，往黑夜猛擲它冷暗物質的大理石化覆蓋物。球體膨脹直到好像幾乎佔據了新舟山和浦東海岸線之間地帶，不過此時顏色已從白色深沈到橘紅，爆炸在水面擊出頗大的彈坑，發展成蒸汽和噴沫的環形波浪，在海面上輕鬆擴散，有如隨身光筒照出的弧光。

組成跨海堤道主要物質的巨大供給線，殘段被炸射入天空，再從夜空中像時針翻轉下落，轉動的緩慢說明了它們奇大無比，下落運動造成的陣風使燃燒益加猛烈，投射出黃色硫磺火光籠罩城市。亮光畫出一對極大的水蒸汽柱從跨海堤道的南北方海洋升起。奈兒悟到拳民一定是把日本的和印度斯坦的「供給」同時爆掉。所以義和拳現在有了奈米科技炸藥；從他們嚐試用幾個氫氣筒燒燬黃浦江上的橋起，他們可演進了一大段路。

衝擊波拍打窗子，驚醒幾個睡夢中的女孩。奈兒聽到她們在寢室私語。她心想是否該去警告她們浦東對外已經被切斷，拳民最後的進攻開始了。不過，雖然她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但從她們說話的語氣她已了解得夠清楚：戰事的發展她們既不驚訝，也不會不高興。

她們都是中國人，只要穿上那民族的保守裝束，對剛好經過的任何官員保持一定的敬意，她們就能變成天朝的子民。等拳民一進入浦東，毫無疑問這就是她們會做的。她們中間可能有人會吃點苦、被監禁，或被強暴，但一年內她們都將溶入天朝，彷彿海岸共和國從未存在過。

可是如果內地的新聞傳訊是真的，在拳民厭煩了強暴她後，他們會慢慢把奈兒燒灼凌遲至死。最近幾日她常看到中國女孩們小撮小撮講話，偷偷瞞她；她心中不禁起疑，她們其中可能有人早知攻擊將至，因此做了安排要把奈兒獻給拳民以示忠誠。

她把門打開一條縫，看到兩個女孩拿著一段紅色聚合體帶子，躡足走向奈兒平時睡的地方。

等她們潛入奈兒的寢室，她立刻跑下走廊到電梯口。等電梯時，她感到從所未有地害怕；女孩小手持殘酷紅帶子的景象，不知為什麼，比拳民拿刀還讓她心裡產生恐懼。

寢室傳出尖聲騷動。

電梯鈴聲響起。

她聽到寢室門砰地推開，有人跑過走廊。

電梯門開了。進入大廳的一個女孩看到她，高聲發出海豚般的鳴叫通知其他人。

奈兒進入電梯，擊下大廳鈕，緊摀「關」不放。那個女孩想了一下，接著往前跨步止住電梯門。更多女孩跑過大堂。奈兒一腳踢上女孩的臉，她耳輪流血旋開。電梯門開始關上。就在雙門扇在中央要閤上時，從細縫裡她看到其他跑來的女孩中，有一個朝牆上的按鈕躍去。門關了。暫停。門又滑開。

奈兒已做好自衛姿勢。如果她得把女孩一個個打死，她真的會幹。但她們沒一個衝進電梯。反而，帶頭的往前一步拿什麼對準奈兒。啪地一聲，奈兒身腹被針刺，幾秒後她感到手臂無比沉重，下

半身下墜，頭直不起來，膝蓋打結，她努力也睜不開眼睛。就在眼睛閉起的那一刻，她看到女孩們朝她過來，帶著高興的微笑，紅帶子高舉。她們用紅帶子把她綁起時，奈兒全身麻痺，但意識卻非常清晰。她們慢慢、很有一套、完美地綁住她；這是她們生活每天都在做的事。

下面幾小時的折磨屬於純粹實驗和初步的性質。為時不長，也沒造成永久性傷害。這些女孩是靠不留傷痕的網綁和虐待為生，那也是她們唯一知道的。當領頭的想出把香煙擠上奈兒面頰時，這個舉動全然新奇，而且讓其他女孩驚愕得一時說不出話。奈兒察覺大多數女孩對這類事無法忍受，僅是想把她交給拳民來換取天朝的公民資格。

拳民大約在十二小時之後陸續到來。他們有的穿保守的上班西裝，有些穿大樓保安隊制服，還有的看起來彷彿要帶女孩子出去跳迪斯科。

他們到達後，每個人都有事要幹。顯然在叛變開始認真進行時，這個套房會變成某種執行總部。他們用運貨電梯運上補給，好像花很長時間打電話。抵達的人每小時增加，直到平夫人的套間接待下十幾到二十幾個人。其中有些人又累又髒，立刻到上下鋪躺下睡覺。

奈兒有點希望他們要去做什麼就趕快動手，讓事情趕快過去。但很久什麼事也沒發生。在第一批拳民到達時，女孩們帶他們去看奈兒，她被她們塞到床下，躺在自己的尿液裡。拳民領導用光照了照她的臉，然後就轉身走了，毫無興趣。好像他確認女孩對革命付出了心力後，奈兒就不再有什麼意義。

等時候到了，奈兒猜想這些男人會對她肆意行動；這類非常態作戰男性，故意與文明社會裡的女性柔化影響切斷，對不幸落到他們手中成為俘虜的女性，行使他們所稱「非常徵用權」。為了讓這個前景不那麼吸引人，她採取極端手段把她整個人抹上她體內自然代謝出的惡臭排泄。但大多數拳民都

忙得很，等一些邇過的步兵類到達時，平夫人的女孩們迫不及待在這方面提供服務。奈兒思索這些士兵發現自己紮營在妓院，難免來到時會有所期待，同住者如果讓他們失望是很不智的。

奈兒進入世界尋找她的命運，這就是她找到的。她比平時更強烈明白馬希真女士話中的智慧，有關世界充滿敵意，以及隸屬力量強大種族之重要；所有奈兒的聰明才智，經過一生密集訓練累積而成的廣博知識和技術，在面對一小群有組織的農民時，一點意義都沒有。目前的姿勢讓她很難入睡，而在意識裡穿入穿出，時不時置身幻覺式的清醒夢境。不只一次她夢到巡官一身重裝前來救她；當她完全返回意識狀態，發現她的頭腦欺騙了她，這痛苦比任何折磨能加諸她的還深刻。

最後她們受不了床下的臭味把她拖了出來，一路留下半乾的體液污跡。從她被逮已經三十六小時。女孩中為首的，就是把香煙按到奈兒臉上的那個，割掉紅帶，連同奈兒的髒睡袍。奈兒的四肢無力跌到地上。為首的帶了一條偶然用在客戶身上的鞭子，一直抽打奈兒直到血液循環恢復。這個景象吸引了一群拳民兵士擠入寢室圍觀。

那個女孩逼奈兒四肢爬行到管理室，拿出水桶和拖把。然後命令奈兒清理乾淨床下的髒亂，頻頻檢查又抽打她，很明顯是在作勢演出西方有錢人指揮可憐狗僕的諷刺劇。在第三第四次擦洗地板後，目的變得很清楚，這既是為了娛樂士兵也是為了衛生。

接著又回到了管理室，在那兒奈兒再度被綁起，這次用輕型警用束縛。她被留在地上，在黑暗中，赤裸而骯髒。幾分鐘後她的所有物，幾件女孩們不喜歡的衣服和一本她們不能讀的書，被丟進來給她。

等她確定帶鞭的女孩走遠了，她對啟蒙瓊林說話，叫它製造光。

她看到在後面地上有一個大的物質組合爐，女孩們有需要時用它來製造較大的物件。這個建築物可見是和海岸共和國的浦東「供給」連接，因為跨海堤道被爆燬後，它還能提供「供給」的服務；而且如果這個地方被切斷，拳民可能不會費勁把基地設在這裡。

每隔幾小時左右，一個拳民會進入管理室，要物質組合爐製造些什麼，通常是簡單的大批物質像口糧。兩次在這類情況裡，奈兒遭到她懷疑是無可避免的侵害。被暴行加害時，她閉起眼睛，知道不管這類人對她裝載靈魂的容器做出什麼，她靈魂本身距離他們的掌握是那麼高潔而遙遠，一如明月超脫原始部落巫師的憤怒咒語。她試著思索頭腦中，在啟蒙瓊林協助下，正在設計的機器，思考齒輪要如何嚙合，軸承要如何旋轉，推桿的邏輯要如何程序化，能量要怎麼儲存。

管理室的第二夜，在拳民幾乎都去睡覺，那晚物質組合爐的使用已結束，她指示啟蒙瓊林把她的設計上載到物質組合爐的記憶體，然後往前蠕行，用舌頭按下「開始」鈕。

十分鐘後，機器高叫一聲釋放了它的真空容器。奈兒再用舌頭打開門。一刀一劍平放在物質組合爐底。她把自己轉過來，一點一點小心移動，深深呼吸以免自己被傷口痛得嗚咽出來，這痛楚來自她身上最敏感脆弱的部位，也是最被逮住她的人所蹂躪的地方。她束縛在背後的雙手伸出，抓住刀柄。

從走廊傳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有人一定聽到了物質組合爐的輕鳴，以為開飯時間到了。奈兒在這當口不能急躁；她必須謹慎。

門打開了。是其中一個有軍階的拳民，大約等同上士。他用光筒照亮奈兒的臉，然後吃吃笑起來，打開頂燈。

奈兒的身體擋住他的視線看不到物質組合爐，但顯然她是想從那拿什麼。他可能假設不過是食物

而已。

他往前隨便踢了踢她的肋骨，然後抓住她的上臂，要把她從物質組合爐前拉開，這動作使她手腕痛得眼淚迸出流下面頰。但她緊緊握刀不放。

拳民往物質組合爐裡瞧，他吃了一驚，也恐怕還要多吃幾驚。奈兒調整刀，使刀刃只碰到束縛間的連結，然後觸動「開」的開關。成功了；刀刃之緣像奈米鋸一樣活了起來，剪指甲般一下子切開連結。奈兒同一動作把刀帶到身體前方，砍入拳民脊椎底部。

他口都沒開就跌到地上——他沒感覺任何疼痛，也感覺不到他腰以下的身體。在他還能評估狀況之前，她已把刀插入他頭顱底座。

他穿著普通農民裝束，藍染褲和背心。她換上他的衣服，然後從拖把割下一條帶子把頭髮綁到後面，再用寶貴的一兩分鐘專心伸展四肢。

接著她刀插腰帶雙手持劍出現走廊。轉過轉角，剛從洗手間出來的男子被她一劍劈成兩半，劍勢力道持續，在牆上劃下一道深口。這次攻擊放出驚人大量的血，奈兒盡快拋至腦後。另一個男子在電梯廳看守，聽到聲音前來查看，她很快削了他幾劍，採取學自納彼爾的招式。

電梯現在被某種中央系統控制，也可能被監看；她沒按電梯廳的鈕，卻在門上切出一個洞，劍收入鞘，爬出去攀上升降梯井中的梯子。

她逼自己慢慢而小心下降，每當升降梯走過，她把身體平平壓在梯子橫階上。等到她下去了可能有五、六十層樓時，整棟大樓甦醒了；所有的電梯不斷上上下下，每次經過她，她都聽到裡邊男人激動說話聲。

幾層樓下光線灌入升降梯井。門被強制打開。幾個拳民小心伸頭出來，上下查看，光筒照這照那。在他們之下幾層樓，更多的拳民撬開另一扇電梯門；但他們得趕快收頭進去，因為一輛往上的電梯差點砍掉他們的腦袋。

她原來想像平夫人在接待一批與其他不相統屬的拳民小隊，但狀況現在很清楚，幾乎全棟建築都被拳民佔領。這麼看來，整個浦東可能已是天朝的一部份。奈兒比她憂心的還要更孤立無援。

在下方光筒往上照射的光線裡，她手臂皮膚泛出粉紅帶黃的光澤。她沒犯下朝下看向那眩目光芒的錯誤，而且也不必；下邊拳民興奮的聲音告訴她自己已被發現了。一會兒功夫燈光消失，一輛上升電梯此時插進奈兒和看到她的拳民之間。

她想起哈維和他的伙伴在老家樓裡玩的電梯衝浪，估量這一刻是開始練習的好時機。當電梯朝她上升，她躍離梯子，努力給自己足夠的向上衝力以跟得上電梯的速度。她重重落上電梯頂，因為它移動得遠比她能跳得更快。她的腿被震倒，身子往後傾，手臂像鬥九教她猛拍下去好用拳頭和前臂吸收衝擊，而不是用她的背。

電梯裡傳出更多激動的說話聲。突然間梯頂的檢修門被下頭紮實一踢，脫離門框，飛到空中。一個人頭從開口伸出，奈兒一刀插下。那個人跌進電梯裡。沒必要等待了；情況已演變成暴力運動，奈兒必須利用。她翻身腹貼地，兩腳用力朝下一蹬穿入開口，旋身下至電梯，著地時糟糕地踩到屍身，搖搖晃晃靠一膝站立。她下來時下巴尖嚙到檢修口的邊而咬到自己的舌頭，因此一時有點恍惚。一個身形嶙峋頭戴黑色瓜皮帽的男子就在地面前，他伸手掏槍，她一刀刺入他的喉頭正中，然後碰到身後的人。她一躍而起旋身，充滿恐懼，刀子已準備好再次進攻，卻發現一個比她更害怕的男子，身穿藍

色工作服，站在電梯控制面板旁邊，手臂舉到面前尖叫。

奈兒退後一步，放下刀尖。這個人穿的是大樓維修人員的制服，顯然是從原來什麼崗位被抓來負責控制電梯。奈兒剛殺掉戴黑皮帽的人，是叛軍中低階官員，要他親自摠電梯鈕太有失尊嚴了。

「繼續走！往上！往上！」她說，指著屋頂。她最不樂見的是他在平夫人的樓層停住電梯。

那個男子連忙鞠了幾次躬，在控制板上做了什麼，然後回過來對奈兒討好地微笑。

身為海岸共和國公民擔任維修工作，他知道些英文，而奈兒懂點中文。「下邊，拳民？」她說。

「很多拳民。」

「一樓，拳民？」

「對，一樓很多拳民。」

「街上，拳民？」

「拳民，街上軍隊打仗。」

「在這大樓附近？」

「拳民在這大樓，還有到處。」

奈兒注意看電梯的控制板，四行緊密排列的按鈕，用顏色區分功能，綠色是購物區，黃色是住宅區，紅色是辦公區，藍色是工程區。藍色工程樓多在地下，但有一層在頂上數下來第五層。

「大樓辦公室？」她問，指著它。

「是。」

「那兒有拳民？」

「沒有，拳民都在下面。但屋頂有拳民。」

「到那兒去。」

等電梯到了頂樓下來第五層，奈兒要那個人把電梯固定，然後爬到梯廂頂將馬達破壞使電梯保持在那。她又落回電梯裡，儘量不看屍體也不聞流滿梯間的血和其他體液，門開後，液體流出落下升降梯井。不要多久一切都會被發現。

不過她還有點時間，她唯一必須做的是決定如何利用。管理室有個物質組合爐，就像奈兒用來做武器的那種，她知道她可用它來製造炸彈，然後在大廳置詭雷。不過拳民也有自己的炸彈，大可以把大樓最高幾層轟個天國降臨。

從這點來想，他們可能在地下室某個控制室裡，注意大樓「供給」網路的流量。用物質組合爐立刻宣布了她的位置；他們會關閉「供給」，然後慢而小心地過來捕她。

她快速在這些辦公室轉了一圈，衡量一下她的資源。從最好的辦公室套間的全景觀景窗望出去，她看到浦東街上的新態勢。很多根基與外國「供給」相連的摩天大樓現在一片黑暗，除了幾處火舌從一些破碎的窗口噴出，在千呎下的街道上投下原始的照明。這些建築物幾乎都經疏散，因此地面上擠滿了遠超過街道可容納的人數。緊繞著這個大樓的廣場被拳民打樁圍起一排柵欄，所以沒那麼擁擠。

她找到一個沒有窗的房間，裡邊幾面聲光流晶牆上播映著令人不解的拼貼影像：花朵、歐洲大教堂細部、神道寺廟、中國山水畫、放大的昆蟲和花粉粒、印度千手女神、太陽系行星和衛星、伊斯蘭世界抽象圖案、數學方程式圖表、男女模特兒大頭照。這些之外，唯一的物件是立在房間正中央的大樓模型，大約奈兒的身高。模型的外皮是聲光流晶體，如同建築物的外皮，目前呈現的是（她假定）

響應建築物外面正在放映的：多半是廣告屏，不過顯然有拳民來過，他們在廣告上掃過塗鴉。

在模型頂上放了一隻尖筆——一端是尖的黑棍子——以及一個調色板，上有色環和其他控制。奈兒拿起這兩件東西，用筆尖觸碰調色板色環上的綠色區，在模型表面畫過去。一道綠色發光的線條隨著尖筆的路線出現，破壞了一個飛船系列的廣告屏。

不管奈兒在僅剩的時間裡要採取什麼行動，有件事她可以在這裡又快又輕易地完成。她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某種直覺告訴她可能有幫助；或者可能只是一種藝術衝動，想做出什麼可以比她活得更久，即使僅多個幾分鐘。她先消去摩天樓高層所有的大廣告屏。然後她用原色畫出簡單的線條圖：一面藍色的盾牌，裡邊的徽章上有紅白色畫出的一本書，交叉的金色鑰匙，還有一顆褐色的種子。她使影像在摩天樓一百層到兩百層之間的每一面展示。

接下來她努力想出離開這個地方的辦法。可能屋頂有飛船。上面一定有拳民看守，但或許偷襲與突襲並用她可以制服他們。她用緊急逃生梯走到上一層，然後再往上，再上。兩層樓之上，她聽到派在那的拳民衛兵彼此說話和玩麻將的聲音。許多許多樓層之下，她聽到更多的拳民一層一層爬上樓梯搜尋她。

她正在思考下一步時，她上面的衛兵被他們無限電粗厲傳來的命令蠻橫打斷。幾個拳民激動大叫衝下樓梯。奈兒困在樓梯間，準備好在他們朝她來時襲擊他們，但是他們全都跑到頂樓朝電梯廳而去。一兩分鐘後電梯來了，把他們帶走。奈兒等了一會，注意聽，再也沒聽到從下逼近的小隊。

她爬上最後幾階樓梯，現身大樓屋頂，新鮮空氣還有發現屋頂空無一人讓她心情一時愉快起來。她走到屋頂邊緣，往下注視幾乎半英里之外的街道。路對面一棟死氣沈沈的摩天大樓黑窗上，她看到

奈兒公主徽章的鏡像。

過了一兩分鐘，她注意到下方遠遠街上有什麼類似衝擊波的一路慢速前進，每幾分鐘掃完一條街。在這麼遠的距離很難分辨出細節，它是極有組織的步行團體，穿著一樣的暗色衣服，從混亂的難民群中輾行，逼著驚惶的蠻夷湧向拳民的柵欄，或朝兩側報廢大樓大廳擠去。

這景象讓奈兒愣住了幾分鐘。之後，她剛好瞄到下面另一條街上，相同的現象也正在發生。她在屋頂上快速繞了一圈。總之，有好幾行列朝奈兒站立的大樓基座無情前進。

終於一列隊伍突破最後一股阻擋難民，到達了奈兒大樓底下環繞的寬廣露天廣場，在那兒與拳民防線對峙。隊伍在這點忽然停止，等了幾分鐘，重整陣容同時等候其他行列趕上。

奈兒原來以為這些行列可能是拳民的增援部隊，他們往這匯集，是因為這樓很清楚預備做最後進攻海岸共和國的總部。但情況很快明朗，這些新來者有別的目的。在幾分鐘近乎完美的無聲中，難忍的緊張對立結束，隊伍忽然在沒聽到的信號下，爆發進入廣場。當他們從小街流入廣場，他們分散成多尖角隊形，以職業鑽探隊的準確性調整自己，然後戰壕震天地衝向忽然間慌亂無組織的拳民。當這喊叫反響兩百層樓傳入奈兒耳中，她感覺自己的頭髮都站了起來，因為這不是成年男子低沈饑渴的吼叫，卻是上千個年輕女孩猛烈的激情，正如集中的風笛高音，尖銳而刺耳。

是奈兒之族，前來救她們的領袖。奈兒腳跟一旋，跑向樓梯。

等到她到達地面層，不是太明智地一頭衝入大樓大廳，女孩們已攻破幾處牆壁，湧向剩下的防禦者。她們四個一隊行動。最大的女孩會衝向一個對手，手拿尖頭竹棍直指對方心臟。當這人的注意力這般吸住，較小的兩個女孩從他兩側包抄，同時各抱一腿，一起把他抬起離地。第四個動作最快的女

孩此時早繞了一圈，會從後面用刀或別種武器直插入受害者之背。奈兒親眼看到五六次這種戰鬥法的應用，沒有一次失敗，女孩也僅受到些淤傷和擦傷。

有一刻她突然瘋狂驚惶以為她們要用相同的方法對付她；但她被抬起來後，前後無人攻擊，倒是更多女孩從各方衝來，她們要投入自己小小的力量，成就她們最重要的目的——把奈兒高高舉在空中。即使最後餘下的拳民還在大廳的角落和隱蔽處被迫消滅，奈兒已被她的小姐妹們抬在肩上了。出了大樓前門進入廣場。那兒近十萬名女孩——奈兒沒法算出所有的團隊——彷彿被神聖的魔棒點到，一致屈膝，獻出她們的竹棍、綁在棍上的刀、鉛管和雙截棍。她軍隊師團的臨時指揮站在最前方，連同她的臨時國防部長、國務部長和研究發展部長，她們朝奈兒鞠躬，不是中國式也不是維多利亞式，而是她們自己發明在兩者之間的禮儀。

奈兒理當舌頭打結不知所措，但她沒有。一輩子第一次她理解為什麼她被放在這個世上，而且對她的位置感到自在。前一刻，她的生命是無意義的天折失敗，而下一刻一切都有了燦爛的意義。她開始說話，字從她的口中湧湧而出好像她在唸啟蒙瓊林的書頁。她接受靈鼠軍的效忠宣示，褒揚她們勇敢的行為，手臂揮過廣場，掃過她小姐妹的頭，揮向成千上萬來自新亞特蘭堤斯、日本、以色列和所有其他外族的受困寄居者。「我們首要的任務是保護這一切，」她說，「我要了解這個城市以及其中所有人的狀況。」

她們想要抬起她，但她跳上廣場的石地，大步離開大樓，走向她的隊伍，靈鼠軍側開讓路。一身染著自己和別人血漬的樸素農民衣服，截斷的束縛吊掛手腕，將軍和部長跟在身後，從擠滿浦東街道的飢餓懼怕難民中，洋蠻公主帶著她的書和劍，穿行而過。

卡爾·好萊塢散步到江濱。

卡爾·好萊塢被耳鳴吵醒，面頰灼痛，原來一吋長的厚玻璃碎片插進他的肉裡。當他坐起來，他的床鏗鏘發出撞擊噪音，擺脫碎玻璃的沈重負擔後，毀去的窗子呼出的惡臭接著吹過他的臉。老舊旅館有其魅力，但也有不利的地方——譬如窗玻璃是古董材料做成。

幸好某個老懷俄明直覺讓他前晚把靴子放在床邊。他把兩隻靴子倒過來小心摸索，確定沒碎玻璃後穿上。他再穿好全套衣服，收妥東西，然後走到窗邊望出去。

他的旅館離黃浦江很近。遙望河對岸，襯著黎明前靛藍的天空，他看到浦東大片大片的漆黑，只有少數連接本地「供給」的建築還亮著。在河這一邊的情況沒那麼簡單。上海跟浦東不同，經歷很多戰事因此特別堅強。這城市有非常多的秘密能源，老柴油發電機，私有「資源泉」和「供給」，水箱和貯水槽。在香港上海銀行集團的影子下，人們照舊養雞來吃。上海比浦東更禁得住拳民的攻擊。

但身為白種人，卡爾·好萊塢可能一點都禁不起。他最好還是過河到浦東，和其他外族一起。

從這兒到水濱只有三條街；但由於這裡是上海，這三條街充滿別的城市三英哩長的複雜狀況。拳民會是主要的問題；他已聽到街上沸騰而上的「殺！殺！」叫喊。用隨身光筒從陽台的鐵條照出去，他看到很多拳民，在毀掉外國「供給」後勇氣百倍，暴露出他們的紅肚兜和頭巾到處跑來跑去。

如果他不是一百九十八公分高的藍眼睛，或許他會喬裝成中國人偷偷摸摸到水濱，即使那樣也可能不成功。他在衣櫥中翻找，拉出他的防塵大外套，長度幾乎掃到他的腳踝。這外衣可防子彈以及多數的奈米射彈。

有一件他丟在衣櫥架上沒打開的長形行李。聽到不安狀況的報導，他特別未雨綢繆隨身帶了這些歷史文物：一把有刻紋的槓桿式槍機點四四來福槍，配有低科技鐵製照門；還有一把留做最後一手的柯特連發左輪。這些是過於輝煌的武器，實在是因為他很早以前就把沒什麼歷史或藝術價值的槍都處理掉了。

旅館內部傳出兩聲槍響，離他很近。過了一會兒，有人敲他的門。卡爾裹起防塵外套，以防有人決定射穿門。他從門上的窺視孔看出，十分驚訝竟是個白髮留著翹八字鬚的盎格魯族紳士，手持一把半自動手槍。卡爾昨天在旅館酒吧遇見他，這個人此時在上海是想在淪陷前理清一些公事。

他打開門。兩位男士短暫對望。「有人會以為我們到這參加古董武器大展。」紳士透過他的八字鬚說，「呃，非常抱歉打擾你，不過我想你或許想知道旅館裡有拳民。」他用槍指了指走廊。卡爾伸頭出去，看到一個大廳服務生四肢攤開死在一扇打開的門口，手還抓著把長刀。

「我剛好已經起身了，」卡爾·好萊塢說，「想到江濱散個步。願意同行嗎？」

「十分樂意。我是史賓塞上校，皇家聯合部隊，已退休。」

「卡爾·好萊塢。」

他們走下防火梯，史賓塞殺了兩個旅館員工，他根據不明理由認定他們是拳民。卡爾對兩事件都存疑，直到史賓塞扯開他們的襯衫露出紅色肚兜。「不是說他們真是拳民，你知道，」史賓塞愉快地解釋，「而是拳民來時，這類可笑的裝扮變得特別流行。」

他們互相交換一些自嘲冷笑話，譬如離開前應不應該付清房錢，或者服務生持刀追殺他們時該給多少小費，之後，他們同意最安全的逃生口是廚房。半打死亡的拳民倒在廚房地面上，屍體上一道道血

模子傷痕。到了出口他們找到兩個以色列客人，瞠目瞪視的模樣暗示顛槍的存在。一會兒後，兩個祖魯經營顧問加入，他們拿著兩端有奈米刀刃的伸縮長棍，砸爛沿路所有照明設備。卡爾想了一下才體會他們的用心，因為他們全體就要走進暗巷，必須習慣夜視。

門在門框中砰砰巨響震動。卡爾往前一步從窺視孔觀看，原來是幾名城市混混用一把消防斧砍門。他退後幾步，從肩上撿下來福槍，槓桿送入子彈一發，準心偏離外頭的年輕人，朝門開了一槍。砰響突然停止，他們聽到斧頭落地時發出銅鈴般的嗡嗡聲。

其中一個祖魯人踢開門，跳進巷子，把刀刃像直昇機葉片般旋轉出致命的大弧形，切開一個垃圾筒不過沒傷到任何人。等卡爾幾秒鐘後從門擠出，他看到幾個年輕狠角色四散巷子，和幾十個難民、遊民、混混躲在一起，他們滿懷希望地指向他們消逝的後方，確保洋人知道他們此刻在這巷子的唯一原因，是幫鬼佬訪客做街坊守望相助。

沒多費唇舌，他們在巷子組成臨時隊形，巷子還有些動作的空間。祖魯人打前鋒，棍子在頭上旋轉，口中發出某種傳統戰嚎，把不少中國人逼開讓路。猶太人之一走在祖魯人後，用顛槍擊退任何朝他們衝來的拳民。接著是卡爾·好萊塢，他的身高和來福槍似乎讓他自然負起了長射程的偵察和防衛的任務。史賓塞上校和另一個以色列人殿後，多半時間都倒著走。

他們一行就這麼走完巷子沒遇上太多麻煩，但那還算簡單；等他們上了街，他們不再是戰鬥唯一的焦點，卻是沙塵暴中的小微粒。史賓塞上校朝天射出幾乎一匣的子彈，混戰中彈藥爆發聲根本聽不到，但是團團槍火倒是引起些注意，在他們四周的人真的退開讓路。卡爾看到一個祖魯人用他的長武器幹了非常醜陋的事，眼睛不禁避開；但他又想到祖魯人的責任是殺出生路，而他的則是集中在距離

較遠的威脅。他努力忽視近身的危險，邊走邊慢慢四望，試圖看到大範圍的狀況。

他們走入海岸共和國軍隊與義和團之間完全無組織的街頭戰。戰況一點都不明，因為很多叛變的海岸共和國軍在制服手臂上綁起了紅布條，很多拳民卻什麼標記都沒佩帶，再加上不少與交戰雙方無關的人趁亂打劫商店，又遭私人保全擊退；同時還有行搶者自己反被幫派組織搶劫。

他們在南京路上，寬大的通衢直達外灘和黃浦江，兩旁四到五層樓建築有很多俯看他們的窗子，任何一扇裡都可能埋伏狙擊手。

其中還真有狙擊手，卡爾發現，不過多半是隔著街互相開槍，朝街射擊者的目標則可能是任何人。卡爾看到一個佩有雷射準心的傢伙朝街上一匣又一匣開火，他估計這清楚構成眼前的危險，因此當他們前進的進度暫受阻礙，祖魯人正等待前方共和軍和義和團間特別猛烈的混戰自行解決，卡爾站穩腳，來福槍甩上肩，瞄準開槍。在街上一片火光和光筒的微弱上照光中，他看到火藥在狙擊手頭上方的石窗框上爆炸。狙擊手人一縮，接著用雷射掃街，尋找子彈來源。

有人從後面衝撞卡爾。是史賓塞，他被什麼擊中，一條腿沒用了。一個拳民在上校面前，卡爾用槍托朝那人下巴狠狠一擊，送他翻著白眼朝後飛回混戰。然後他又槓桿推入一顆子彈，把武器舉到肩頭，試著找到他狙擊手朋友所在的窗子。

他還在那，紅寶石光痕在群眾沸騰的表面耐心劃過。卡爾深呼吸，慢慢吐氣，祈禱沒人會撞上他，然後扣下扳機。來福槍托狠擊肩膀，他同時看到狙擊手的槍從窗子旋轉落下，雷射光掃過煙霧就像雷達顯示器上的追蹤線。

他這麼做可能對自己很不利；如果其他狙擊手注意到這事，不管他們是哪一方都會要解決他。卡

爾槓桿推入另一發子彈，槍口朝下垂吊一手，免得太招搖。他另隻手伸入史賓塞的胳膊窩，助他一臂之力。史賓塞八字鬚尖隨著他不慌不忙的喋喋不休而顫動；卡爾一個字都聽不到但還是鼓勵地點頭。即使最沒想像力的新維多利亞人也很難把這冷面情緒控制看得太認真；卡爾現在發現一切盡在默契。史賓塞上校並不在表示他不害怕；相反的，這算是種行為暗碼，不丟臉地承認他怕得沒了主張，而卡爾的回應也同樣承認了。

幾個拳民同時衝向他們；祖魯人殺了兩個，前面的以色列人幹掉一個，但另一個進來了，他的刀從以色列人的防刀夾克彈開。卡爾抬起來福槍，槍托用手臂和身體夾住，從臀部開火。後座力幾乎把武器從他手中震開；而那拳民基本上被轟出個後空翻。

像這樣已經走了幾小時，卡爾簡直不敢相信還到不了江濱。他的背被什麼硬物狠捅了一道，使他踉蹌往前。從肩上往後看，發現一個男的在用刺刀戳他。另一個跑來企圖把來福槍從卡爾的手中扭下。卡爾一時驚愕失措，終於放開史賓塞，手伸過去戳敵人的眼睛。耳畔一聲爆炸，他察看發現史賓塞扭轉身體，射殺了拿刺刀的攻擊者。做後衛的以色列人根本失蹤了。卡爾舉起來福槍對著在他們後面聚集起來的人群；長槍和史賓塞的手槍在他們身後清出一段令人滿意的空間。但是有什麼更大更恐怖的力量在逼使人們從兩側接近他們，卡爾看到底是什麼時，十幾個中國人已夾進他和祖魯人之間。他們臉上充滿痛苦和驚惶，他們不是攻擊者，而是被攻擊者。

忽然間所有的中國人都跑光了。卡爾和史賓塞上校發現他們和幾十個南非布爾人混在一起，不僅只有男性，還有老弱婦孺組成的一整個移動篷車隊。所有人直覺地朝前湧上，把打前鋒的卡爾團體納入他們。他們離江濱只剩一條街。

布爾人領袖是一個結實的五十多歲男子，不知怎麼認同卡爾·好萊塢做大家的領袖，然後他們很迅速重新佈署所有的武力準備一舉推向到水岸。卡爾唯一記得的對話片段是那個男人說，「很好，你逮到這些祖魯人了。」在前鋒的布爾人佩有某種自動武器可發射很小的奈米科技高爆發力子彈，如果不分皂白地使用，會把群眾變成一壁壘嚼爛的肉；但他們很有紀律地發射武器，即使當衝來的拳民都深入至一劍之近距。時不時，他們有人會抬起頭用連發自動火力掃射整排窗子，然後槍手就從黑暗中跌出，像個碎布娃娃下旋落街。布爾人一定戴了什麼夜視鏡。卡爾手臂上的史賓塞上校忽然變得很重，原來上校已昏迷或快失去意識。卡爾把來福槍甩上肩，彎下來，用消防員救難式扛起史賓塞。

他們到了江濱，佈下防禦的環形防線。接下來的問題是：有船嗎？不過中國這一帶半淹在水裡，船似乎跟自行車一樣多。很多船看來在拳民一步步的進攻中，已順流下至上海。因此當他們到了水邊，發現有上千名有船的人急切地想交易。但是布爾人的領袖正確指出，如果分成小組搭乘好幾艘人力小船，這無異於自殺；因為拳民在重金懸賞蠶食腦袋。比較安全的做法是等待大一點的船從河道出來要靠岸時，他們可以和船長講價然後集體上船。

好幾艘船，從馬達遊艇到拖網漁船，爭先想做這生意，正從沿岸擁擠小船的有機廢料中無情地擠來。

一個強烈節奏在他們胸中開始共震。起初聽起來像擊鼓，但隨著距離接近而變成上千人同聲叫喊的「殺！殺！殺！」南京路嘔出一大群人，像活塞推出廢氣般被猛推上外灘。他們讓出大路，四散在河岸上上下下。

職業裝甲戰士的重裝大軍朝黃浦江行軍而來。二十人一排完全填滿南京路之寬。這不是拳民，他們是正規軍，天朝的先遣部隊。卡爾·好萊塢一陣冷顫，領悟到現在擋在大軍和他們三十年來朝黃浦前進的目標之間，就只有卡爾·好萊塢、他的點四四，還有一小撮輕武裝的平民。

一艘漂亮的遊艇深入到離岸幾公尺處。僅存的以色列人操著流利的中文，已經和船長展開協商。

布爾人中一位精瘦的老祖母，頭頂白髮髻，黑色無邊女帽拘謹釘在髻上，和布爾領袖短暫交談。他點了點頭，然後雙手捧著她的臉親了她。

她轉身背對江水，向前進的天朝軍隊之首走去。一些還敢留在江濱的中國人，尊敬她的年紀還有可能的瘋狂，為她讓出路來。

與船長的協商看來觸礁。卡爾·好萊塢看到個別的重裝士兵擡竿跳起兩三層樓高，一頭撞進和平飯店的窗子。

布爾老祖母頑固地走到外灘中央然後站住。天朝軍隊的指揮走向她，用裝在他盔甲一隻手臂中的投射武器罩住她，然後用另一隻手把她揮開。布爾老太太在路當中雙膝跪下，雙手緊握垂首祈禱。

接著她變成天龍口中的珍珠白光。一瞬間珍珠長到飛船一樣大。卡爾·好萊塢還有理智知道轉頭閉眼，卻沒時間撲到地上；衝擊震波代他做了，他全身被重重摔上江濱散步道上的大理石鋪地，一半的衣服被撕裂去。

他過了一陣才真正清醒；感覺上一定有半小時，不過碎裂物還在他周遭像雨般落下，所以過了五秒還比較可能。白色遊艇半邊船殼震塌了進去，大部份的船員被拋到江中。但是一分鐘後，一艘拖網漁船靠岸，隨便交涉一番就接這群外夷上船。卡爾差一點把史賓塞忘在那兒；他實在沒有力氣將上校

的身體抬離地面，於是他在一對十三歲左右的布爾人雙胞胎的幫助下，把史賓塞拖上船。當他們朝黃浦對岸開去時，卡爾·好萊塢縮在堆起的魚網上，凝視外灘中央百英尺長的彈坑，看進和平飯店被布爾婦人體內炸彈整齊剖開的房間，感覺又跛又弱好像全身骨頭都碎了。

不到十五分鐘，他們已在浦東自由的街道上。卡爾·好萊塢找到當地的新亞特蘭堤斯營地去報到，費了幾分鐘寫封信給史賓塞上校的遺孀；渡河航程中上校因腿傷失血過多而去世。

然後他把一頁頁筆記攤在面前地上，回到過去幾天在旅館房間裡盤踞心頭的追尋，也就是，尋找夢蘭達。他原先是因為芬柯——麥可羅大公的吩咐才這麼做，但在最後幾天他開始越來越熱切，因為他終於明白他是多麼想念夢蘭達；而現在更拼命加緊，因為他發現這搜尋可能是紮營在浦東廢棄街道上成千上萬外族唯一得救的希望。

拳民決戰進攻；天朝勝利；擊鼓者幽境的難民；夢蘭達。

黃浦江阻止了天朝軍隊前進海洋，但大軍還是在內陸遠遠處渡了江，繼續以步行的速度在浦東半島朝北移動，迫使一群群飢餓農民做他們的前驅，就像他們在上海的作法。

聚集在浦東的人——不同的蠻族混合，深怕被天朝同族迫害的海岸共和國中國人，超過三十萬人數算是自成一族的奈兒小姐妹——東南西北被大海、天朝、黃浦、長江，圍困中間。與離岸人工島的所有連接都被切斷了。

帝國大地構造學的地理工程師，在他們新舟山最高處的古典和歌德式廟堂裡，多次努力搭建臨時橋梁連結浦東和他們的島。在缺口丟座桁架橋或浮橋很簡單，可是天朝人現在炸橋技術比他們建橋快。在圍攻開始的第二天，他們用一隻在海床紮根的智慧珊瑚窄偽足，促使島朝浦東伸去。但這類東西的成長速度有很簡單清楚的限制，而難民不斷蜂湧入浦東鬧區的窄街隘路，承受有關天朝進攻越來越悲慘的報導；每個人都心知肚明，陸橋是不可能即時完成。

難民的壓力和對天朝的畏懼，逼使各個種族將營地遷離浦東市區，朝東和北移動，最後接管下好幾英哩的海岸線，安頓下來。南端沿著海岸，由新亞特蘭堤斯人駐守，他們已準備好擋住任何沿海灘的進攻。營地鍊從那兒朝北延伸，順著海的弧線，然後朝東沿著長江岸到相對的一端，這一部份是日本的陣地，將對付所有來自潮汐灘地的攻擊。而阻擋正面攻擊的全部防線中心，是由奈兒公主的十二歲女孩族群／軍隊負責，她們逐漸把尖棍換掉，改用從日本和亞特蘭堤斯人的攜帶型「資源泉」所組出的較現代武器。

卡爾·好萊塢一向新亞特蘭堤斯官方報到後，就接到了軍事派令，雖然他努力想說服他的長官，如果讓他進行自己的研究他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可是後來從女皇陛下政府最高階層傳來了一個訊息。訊息的第一部份稱讚卡爾·好萊塢將去世的史賓塞上校帶離上海的「英勇」行為，暗示如果哪天他真離開浦東，可能會封他個騎士爵位。第二部份則任命他擔任訪問奈兒公主殿下的某種特使。

看到他的君主給予奈兒等同地位，卡爾一時感到震驚。但仔細考慮後，他理解如此稱謂既恰當且實際。他在浦東街上的時間裡，觀察了不少靈鼠軍（她們不知為什麼如此自稱），因此知道她們的確構成某種族群，而且奈兒是她們無庸置疑的領袖。維多利亞對新統治者的尊敬是有理由的。同時，靈

鼠軍目前在協助保護很多新亞特蘭堤斯人，使他們免於被俘，或更糟的，被天朝俘虜，因此外交上承認她是傑出的實際手段。

卡爾·好萊塢加入他選擇的族群才不過幾個月，竟然會由他傳達女皇陛下的問候及祝賀給奈兒公主——一個他常聽夢蘭達說起的女孩，但從未見過面也難以想像——不用多做思考也明白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插手其中。

解除了每日例行任務，在圍攻的第三天他從新亞特蘭堤斯營地順著潮汐線北走。每隔幾碼就碰到不同的民族邊防，他出示簽證通關；根據「共同經濟協定」的條款，理當讓他自由通行。一些種族區只有一兩公尺寬，但擁有者小心眼地守著他們通往大海的出口，整夜不睡張望海浪，等待某種不明形式的救援。卡爾·好萊塢漫步過阿散蒂，庫德族，亞美尼亞，納瓦霍印第安（Navajo），西藏，光明之路，摩門人，耶穌會，拉普蘭（Lapps），普什圖族（Pathans 南亞民族，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圖奇（Tutsi 中非的原著民族之一），第一分眾共和以及其數不清的分支，中西部地帶人（Heartlander），愛爾蘭人，以及一兩個被情勢逼出來的當地詭譎會組織。他還發現從未聽過的合成國族，不過他一點都不驚奇。

終於他來到一片寬闊的海灘紮營地，由十二歲的中國女孩子們看守。在這檢查哨他拿出女皇陛下維多利亞二世極為精緻的國書，如此之特別許多女孩聚過來欣賞驚嘆不已。卡爾·好萊塢驚奇聽見她們都說著高級維多利亞風格的完美英文。似乎討論抽象事物時她們傾向用英文，但說到實際事情時，她們又轉回中文。

他被領過邊界進入靈鼠軍的營地，幾乎是露天的收容所，裡邊接納其他國族不要的窮病傷。沒躺

下接受靈鼠護士照顧的人，則抱膝坐在沙灘上，越過水面望向新舟山的方向。這裡地勢傾斜角度十分平緩，涉水入海可以走到一箭之遠。

有一個人就在海中不遠處：一位年輕女子，長髮落下肩膀，漂在及腰的海面。她背對著岸，手中拿著一本書，久久不動。

「她在那兒做什麼？」卡爾·好萊塢問他的靈鼠護送，她的翻領上有五顆小星星。他在浦東時已猜出徽章的意義，五星代表她領導四的五次方人數，即一千零二十四人。也就是團長。

「她在呼喚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在海浪之下，」女子說。「她是個女王。」

「誰的女王？」

「她是住在海浪下的擊鼓者的女王。」

卡爾·好萊塢這才知道奈兒公主也在尋找夢蘭達。他把長外套丟在沙上，在團長陪同下，嘩嘩濺水走進太平洋。他保持明智的距離，一方面基於尊重，另一方面因為奈兒在腰帶上有一把劍。她的臉像聚焦透視鏡傾斜在書頁之上，他半覺得書頁會在她專注的凝視下捲起冒煙。

過了一會兒，她從書中抬起頭。團長低聲跟她說話。卡爾·好萊塢不知道當一個人站在深及大腿的東海中，該如何行禮；因此他前行一步，儘量深深一鞠躬，然後遞給奈兒公主來自維多利亞二世的卷軸。

她無言接過，讀了一遍，然後又回到頭重讀一遍。之後她把國書交給團長，由她小心捲起。奈兒

公主眺望浪花之一陣子，然後雙眼正視卡爾，輕聲說，「我接受你的國書，同時請你轉達我對女王陛下誠摯的感謝和問候，以及請她諒解，在目前情勢下我無法寫一封更正式的信回覆她的好意，如果處在任何其他時間，正式的答覆自然是我首要之務。」

「殿下，我有一有機會一定立刻這麼做。」卡爾·好萊塢說。聽到這些話奈兒公主看起來有點站不穩，她挪動雙腳保持平衡；不過這也可能是退波的緣故。卡爾了解她從未被如此稱呼過；而且，在維多利亞以這種方式承認她之前，她也從未全然理解自己的位置。

「妳在尋找的人叫做夢蘭達，」他說。

所有皇冠、女王、軍隊種種想法似乎都從奈兒的腦中消失，她又僅是位年輕女子尋找——什麼？她的母親？老師？朋友？卡爾·好萊塢以低沈而溫和的聲音對奈兒說話，控制在亂彈波濤聲中恰恰能聽到的聲量。他跟她說起夢蘭達，講起那本書，還有奈兒公主事蹟的一些老故事，那是他多年前從諸神戲院的包廂觀看夢蘭達的影像傳訊所知道的。

下面兩天很多海邊的難民搭乘空中或水面的船隻離開，但不少沒來得及逃至天朝武器射程之外，而被壯觀地擊燬。四分之三的靈鼠軍撤離了，她們的方法是一同手臂勾著手臂赤身走入海裡，形成一個適應性高且不會下沈的浮筏，然後慢慢、逐漸，精疲力竭地打水過海到達新舟山。岸邊沿線謠言滿天飛；種族邊界不但阻擋不了反而助長謠言的滋生，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接觸孵育出各種謠言的新變種，再依照各民族的恐懼和偏見修正。最受歡迎的謠言是天朝計劃讓大家安全渡過，所有的攻擊是來自失控的智慧型地雷，或更糟的情況，來自少數違背命令的狂熱將領，不過他們很快就會被制服。還有第二個、比較奇怪的流言，會讓人願意留在岸上而不把命交給撤退的船隻：一個讀書佩劍的年輕女

子在從水深之處創造出隧道，然後帶領大家到安全之地。理性的民族對這類說法自然充滿懷疑，但在圍攻開始的第六天清晨，小潮在沙灘上留下奇異的徵兆：像豐收般大量的海灘球大小半透明蛋。當它們脆弱的殼被撕開，特別塑形的背包從裡邊出現，上面刺出碎形圖案構成的細緻百葉口。從背包頂伸出一條硬管連至一個面罩。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難預卜出這些物件的功用。人們將這套件繫到背上，滑下面罩，跳入水裡。背包的作用有如魚鰓，提供穩定的氧氣供應。

魚鰓套件沒有任何族群識別記號；它們僅是隨著每一次漲潮成千地沖上岸，像是被大海自然丟擲上來。亞特蘭堤斯人、日本人，以及其他民族認為是他們自己族送人來的。但很多人察覺這和奈兒公主以及海浪下的隧道傳說有關。如此想法的人便朝浦東海岸線中段移動，那兒早已是弱小族群的集中區。隨著防衛者人數因撤退而減少，防線也無可避免縮小。族群間的邊界變得不穩最後根本瓦解，在圍攻的第五天蠻夷全都可以互換身份，他們數萬人形成混亂的一群，擠在浦東半島最遠的一角約莫城市幾條街的範圍裡。在那之後是中國難民，他們其中有很多人強烈認同海岸共和國，知道自己無法融入天朝。這些人不敢侵入擁有強大武器的難民營，但一時一時前進絕不後退，不知不覺中他們使範圍縮水，很多蠻夷發現自己已站進水深及膝的海水裡。

傳言中叫奈兒公主的女人有個巫師兼顧問名叫卡爾，有一天他不知從哪迸了出來，知道幾乎所有奈兒知道的事，還有幾樣她不知道的。謠言說這個人有幾把神奇的鑰匙能夠賦予他和奈兒公主力量，與住在波濤下的擊鼓者說話。

在第七天黎明，奈兒公主裸身走入大海，沒入被曙光映成粉紅色的海浪，一去不返。卡爾一分鐘後跟隨她的步子，不過和奈兒公主不同，他穿戴上魚鰓套件以防萬一。接著所有的蠻夷步入海中，留

下的髒衣服到處散在沙灘上，將中國領土上最後的據點讓給天朝。他們全體朝海中走去直到沒頂。由最後的靈鼠軍組成的後衛，朝海浪赤裸奔去，她們連成一塊兒形成浮筏慢慢游出海，一些病人傷患在她們輕輕推送下一起乘筏離開。在最後一個女孩提起腳脫離與海底沙床的接觸，陸地的盡頭已被一個圍著紅肚兜的男子接收，他站在海邊大笑，想著此刻「中央之國」終於又統一了。

最後一個離開「中央之國」的洋鬼子是一個金髮灰眼的維多利亞紳士，他站在浪中回望浦東好一陣子，然後轉過身繼續他的下降。當大海升起吞沒他，海水舉起他頭上的圓頂常禮帽，在潮水上浮沈沈了幾分鐘，此時岸上的中國人放起串串鞭炮，小紅碎紙漂上海面有如點點櫻花瓣。

在她幾次越浪的嚐試裡，奈兒一度遇到了一個人——一個擊鼓者——從深海游上來，全身赤裸除了魚鰓裝備。她理當嚇一跳，可是卻沒有；在她看到他之前，她就知道他在那裡了。而且當他靠近，她感覺到在她腦中發生的事其實是來自外在。她腦子裡有什麼東西使她和擊鼓者連到一起。

奈兒畫出一些概略的設計圖，交給她的工程師再繼續發揮，然後她們轉交給了卡爾。卡爾把圖帶到新亞特蘭堤斯陣營中一個好的攜帶式物質組合爐，組合出一個用來檢查和操控奈米科技發明的小系統。

黑暗中，奈兒肌膚閃動光的微粒，就像夜空中飛機的信號燈。他們用解剖刀刮下一顆微粒進行檢查，發現相似的設計在她的血液中循環。這些東西，他們悟到一定是在奈兒被強暴時被放入了她的血中。奈兒肌膚中的閃光是信號，是發給在隔開我們與我們鄰居的海灣那邊的人。

卡爾打開一個奈兒血液裡的小東西，在其中發現了一個推桿邏輯系統，還有一個磁帶機內有幾

十億位元組的資料。這些資料分成不連續的區塊，每一區塊又分別加密。卡爾試了他從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取得的所有鑰匙，找到其中一把——海克華斯自己的鑰匙——打開了一些區塊。當他檢查解密的内容時，發現了某種奈米科技發明設計的斷片。

他們從其他幾個自願者身上抽出血液，在其中一個血裡也找到這類小玩意。當他們把兩個這種小東西放得很近時，它們用雷射光達鎖上對方，然後擁抱，交換資料，執行某類計算因而產生廢熱氣。

這些玩意像病毒活在人類的血液裡，然後經由性交或他種體液的交換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它們一如在媒體網路來回移動的智慧型資料儲存器，在血液中彼此交配，形成巨大的傳播交流系統，平行於也可能連接到光纖電線和銅線類的「乾網路」。「溼網路」就像乾網路，可以用來做跑程式的運算。現在一切都明朗了，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就是在利用它來跑他自己設計的某種巨大分散的程式；他在設計某個東西。

「海克華斯就是鍊金術士，」奈兒說，「他在用溼網路設計種子。」

離岸半公里處，隧道開始。有些在那一定很多年了，因為它們像樹幹一樣粗，外表長滿殼一樣厚的藤壺貝和海藻。但很清楚的是在過去幾天隧道像尋找溼潤的樹根，有機地分叉裂開；清潔的新管子突破外殼而出，往上朝著潮汐線生長，分裂再分裂，直到許多孔口出現在難民面前。新嫩枝的終端唇就像大象鼻子的尖端，會把人抓住然後拉他們進來，過程中僅流入極少的鹹水。隧道裡整排的聲光流晶影像敦促他們往前進入最深處；就好像一個乾燥溫暖光線充足的地方總是在路線下去一點等著他們。但是光跟著觀者移動，因此他們彷彿在一種蠕動中被吸引下隧道。難民來到厚厚一層老殼的主隧道，他

們繼續移動，此刻已紮實地擠成一群，最後被吐進海平面下很深處的一個大而空的地穴。這裡準備了食物和淨水等待他們，他們立刻狼吞虎嚥。

有兩個人不跟著吃喝，卻只吃自己帶的糧食；他們是奈兒和卡爾。

他們在奈兒肌膚裡找到使她變成擊鼓者一部分的奈米寄生體後，奈兒徹夜不眠設計出一個反制的奈米寄生體，可以找出並摧毀擊鼓者的玩意。她和卡爾把這些新發明放入他們血液中，奈兒因此不再受擊鼓者的影響，二人也能保持這樣的狀態。不過他們還是不敢隨便吃擊鼓者的東西，這樣也好，因為用餐後難民變得昏昏欲睡，他們躺在地上睡下，赤裸的肌膚升起蒸氣，不久之後，閃光開始出現，像是日落後顯現的星光。兩個小時後，星星匯流成閃爍光亮的連續表面，有如滿月照在草原上沈睡的狂歡者身上，亮到可以借光讀書。難民們現在都變成了擊鼓者，全體熟睡做起同樣的夢，此時抽象的光亮閃過洞穴內襯的聲音流晶，開始從他們無意識的最深處，組織排列出幽暗記憶。奈兒看到來自她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些早已被吸收進啟蒙瓊林文字裡的經驗，但這裡以原始而恐怖的形式再一次放出。她閉上眼，但這些牆還是會發聲，這是她無法逃避的。

卡爾·好萊塢在監控經過隧道壁的信號，避開這些影像的情感內容，將內容簡化成二位元組，試著解開內碼和協定。

「我們必須走，」奈兒最後說，卡爾站起來跟著她穿過亂數選擇的出口。隧道分叉再分叉，奈兒憑直覺選路。有時隧道越來越寬最後變成巨大的洞穴，裡面滿滿發亮的擊鼓者，不是沈睡，就是性交，或是單純地敲打牆壁。每個地穴總是有很多出口，然後分叉再分叉又聚成另一個洞穴。整個隧道網既廣大又複雜，好像填滿了整個海洋，就像神經體的樹突分枝再編結，佔據起頭顱的全部體積。

從他們離開難民昏睡的地洞起，一道低頻鼓聲一直掃著感官底限。一開始奈兒以為是潛水艇渦流的節奏打到隧道壁上，但鼓聲越來越強，她因此知道這是擊鼓者在彼此說話，他們在某個中央洞穴裡聚會然後給他們網路發訊號。一旦明白，她幾乎陷入狂亂急得要找到那中央集會，好一陣子他們在完全讓人摸不清的三度空間迷宮裡奔跑，試著定位鼓音的震央。

卡爾·好萊塢沒法像機伶的奈兒跑得那般快，最後在隧道一個分叉點與她失散。從那裡他自己判斷路線，過了些許時候——實在很難知道多久——他的隧道和另外一條帶領擊鼓人潮往下降到海床的隧道接棒。卡爾在擊鼓群中認出一些浦東海灘上的前難民。

當卡爾進入一個圓椎形階梯劇場般的巨穴，鼓音沒有逐漸增強，卻是瞬間爆發成震耳欲聾、形銷骨毀的怒吼。這巨穴一定有一公里寬，頂上聲光流晶影像如暴風雨般在廣大的圓頂上映出。透過頭頂光影風暴的閃光和擊鼓者自體內部的光輝，他看到他們對流般在圓椎體的坡上爬上爬下。一股人群逆流捲上卡爾，將他推送下中心，那兒他發現一場規模不可思議的集體性交正在進行。汗水蒸發出的蒸氣從穴底中央雲般冒起。壓在卡爾赤裸皮膚上的身體燙得要灼傷他，好像每一個人都在發高燒；在他腦中某個邏輯抽象的部門，不知怎麼，繼續依著理性的思路推理，他因此想出原因：他們借體液傳遞血液中的資料封包，資料儲存包在他們血中交合，推桿邏輯發熱運算，把他們的核心溫度逼升。

雜交進行了幾小時不停，但是對流的形式慢了下來，濃縮成穩定的排列，類似在劇場轉動的人群在即將開幕前坐入指定座位。深陷的穴底中央出現一塊開闊的開放空間，最深最裡面的一圈觀眾都是男性，好像他們是什麼大規模做愛競賽過關斬將的勝利者，現在進入最後決賽。一個擊鼓者在最內環轉圈，發送什麼物件；那東西原來是聲光流晶保險套，套上男人勃起的生殖器時發出耀眼的色彩。

一個女人進入環形場地。在穴底正中央的地板從她腳下升起，把她像在祭壇之上推向空中。鼓聲增強到無法忍受的高峰，然後戛然而止。鼓聲又起，非常慢的節奏，內圈的男人開始圍著她起舞。

卡爾·好萊塢看到在中心的女人是夢蘭達。

他全都懂了：難民被聚集在擊鼓者的幽冥境是為了收成他們血液中流動的新鮮資料，在大雜交的過程中新資料被注入溼網路中，現在所有的資料將丟進夢蘭達，她的身體將成為某種極致運算的主機，過程中必定被活活燒死。這是海克華斯的作為；他設計種子的努力在此刻到達巔峰，由此同時瓦解掉新亞特蘭提斯、日本以及所有根據中央集權、階級分配的「供給」觀念成長的社會的基礎。

有一個孤單人影，因為皮膚不發光而特出，在人群中拼命朝中心擠去。她衝入內環，撞倒擋路舞者，然後攀上中央祭壇，之上躺著夢蘭達，手臂如在十字架上張開，她的皮膚映出星河般的彩光。

奈兒雙臂捧起夢蘭達的頭，彎下身親吻她。那不是雙唇的輕觸，卻是張開口的野蠻之吻；她狠狠咬下，咬破夢蘭達和她自己的嘴唇，使她們的血混合。從奈兒血液流進來的獵殺手將夢蘭達體內的奈米寄生體一一摧毀，夢蘭達發光的身體開始減弱慢慢熄滅。夢蘭達甦醒，起身，手臂軟弱地懸在奈兒的脖子上。

鼓聲停了；擊鼓者全體漠然坐著，顯然願意等待——如必要，幾年也可以——一個可以取代夢蘭達的女人。他們肌膚裡的光黯淡下來，頭頂上的聲光流晶也減弱而模糊。卡爾·好萊塢終於看到他可以做的，他走入中央，一手放在夢蘭達膝下，一手置在肩下，將她騰空舉起。奈兒轉身引導他們走出巨穴，抽出劍握在前方，不過沒有一個擊鼓者過來阻止他們。

他們朝上經過很多隧道，總是選擇上行的叉路直到看到上面透過海浪射入的陽光，在半透明的屋

頂上投下一道道白光。奈兒像時鐘指針周轉揮劍切斷他們身後的隧道。溫暖的海水湧向他們。奈兒朝光游去，夢蘭達無法用力游，卡爾慌亂中想趕快浮上水面，卻又放不下對夢蘭達的責任。這時他看到影子從上而下，十幾個裸體的女孩潛水游來，花環般的銀色水泡從她們口中冒出，杏眼興奮而慧黠。很多柔軟的手抓住卡爾和夢蘭達，把他們往上推進光。

新舟山在他們前面升起，很快就可以游到；山頂上大教堂的鐘聲傳至耳際。

作者致謝

JEREMY BORNSTIEN

DOUGLAS (CARL HOLLYWOOD) CROCKFORD

K. ERIC DREXLER

WAYNE "HANK" HANSEN

STEVE HORST

STEVE JOHNSON

MARCO KALTOFEN

SACHIKO EMMA KASHIWAYA

KEVIN KELLY

ALAN MOORES

CHRIS PETERSON

RATTANA SCHICKETANZ

DEAN TRIBBLE

年鑽
代石



